



張資平譯
上海世紀書局

讀書之樂趣。洵大千中之無上正等正覺也。非
 功利前提之庸夫俗子所能領異乎。前人于讀
 書生趣之文章。汗牛充棟。盈牀駕屋。揆書之
 可致妙趣者。胡能僅囿于讀誦哉。若陳架細覘
 以窗倚展。伏案輕翻。拭鼻近嗅。聚友論品。互贈
 知音。均得神趣于個中也。至若纖指代展貝葉紅袖
 囊整錦帙。則尤生經花綠葉之功矣。應羨古人破產
 營書之豪華也。此又胡能對俗子以譚乎。

健疑老人法于咀寂齋中

MG
I313.95
17

衣 觀

張 資 平 譯

上 海

世 紀 書 局

1 9 2 8



3 1763 9878 6

本書著者的其他文藝著述

- 1, 文藝史概要
- 2, 文藝新論(即無產階級文藝論)
- 3, 飛絮(長篇創作)
- 4, 苔藓(同上)
- 5, 最後的幸福(同上)
- 6, 沖積期化石(同上)
- 7, 冰河時代(短篇創作)
- 8, 簡冰期(短篇創作)
- 9, 上帝的兒女們(待續編)
- 10, 殘燧裏的星火(編著中)
- 11, 塞拉梭(短篇創作)
- 12, 雪的除夕(同上)
- 13, 不平衡的偶力(同上)
- 14, 壓迫(翻譯短篇)
- 15, 另一種被壓迫者(翻譯短篇)
- 16, 愛之焦點(雙版)

目 錄

觀衣(加能作次郎).....	1
無產階級者(小川未明).....	19
消遣的對話(佐藤春夫).....	57
自殺(江馬修).....	85
最後列車(加藤武雄).....	105
和解(志賀直哉).....	143

襪 衣

襯 衣

(一)

津田三吉決定升學到市裏的高等小學去時，村人都覺驚異，“那個窮鬼的兒子也……！”沒有一個不以爲是件奇事。

三吉之父是個漁夫，是村中最窮苦的人，他和他的妻子整理家事外，每日都幫人家做工得點工資，一天一天的過日子。三吉因爲品行端正，學問優良，在村中的尋常小學校占第一席。他在家的時候；誰都當他是個叫化子的兒子一樣看待；在學校的同學間，也沒有人和他一堆頑。但在學校中做級長享模範生的待遇，得教師們的信愛，其他的小學生很不情願的，但不能不尊敬他。在這一片那一塊補綴滿了的襤褸的衣上，繫着一條兩端碎裂了的細帶的裝束，如何的

窮寒難看喇！但帶着級長的徽章——兩端有垂纓的紅色毛織扁帶，由右肩斜繫至左腋下，拿着像鞭子般的小棒，上課前，級中的學生都就了席後，在教室門口嚴肅的站着等教師進來的他，像具有一種難犯的威嚴。這時候平日把他當奴隸看待的有身分者的兒子，和有錢人的兒子，都不能不服從三吉的命令。

由校長起及教師們都很愛三吉，對他的將來，都抱着一種屬望。他們都覺三吉家窮是種很抱憾的事。

“三吉能昇學到高等去就好些。真的可惜，因為罕有這樣讀得來的兒子。”

近畢業期了，那一個那一個昇學到市裏的高等小學去的消息傳來的時候，有一天教員室裏主任教師像表示自己的功績般的說了後。

“是的，想個方法送他昇學去如何？”校長這樣的說。“過幾天叫三吉的父親到學校來，我和你兩個人試勸勸他看怎末樣。”

“唉，勸勸他看。三吉昇學到高等也一定考第一名的，直到畢業也是本校的名譽，無論如何總望送他

出去。”主任教師很熱心的說。

高等小學校在距村裏五六里路程的小市鎮裏，是由七八個村落彙而成的小市場，在這鄉間只有一間高等小學校，由遠處來的有走十餘里路的走讀學生。

無論由那一村來進高等小學的，都是財產家的兒子；若不然就單是成績拔羣的學生。由他一方面看來，這個高等小學是各村的尋常小學的競爭場，看那一個尋常小學出身的學生，在高等小學成績好，是各村尋常小學教師們的唯一的興趣；也是唯一的刺戟。若自己學校出身的學生成績好，其中出有攷第一名的時，就是他們的唯一之誇；也是他們的名譽，因之自然成爲他們的功績的唯一的表彰。

這時候尋常科是四年制。由三吉村裏昇學到高等小學的僅有兩個人：一個是校長的兒子一個是資本家的兒子，在各村中送出去昇學的學生數最少。這一點教師們都引爲憾事的，並且也覺得不很體面。他們都想能多送出一個都好，常向學生的父親們慫恿；但貧窮的並且教育思想不普及的村人們，都說做漁

師的不要什麼學問，很不容易答應送子弟昇學，這是教師們都覺得最鬱氣的。幸得現在送出去的兩個學生成績都很好，尤其是去年送出去的校長的兒子達到有爭第一名的希望的位置了，教師們都以此自慰。每年兩三回在高等小學校開的各村尋常小學教員聯合會議席上，他村的教員若說出“昇學至高等小學的生徒太少了”這句的譏諷時。

“人數雖少，但我們村裏來的都成績優等！”教員就說出這一句不得已的辯解。

可是今年畢業的生徒中，昇學至市裏高等小學的也有二三人，不過成績不很好。由校長至其他教員們都以爲爲本校名譽計，無論如何非把三吉送出去不可，他們因爲三吉的家計不許他昇學，和村長商量想把他當做村中的公費生送出去。

三吉的年紀雖然小，但他相信他自己的力量。他本來就想昇學到高等去，但他知道到底是件不可能的事。主任教師曾預先囑他向父親請求，但他終沒有請求的勇氣。

有一天學校來請三吉的父親去，他以爲發生了

什麼事，戰戰兢兢的跑到校裏來。恰好村長也來了，村長，校長和主任教員三人都勸他送三吉進高等小學。三吉的父親以為送三吉進村裏的尋常小學校已經過分了，他祇等着義務教育的年限能早一天的完了。要他看小孩子或幫理家務，祇盼望他的畢業的日子快到來；說送到高等小學去真的連夢想都不敢夢想的事。現在由他的頭腦的任那一隅，這種思想都不會跑出來了。直接和自己平日深信為村中最有本領的人們相會，完全驚慌失措了。他只能夠「唯唯」的答應。聽見這班有本領的人們稱贊自己的兒子，是很光榮很名譽的事，但他連感知這種名譽和光榮的餘裕都沒有了。他竟覺得頭腦昏亂，眼睛昏眩，完全說不出話來。三月初天氣尚寒的時分，他的額部滿生着汗珠了。

“託庇了！諸位先生們想怎麼樣好請照辦就是了。拜託，拜託了！”三吉的父親到後來祇說了這一句就告退出來。

每月二角五分錢的授業料，支村中的公費，教科書若沒有變更，就借用上級的校長的兒子的。筆墨和

紙就由父親供給。三吉就漸漸的決定四月起到市裏的高等小學上課去。

(二)

沿着絕壁下的波及線上的崖路過去，一出村界有一小河。渡船由一個鐵環串繫在由此岸到彼岸的鐵線上；像釣籠般的無論誰都能拿着鐵環一個人自己渡過去。河的那面是約五六里的砂濱，作深深的灣港。由村出市鎮要經過這個汀渚。沙濱寬廣，砂粒微細。夏的太陽和晒成鐵般的裸體的男女，滿滿的散在沙濱上製鹽。有汲海水的，有撒水的；撒成的白色水花，嘶嘶的滲入砂裏面，發出一種微妙的音響——沙濱全部像活活的在運動。傍晚時分，在長沙丘之下並立着給鹽灶的媒烟薰黑了的茅屋，由茅屋頂升起白烟，穿入後面的成列之松林間，作成一種駿驄。三吉和校長的兒子朝晚都通過這個沙汀，踏着吹湧上岸的微波在學校和村間往返。

沙汀上堆着很多種種美麗的貝殼，尤其是春秋季為最美麗，有二十六仙的名的，形和色都不同的珍奇的貝殼，在白沙上織成錦綾般的很長的連續着。市

鎮裏的人們常出來檢取這些貝殼，子帽上面再戴一條手巾，繫垂至頰部，渾圓的蹲走着的姿態，在此灣浦另添一種風致。晴日望得見在水面上的遠方各地的連山。在灣內不拘朝夕都有白帆出入。漁舟點點的浮散在灣裏。

當秋杪至冬，不是製鹽的時候。由這時候起白沙濱頓呈蕭條的景色。除了賣魚人外很少通行的人。由海面吹來的潮風，辣辣的又冷又痛的打在頰上；海浪很高，深進內部，沙濱面積看去減了一半般的。沒有美麗貝殼了，祇有海藻和木屑。海波不時送些水母到岸上來。高積着雪；製鹽的茅屋，像埋在裏面了。烏鴉逆着風向，在堆積在渚畔的海藻中覓小魚吃。鱈和鱻魚給海浪打上來，牠們的眼睛給飢的鴉羣拔了去，他們的腸也給鴉羣啄出來。這種慘狀也常常看得見。Plover受着風的襲擊，悲鳴着飛了去。

不論下雨，不論吹風，不論降雪，三吉都不缺席的很熱心上學去。由村裏去的四五個學生，本來是互相等候一路到學校去的，但暴風雨和吹雪的時候，他們是很感困難的。有時候小身體像要給風吹了去般

的，有時候因為吹雲，眼睜不開，不能不翻轉身來，翻向側面找波及綫邊的小徑上走。在冬期積雪更深，他們通過這裏時是賣魚的還沒有通過的早朝。地面祇敷着沒有一個足跡，祇在閃光的純白的雪野上變成個白團塊滾着走。年紀最大的先行，分開雪路。其他的跟在後頭循着足跡向前進。身體短小的三吉，稍不留意就不能循着前面足跡走，常常跌倒，陷進深雪裏去。

三吉回到家裏來時，要幫理家事及水煮飯，看小孩子。有時候跟父親到海邊去捕魚，回來後完全沒有空溫習功課；但他的成績還是不負村中小學校教師們的期望，常拔羣第一。

那時候小學校每年行三次試驗。他進學那年由第一學期的試驗起，就占了首席。每期試驗學生間——和村間的競爭很激烈，但到後來有一個能做三吉的敵手的，和三吉同級的某生徒，他的父親向他說：「今回不考上第一名，就不準他進學校了，這樣的激勵他。但那個兒子說：

「津田三吉在學中，是無望的。第一名無論如何

不敢想；我爭第二名吧。”

三大節及證書授與式的時候，每回三吉都由縣知事，郡長，學校聯合會長等領受許多的賞品。在這時候，其他的生徒，雖生長在鄉間，也穿着相當的服飾來。父兄們來參觀的也很多。在這個萬目共瞻的式場上，幾次走上來領受賞品的三吉的貧寒的服裝，特別地引人們的注目。

“那個小孩子是誰的兒子？這樣的樣子，幾次都是他出來領褒賞。”當證書授與式的時候，在場的女人有這樣的感歎着說的。

(三)

三吉是很幸福的，不單覺悟着自己決無希望進的市鎮的高等小學也進到了；並且一樣的成績優等。人人都稱贊他，說是村中的名譽。村中的校長和村長交互的用激勵的話賞讚他時，他也感着一種名譽。父母也很喜歡。

“第一名莫給別人奪去了啊！村長先生，校長先生這樣的替你出力——由村裏領公費昇高等的，自開村以來沒有這種例，又說是村的名譽，這樣的褒獎

你，你該努力用功才對。”父母常這樣說。他們雖沒有說出口，但看他的意思，三吉能在高等小學畢業，不論如何的勞苦，都可以再叫他昇學到上級的學校去。

但這樣的幸福不能繼續下去了。不知在什麼時候三吉心裏生出了一種不快的暗影。因為他有了這種意識，即自己是貧苦的，無力就學，授業料還是由村供給。他自覺與其說是當他名譽，甯可說是感着種屈辱。這種自覺像腐蝕他的心般的晦暗起來，他愈努力想把這個心的晦暗除去，恩惠的自覺愈深深的侵蝕進他的心裏來，使他苦悶，使他生了一種悲感。

“啊，叫化子的兒子，你不是村裏代你繳授業料麼？二角五分都繳不出的人，說什麼考第一……”

平日對他抱嫉妬起反感的，由他村來的二三同級生，對三吉常這樣辱罵。

他想他會受這樣屈辱，完全是貧窮的緣故。他覺得再沒有比貧窮更可咒咀的東西了。

受着壓迫般的不快的悲哀的日子，長期的繼續着；但三吉還是每天到學校去。

三吉是三年生了。那年冬的一朝，他從不快的心

情裏醒了起來。因為從來穿的襯衣，現在破爛得不堪，再不能穿了。但今天因為要換內衣，不能不把那爛破的襯衣穿上。他一醒過來，同時就感着這種不快。貧窮慣了的他，這些微小事情本不算什麼。很奇怪的近來突然變異的心思，使他總覺得快快不樂。二三日，他告訴母親襯衣破了，那時候母親說：

“再過二三天，等把那件縫補好了，現在不得空沒有縫補的時候。”

三吉忽然表示一種不快的臉色。

“不能穿了，破爛到這個樣子了，你看？”他把衣服脫了，把滿身補片和破孔，兩袖也碎裂了，經了多次的洗晒，條紋也洗掉了；並且給油垢染成鼠灰色的，分不出到底是襯衣，還是爛襪襖的東西給母親看。

母親祇注意她的事務，不看他的說：

“忍耐着穿下子吧。這件做完了就替你縫袖。”她只努力着縫補父親的厚布製的單衣。

但是三吉覺得今天再不能忍耐了；尤其是昨夜來降了冷雨，在寢牀裏覺得很寒。像這樣的天氣，還

要穿那件襤褸的襯衣到學校去，感着一種忍耐不得的不快。他很悲感的，由寢床起來，要流下淚來般的，把脫在枕畔的襤褸衣拿在手裏。

“真可憐的。那件取出來給他穿上吧。”三吉聽見在自己背後的前房裏的父親向母親說的聲音。“到正月無論如何要新買一件給他。”

三吉聽見了後，抑制着自己的微笑，故意裝出躊躇不穿那件襯衣的樣子。母親還喃喃的不知說些什麼，但等了一會：

“等了一刻，就把好的拿出來給你穿。”說了後進裏面房裏去了。三吉聽見開籐籠的音響了，不一刻白色的棉織的襯衣拿出來了。

“穿這件。打算正月才給你穿，留在籠裏的，…”

這件是以前由在京都親戚家裏做工的姊姊那邊寄來的，親戚的小孩子穿過了的。還有一件也是親戚的小孩子穿過了的絨布外套，一同寄來給他。這件外套，就是三吉近來就把他遮掩着襤褸的袖筒上學去的。

三吉歡樂得要跳起來的樣子。雖是穿舊了的，但

洗得很乾淨很白。他有生以來算是初穿毛棉的襯衣。有柔滑爽然的冷感，在他的皮膚上起了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感。他禁不住起了歡樂的微笑。

那天恰是學校創立紀念日。上課前生徒都齊集在禮堂裏騷然的嘈雜着。三吉在生徒出入的門首脫了草鞋。洗了脚，把外套掛在釘子去後，打算直接到教室去，在迴廊下跑着走。走到樓梯口邊，待要上去。

“喂，津田君。”有人在後頭呼住，他翻轉頭來看時是隣村出身的和三吉很要好的姓吉田的學生。

“那個帶來了沒有？”吉田急着問三吉。三吉想及昨天答應了吉田，帶鈞針來給他，

“啊，帶來了。等一下，在外套的袋裏。”

三吉說了後，走到門前安置傘笠的地方。恰好上課的鐘聲響了，三吉忙急的伸手錯伸至別人的外套袋裏去了。祇一刻，他知道是別的生徒的外套時，

“啊呀！不是我的，弄錯了！”他對自己說了後，這回更忙急的再伸手向自己外套袋裏探摸，把今早向父親討來的一包鈞針取出來。又急急的走回教室裏

來。恰好這時候要開始舉行禮式了。

(四)

二年級的姓井上的學生，今早來學校的時候，他的父母叫他放學後在市裏買點東西回去，帶了一個五角錢的銀幣，裝在外套的袋裏，帶到學校來。現在紛失了，找不着了，到了第二堂上課的時候，哭着告訴主任教師。

下了課後，開始調查這件事了。有一個姓上野的學生說他看見三吉剛才伸手到別人的外套裏，不知找什麼東西。那末嫌疑當然落在三吉頭上了。二年級的主任教師，把三吉帶到別室去，把門關緊，向他審問。他以深疑之眼，凝視着三吉。他是別村出身的，去年在縣立師範畢業後來的年輕教員。他以爲三吉家計寒苦，是村的給費生，他信這五角錢，一定是三吉偷了的。三吉不是和自己同村的；並且成績優良，超過別的兒童，這都是使他對三吉不能抱何等的同情的，反使他生一種反感。

“怎麼開始了授課，你還跑到那邊去？”

“還沒有開始授課前去的。”三吉戰戰兢兢的用

哭音回答。

“是真的！那末算了！”教師用諷刺的口調說：“你看見沒有人在那邊時去的，是不是？”

三吉據當時實在的情形說了。

教師再繼續着問：

“取鈞針去的？爲什麼伸手進別人的外套袋裏去呢？”

“上課鐘響了，心急起來弄錯了。”三吉低聲的回答。

“那時候袋裏沒有五角銀的銀角子麼？”

“沒有，沒有的。”

“真的？說謊。不說真話是不行的，有吧！唉？”

三吉哭了，交流着眼淚說，

“我決不偷人家的東西的！”

教師微笑了。他早已深信三吉偷了錢而不疑了。祇想誘三吉自招出來，很溫柔的哄他，

“不用哭！你若沒有偷，爲什麼哭？我也不是當你有意偷那個角子，不過你弄錯了，伸手進井上的衣袋裏去，摸着有銀角子才起了盜心，是不是？怎麼樣！藏

在胸懷裏麼？你把衣帶解開來看看。”

三吉很快的解了帶，把衣服摔了一摔給教師看，
“什麼都沒有！”三吉很悲慘的說了。

教師還用猜疑的眼睛注視三吉。

“喂！再湊近些來看看？”教師說了後，捉着三吉的衣襟拉近自己面前，剝三吉的衣服。三吉再哭叫起來。他再沒有感知羞恥和屈辱的餘裕了，頭腦混亂，眼睛眩迷。意識漸恢復了時，覺得受着一種恥辱的苦壓；但在此恥辱苦悶中，還有些能夠安慰他的心的，就是恰好今天不是穿那件爛襖衣，換上了一件洗得很白淨的棉衣到學校來。

過了一會，聽見門首有噪雜的音響，井上和七八個生徒一齊急跑着擁進來。

“先生，銀角子找到了。還是在我的外套裏，袋子下面穿了一個孔！掉落在下面去了”井上急喘着對教師說。

教師面上呈一種像給人欺騙了般的表性，含嚼着舌頭說：

“這樣不留心找東西是不行的！”

教師很忿氣的叱井上。叱了井上，又叫津田把衣服穿上快回家去，一面說一面急急的走出廊下去了。

三吉回來家裏後，也沒有把這件事對他的父母說。

(終)

無產階級者

那是我當新聞記者時代的事情。日俄戰役的傷兵，常作行商跑到北地的這個小市鎮來。他們不能說由一定的地方來的。他們的姿態也決不是一樣的。其中有個，兩腳截斷了，又短又大，像棍筒的樣子，下面用襪襖的布屑包裹着，高高的捲到上部來，用膝頭抵觸在地面上行走。因為軀體矮，外面看來像年紀老了的小孩子。濃密的髭由紫黑色外唇的周圍延生到頰邊。巨大的眼睛陷落進眼腔裏面去，自然地表現出疲勞的形色。白眼裏頭浮着淡黃色的暈膜。顏面上無論那一部分，都看得出他是經驗過決非他人所能知道的痛苦來的。

這個人穿着焦茶色的洋服污染着由皮膚裏流出來的汗液。外衫不單一面的生着無數黑色的污點，這

個廢兵還很正經的戴上他的軍帽。木造的藥箱由肩胛上垂下來。手裏拿着舊手風琴，一面拉，一面唱，把人們的注意都集到自己身上來。他就這個樣子往來賣千金丹。

和着手風琴一面拉一面唱的到底是那一類的調，誰都聽不明白。但是在盛夏的晴空下一切的東西給太陽曬成赤色，又聽見可憐的音調的歌聲，和無所憑依的，像到了一定的時候就不能不消散的手風琴音；誰都要感着悲哀。

但是常常看見他的姿態，聽慣了他的歌聲，到後來就不很有停住足注意那傷兵的人了。隨便地聽着他的歌聲就走過去，稍覺得有點傷感罷了。由街路的一隅拉出來的手風琴音飄盪到我的事務室裏面來時，不單可以想像得出那個傷兵的樣子，並且他在什麼地點，怎樣的走着，都歷歷如在眼前。

“我看見那個樣子，真討厭，心裏不快活。”一個女人這樣說。

“但是他是代國家盡了力。”也有人這樣說的。背着那個人，有許多批評他的種種說話。他們想，他

們說的話絲不會傳進在給太陽燒熱了的路上匍匐着走路的傷兵的耳朵裏去；無智識的男女們指着他在議論——我連這個樣子都想像到了。

果然這樣的傷兵的印像，不知不覺的由這個小市鎮裏面的人們的腦筋裏，漸漸地消失了。因此他的藥也賣不了了。那個廢兵對那小市鎮也沒有再可留戀的餘地了。不知由什麼時候起，就看不見他的影子，並聽不見他的手風琴音了。

由窗口把頭伸出在酷熱的太陽光裏，思念着那個廢兵的時候，給吹着柳樹的小枝似有似無的微風送來的，但不能說定由那塊地方，只覺得很悠遠的有手風琴音飄盪過來。

一定那一個雙截斷了腳變成木筒一樣的傷兵，走在別一個市鎮上去了。此刻也在那邊很辛苦的走着度他的完全沒有人照料的不幸的餘生吧，我過了一會，又起了這種的想像。

有一次我茫然地在街路上走。

“我是廢兵，旅順戰爭的時候打斷了一隻腕，由那邊歸國來後，旅費用完了，望大家們哀憐一下子，

資助些，……”

出乎我的意外，我聽見在我的近傍發出這樣的聲音。驚着回轉頭來看時，那邊店門首跼着一個瘦削的青年，穿着污穢得很的花條布單褂子。垂繫着一條洋綢的衣帶。穿着草履。頭髮蓬蓬，像很久沒有剪過。右手纏着白縫帶，由肩膀垂吊下來。一看就知道手腕以下的部分完全沒有了。

我由直覺馬上知道那個男人不是真實的傷兵。如果是傷兵時，決不會說出這種話來。也不會在市上這樣的走着的。街市上的人們也像和我有同樣的感想，那時候也沒有看見把錢給那個男子的人。

那個男子的眼睛很銳利地放射黑光，像突出來了般的。空在店前站了一會，臨去的時候，睨視着那毫不客氣的拒絕了他的人們。當時覺得他的眼睛裏，燃燒着一種厭惡的焰。我說不出爲什麼緣故不能不生出一種不快之感來。因此思索就引我到那方面去了。

有一天，向警察方面採訪的訪員回到社裏來。據那個訪員說，那個青年，是詐稱做廢兵的，在某地方

向人家強索金錢，被警察看見了，就被拘了。在警察一方面，不單對這個人加以嚴重的責罰，並且同時向一般市民發出警告，以後凡看見有這種人在屋舍前面徘徊時，決不要受他的欺騙。若自稱廢兵，有強索金錢的，就要馬上到區署裏來報告。知道了那個男子不是個傷兵，但他爲什麼打斷了右腕，隨後也探聽出來了。這個青年是在都會裏的一個工廠裏面的勞働工人，有一天誤觸着輪齒，右手遂被鑿斷了，因此這個青年就不會再做工了，工廠方面也很慘酷的隨便作一個口實，把他趕了出來。這個青年在警察署裏只說，“工廠方面送我進病院，祇把我的傷口治療好就完了。”無論他如何的哀訴，他們不因此而對他同情，這是無容說的了。如果這個青年不會說謊，由不會做工的那天起就變成了一個乞丐，這也是很明瞭的了。

我也常常熱望着，能捉着叫做社會的奇異的怪物裏面的真像。一抬起頭，就看得見：有笑的，有哭的，有叫號的，有穿着美麗的服飾的男女們，在路上來往，這就所謂人生。又還有宏大的建築物聳立在地面上，取了種種不同的名詞，或叫做衙門，或叫做工廠，

或叫做公司，或叫做劇場，巍巍的排列着；其中有很多人出入。新聞紙就把牠那天那天的事件，日日報告出來。我想所謂社會。就是這個樣子吧。但是那個社會，還具有一類魔力，無論那一個，都因為這個魔力，不愛惜他的性命而勞動並且以此勞動為有名譽。那末，我想，所謂社會那個東西，怕具有什麼愛力吧。

那一個廢兵初跑到這個小市鎮裏來的時候，市裏的人們都說他可憐，都買他的藥。但過了一會，就沒有人再看顧他的像截斷了的棍筒一般的姿態了。又每日冒險在各種工場裏做工的勞動者，也是代社會做事情，但一旦變為廢人後，跪向人們面前低頭的時候，竟沒有一個人理他們。

這不是說那一個不好，因為社會全體都是這個樣子，甯可說是當然的妥當些。並且那警察的佩劍在日光之下照耀着，監視着來往的這類流浪的人們。

“你不是廢兵，又為什麼詐稱傷兵呢？以後我見你再說謊詐稱傷兵，到各處向人要錢時，我定把你拉到警署那邊去！”警察睜着他的怒目。

“我若不自稱廢兵，世間的人們斷不對我同情。

不這個樣子說時，我只好餓死了。”這個可憐的流浪人就一定這樣的回答罷。

“那誰知道你死不死！綜之，到各處說謊，向人要錢是不對的。做不對的事情是要處罰的。你知道嗎？”警察聳着肩說。

是的，我亦當說謊是一種不好的行爲。但是我再想，這是誰迫到他不能不說謊呢。在這世界中，有某階級的人們遊蕩着就有飯吃。但是這世界能夠達到像今日的樣子——萬事的便利，並且變成所謂文明的世界的，可以說是由多數人不辭危險的勞働得來的啊。但冒險而勞働的是常沒有錢，並且在社會上沒有地位的人們。

“這也是爲社會的和爲人類的。”這種思想，在那些人的頭腦裏，怕不能說沒有罷。

人類不是一種機械。作算有時當作機械用，就勞働也有限制的。一切的機械或偶然的或必然的都有損壞的時候，何況人類可不休息麼？慢講休息，並且變了廢人以後還是這樣的勞働。勞働到氣窮力盡時，就向前倒下去死了罷。像做了誰的仇敵般的，或生下

來就像罪人般的，受着鞭撻，和受着眼珠裏頭發出來的兇光的監視。

這些現象都是各人頭腦中所描想的。所謂人生，所謂社會的實象；就是這樣罷。離開了這眼前所看得見的實現以外，再無所謂人生，再無所謂社會吧！

這樣冷酷的，愚蠢的，隨便任自己的意思亂作亂為的世界，就是社會。

“貧窮人是應該勞働的。有錢人就有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權利。”如果照這樣子，我對社會就不能不抱懷疑了。

那個變成了廢人的勞働者不主張自己的權利而詐稱廢兵，我聽見後我的心裏頭就不舒服了。但是還不當牠是一種不好的行為。第一，飢餓着的人能有這樣的權利的主張嗎？不論有如何嚴正的法律，有如何尊嚴的信條，對真的飢餓者，真的疲勞者都不會發生效力的。想救這些人，除給他們以食物和睡眠外，再沒有什麼別的方法的。

如果那時不說謊，就不能再生存。那末，這個說謊也就不算是壞事，是在一切正當的事件中含有最

正的真理的說謊了。對傷兵就有保護，對負傷的工人就沒有保護的理由；並不是勞動者有罪，是因為社會對那最當愛的而不加以愛的不公平吧。

這樣的想了後，我想就照這個樣子即刻當着一種新聞據事直書的記出來麼？如果寫出來的時候，就要對某階級挑戰了。但現在關於一身的利害，是不是時機，不能不有點顧慮。我甯可說當這件事是永久的謎。自己懷疑着，信那社會的好呢，還是信自己的好呢。

自己的職務是新聞記者，但我沒有把新聞照自己所想的一樣的編輯的自由。由被雇者的習慣上看來，並且和新聞社有共同利害的對個人關係上看來，任那一方面着想，都覺得自己是矛盾的，很可恥的。

當時隔三十多里，西南方面的國境上，開關火車的線路。用炸彈爆炸石山，穿鑿隧道，開關高岸，有幾百個勞動者在那邊勞動。恰恰那時候，映在我眼膜裏的報紙，有這樣的記事，就是三個工人因自己所用的炸彈爆烈被炸死了。這個記事只用五號活字的標題，僅載了三四行。死者的姓名不消說是沒有記，所記載

的不過是死者的人數罷了。

像這個樣子無論讀那一種新聞的人們，都會感到一事件罷：例如炭山坑裏頭，當瓦斯爆發時死了許多勞動者。但是報紙所記載的，也不過炭山的名和略述死者的人數，並略述爆發的狀況罷了。能夠出錢，無論什麼方面都可以無限量的招聚的勞動者，說明白些，就是當他們是很容易得到的機械罷了。由這樣看來，將官都深信他能夠用指揮刀尖自由的指揮兵卒；資本家也以同樣的程度，決不當勞動者是和自己同等的人類。

他們這樣的不當勞動者是同等的人類，本不足深怪。但以社會的良心自任的報紙的記事也把這個矛盾很可恥的暴露出來了。

和“勞動者的慘死”相鄰の記事就是這市裏的有名的富豪的父親的死耗。記載用二號字的標題，約佔了新聞的一欄半，很堂皇的一行一行的印出來。讚美老人生前的美德，不論有的或沒有的，都記載上去。並且追悼他的死，說是社會的一種損失。不單如此，並且將殯葬那天的情況也詳詳細細的記載出來。譬

如送葬的人們裏面有市長，有律師，稍為有一點名氣的人都一個不遺漏的登載出來。這是因為報社和那個人有政黨的特別關係。但這種記事實在蠢笨得笑死人。

死了的老頭子歲數已經過了七十了。我走過他的門前時，常常看見那白髮頭的老人。從前是這市裏的一個賣磁器的商人，坐在店前的火爐旁邊，吸吸煙，喝喝茶。約三年前像患了瘋癱症，但大半是因為衰老不堪了。那末看來，這樣的老人或生或死，不能說在社會上有什麼損失，也不能說有一點利益。

和這個老人比較起來，那血氣方剛的三個工人的死亡，不僅是他們自身不幸，由生產上看來，在社會上不能不說是一種損失吧。

我並非想非難專圖自己的黨務的利益起見，該發表的不發表，可以不發表的也昧着良心的發表出來的可恥的鄉下新聞。我實在是憎惡都會上的有名的新聞也同樣的有這種無智識。為什麼要趨媚權門，為什麼專神經的注意於享樂階級男女的動靜，很懇切的代他們攝影。以為稍加詳細的記述一下，就當做

很有名譽的樣子呢？因之和其他的新聞互相競爭，努力着只想自己的記事不致落人之後。試想這個樣子對社會有什麼意義呢？

試想一想就會知道的。一天之內在這廣漠的世間裏面，有炭山，有工場，或在陸上，或在海上，不知有多少死亡的犧牲者。這些犧牲者不是和他們同樣的人類嗎？這些人是該由這華麗的文明社會的朋侶中拒絕出來的人類麼？恐怕因他們的死亡，社會就永久的把他們淡忘下去，忘記了他們曾在大地上生存過來，他們如何的死亡也沒有人知道，就連姓名也湮沒了吧。

和在新聞上很華麗的相片登載出來的男女的比較起來，那些犧牲者如何的辛苦為社會為人類的全體盡力做了有功德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富豪算什麼東西！政治家算什麼東西！實業家算什麼東西！女優又算什麼東西！

想及這些，默默的，沒有人知道的，常在受虐待，並且至死還在勞動着為社會盡力的無產階級的時候；我真的不能不感着一種偉大的激勵。

因爲有這個感觸，我自己起了一種感慨，就是不能夠到無論什麼時候，都當那智識階級的中堅的現代新聞記者而生活下法。

過了兩日的午後，採訪員揩着汗走入編輯室來。

“外邊熱得很”他一邊說，一邊忙亂的搖着白扇子在案前坐下來。

“像這樣的熱天，諒沒有別事件罷。”我望着無論如何揩都揩不乾的流汗的他的額部，對他說。

“斃死了的。兩三天前不是有斷了右手的，詐稱廢兵，被拘留了去的那個青年嗎？那已經斃死了。”他答了後，馬上拖出原稿紙來，擺在他面前，提起筆來開始寫他的紀事。我覺得這件事大出我的意外，駭了一驚。但心裏想，這是當然要發生的事情。雖然這樣說，那個燃燒着憎惡之焰的眼睛睨視對方顏面的印像還活活的在我眼前。但那個人已經不在這世上了。這無論如何叫我起了一種不能肯定的疑惑。

“在什麼地方？是不是自殺？”我忙急的問。

“頭和脚都斃斷了。很酷慘的樣子。恰恰在距鐵橋下一兩十步的地方斃死的。自殺或誤斃，那就不大

明白。我想大概是自殺罷。聽說他昨天晚上由警察署裏邊放免出來了的。警察方面不承認他是自殺，因為他到此刻，更沒有自殺的必要了。如果他想自殺，以前就在什麼地方死了。他一定是因為再不能夠在這市鎮裏頭勾留了，沿着鐵道線路走，想到別的村鄉裏去。他們判定他是在茫然的沈思什麼，沒有注意到火車已經跑來了。”採訪員這樣的回答我。

那一個是真的死因。我完全不曉得。但誰獨斷言他不是因為沒有飯吃而自殺的呢？今日什麼都不思念，還在生存着的人，到了明天想着自己一身的悲哀，不能不抱無限的悲觀，這又誰能否定的！如果那個青年因不能糊口自殺了時，那末在誰想來也是一件關係不小的事情。像這樣的，一方面有食有穿的生活滿足的人，他方面有不能同樣滿足的人，因之就不能不犧牲他們的生命。這件事決不是可以輕輕看過去的。自殺並不是奇怪的空想，也不是當頭的遊戲。在那個人的本身是一種永久不能恢復的恐怖的現實。那末和他共同生活的社會也能默然無關心的看過去嗎？

“我連這個共看了三個轆死了。一個是年輕的女人，她在近海岸的鐵路上轆死的。我們還在海邊散步，才跳上路線的堤上，列車就跑來了。就這樣的轆死了的。她是白色的美麗的女人，腰部被轆斷了。聽說是有覺悟的自殺。但是真的接近到死的時，也不知道是怎樣的遲疑不決，一定在那附近徘徊了許久。那時候我們正在海岸的波及線邊散步，或者看見了她也未可知，但沒有留心吧。還有一回，就是縣會議員的K氏，在S村境上鐵道橫路傍邊轆死了。這時候，K氏的身體轆得非常的糜爛，我由社裏跑到那邊的時候，死的檢查也已經完了。”訪員筆不離指的，把他所想及的都告我知道。

他終把那個記事寫完了，叫侍僕來把牠送到印刷工廠裏去，因為明天就要把牠登出來的。原來那個訪員是一個樂天者，像就忘記了那一回事般的。並且像如果不追想的時候，這種景象決不會浮到他的眼前來，他的心也決不會因此而生煩惱般的，又在說世間一切有趣的話，引其他的新聞記者發笑。

我把椅子移到窗口，一個人眺望窗外的景色。遲

暈不容易向晚的夏季太陽也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傾斜了，像剛才畫起來的發豔色的油畫一樣的；連遠方的景色都浮雕起來。那種景緻今天和昨天實是一樣。蟬聲由遠方吹送過來。鐵橋那邊的田陌路上，有很多路樹排列着。這些路樹的樹梢也混在那邊看得見的森林影內，一樣的幽靜，浴在日光中。到了傍晚的時分，街上的燈光也點亮了。胡瓜，茄子，西瓜和才從菜圃裏採下來的青菜等還染着許多水分也擺在店簷前了。才由澡堂裏出來的，換上了爽快的襯衣的人們，一面笑一面說話在窗前走過去的也看得見。我覺得那個青年的死，對那像和平般的自然，對和從前一樣無甚變化的人生，沒有什麼影響的樣子。

縱令說，誰都無能為力，但也可以說是當然的嗎？各人就這個樣子，沒有一點惻隱之心嗎？這個青年之死並且還有和這個青年一樣的其他人們之死，對他們的死，只說是運命罷了；就聽他永久埋沒的不過問嗎？我覺得對這種運命的不平等，和理由不充分的口實，心裏不能不覺着一種憤激和反抗。

由社出來在那菜圃間的小路上走。和自己身長

等高的玉蜀黍葉隨下到肩膀邊來。脚下紫色的紫藤草發出一種香氣，細莖上也開了細花。這時候太陽掛在山邊了。空中就有琥珀色般的火焰般的雲峯由四周湧上來。自己暫時停住足眺望了一會景色。在這瞬間，聽見地下轟轟的音響，但說不出由那一方面來的。祇覺音響來的那一方面，有緋紅的火在雲中燃燒著。那個雲距離太遠了，並且很低的接近地平線。因聯想到或者是現在勞動者正在那邊用炸彈去炸裂那邊的山地了。但自己也知道這是個幻想。這是近來的每晚上聽得見的雷鳴。同時也感着涼風不住地由那邊吹過來。

那晚上我去訪久別了的醫生M氏，想和他下圍棋，出了旅舍。M氏係有名的有怪脾氣的人，年近四十歲了，不很說話，外觀看來脾氣是不很好的，但實在是很親切的人。年歲雖不多，頭髮早白了。從表面上一見，誰都會當他是五十歲前後的人。他非常喜歡讀書，思想也極進步。他對有錢的人說，“我用的藥是價錢很貴的，比別的醫生的要貴些也說不定”要求很高的藥價。但對貧窮的人，不但藥錢便宜，也決不催

促他們繳欠費。有錢的人接他去看病的時候，就常常坐人力車去。不單如此，如果不派車子來迎接他的時候，他就決不去的。但到貧窮人家裏去看病的時候，他就親身走路去。恐怕在這小市鎮裏，應新平民村的請求，馬上出診的，除他再沒有別的醫生了。唯有M氏決不表示討厭的顏色，和迎他的人一路去。

“這樣深夜時分真對不住先生了。先生的恩，我們決不敢忘記。”由新平民村裏來迎他的男子，不能不衷心地致感謝之意，因為市鎮裏的其他的醫生們對他們種族，常抱近似侮辱的傲慢態度。

“不用客氣。病人在什麼時候病勢轉重了的！怎麼樣子？”和提着燈來迎他的人並肩的走着，M慈和的問他。

M的家離市鎮不很遠；由他家至對面的新平民的部落，其間有一條河。過了橋，要行半里多完全看不見人家的寂寞的路。在這路上，兩個人一邊談着種種的閒話一邊走。破了寂然的暗空，聽見潺潺的水音了。又有幽靜的叢密山的森林。在他傍邊通過時，夜色更加幽暗。

因為這末樣，在有錢的人看來，M的名聲是不很好的。在貧窮人方面就說，非M氏再無人了。

“啊！久違了！進來坐吧。”M引我進去。兩個人面着棋盤對下起來。

“聽說K氏斃死了的時候，先生對看守線路口的工人很抱過同情來的。”我一邊擺棋子一邊說。

“是的，抱了同情的。我像在什麼時候詳細地把那時候的事情告知了你。關於這件事，你沒有把他寫出來嗎？”M用很苦澀的表情說。

“照所聽見的，把當時看守線路口工人的情形寫了的，祇有我的新聞社。但看守路口工人，也有幾分責任的，不能完全是認他。”我回答他。

“平常對看守路口工人的功績，都沒有一點感激。稍為做錯了一點就不容情攻責起來！連日帶夜，每次火車過時，就要拿着旗子發警告，是很不容易的事。遊手好閑的人們，那裏知道其中的苦處！”M臉色更不高興的說。

我把前幾天在市鎮裏看見的，沒有右手的青年今天斃死了的話告訴M。M傾着頭，蹙着眉聽了後，

“喂，來下嗎！”他催我先動棋子。

夜漸深了。很寂靜的，祇聽見窗外的蟲聲。下了三局，三局都是M輸了。不情願輸的他，再下一局再下一局的我下，下至輸局為止。

“這樣時分，像有人來請我看病般的。”他對自己說。他像怕未達復讎的目的以前，意外的受了別的妨礙，很不安心似的。但是近十二點鐘了，沒有誰來叫門的了。兩個人全神注意到棋盤上面去。

祇聽見很無聊賴的蟲聲。我聽見蟲聲，時時在問自己，到底坐在什麼地方。很疲倦了祇昏沉沉的。

好容易後來才贏了我的M，滿臉喜色。我約了遲幾日來再戰，告辭了出來。

灰白色的夜空，裝飾着在沉靜的發光的星，渾圓的垂覆在沒有聲息的睡着了的大地之上。晝間在日光中閃灼的枝葉，發出蟬聲在風中顫動着的森林，雜樹，銀般的流着的河，田圃，及一切建築物；在此時都是一樣的黑，一樣的暗，在這暗空之下沈默着。

我浴在冷的夜氣中在沒有一個通行人的道上昏迷着走了一會，精神漸漸的清醒過來，頭腦的疲倦

也恢復了。

愈看愈慌涼的大空的光景，說不定從那一方面吹來的夜氣中草木之葉一時一刻都在呼嘯。其嘯聲中，含有許多暗示，我急的感着一種秋氣。

這是從太古至今完全沒有變化的自然的景色！

真的人類和自然相接觸的瞬間的感慨！由此就產出宗教來。生活和藝術也由此創造出來。也曾有以此森林爲住家，以此大空爲裝飾的時代；但是現代富豪們都深藏在高樓大廈裏。這種風聲是我們的安睡歌，他們是聽不見的，他們也不注意。能使人有思想有希望，每夜在變更位置的星辰，祇有無產者今昔如一日，和這個自然做朋友。我這時候，仰着天空，連叫了幾次“無產階級萬歲！”

說不出來的一種刺戟在我體中循環，也感着一種悲壯，毛髮爲豎，禁不住湧出熱淚來。

無產者是沒有家庭，也不爲私慾而勞動。無產者是飄流者。大自然就是他們的家，大地就是大眾的母親。人類之幸福就是他們的哲學。他們祇知有人生而不顧自己的存在。

現代無論如何的比往昔墮落，唯有這偉大還存在。無產階級者的心裏會這樣想吧：若有錢的人們，有一回得享人類性的刺激時，也會投進這羣中來吧。……我這樣的想。

據醫生M所說的，並據當時親就看守線路口工人的母子問確了的事實，縣會議員的斃死，實在是像下面所述的這樣的一個經過——

看守線路口工人的小屋是出了市區外的S村的境上。那邊有一條街路。循這街道一直去，就可出海岸。路的兩傍有年老的松樹的路樹。在這路上，有旅客馬車人力車等不斷的聯絡着過去。又幽寂的夏的午後，常看不見一個人影。

鐵道線路穿過秧田和菜圃，沿南北方面無窮的連續着。遠方的境界上的山脈，在平野的那邊一起一伏的看得見。沿着線路，像無止境般的一根一根的相隔排列着的電信柱，跟着線路在兩端的方面看去，像重疊着般的。燕雀站在電線上在唱歌，傾轉着牠的祇容個小咽喉的赤頸，像遠旅到這個地方來，想及客地景色，牠的姿態誠是很憂鬱的。但在這附近，終日都

很平和的。

小屋的主人，是個苦力，跟着這條鐵道，有時往南，有時往北的勞働。前沒有多久，在離他的小屋半里多路的地方，鐵路兩側站着四五個工人，最初一同向着南方，眼睛注視着足下的掘翻了的泥土，額部流着汗，手裏高高的提着鶴嘴鋤，齊聲的，『Yo-heave-ho, ye-hea-vo—』

他們這個樣子勞働了一會，這回都轉向北方，也同樣的翻做剛才的工作。漸漸換了地點了。那時候，工人們常聚集在小屋裏。狹窄的地方，緊緊的擠着倒臥着晝寢。拋棄在燒熱了的土上的鶴嘴鋤尖，因為不住地砍掘小石和泥土，磨得很光滑了，日光在鋤尖集成一點，像星光一樣的強烈的反射着。

他們一羣，今日都在這地方勞働的，不知什麼緣故，忽然又到別的地方去了，這小屋的主人，也加在這一羣裏面。他的小孩子已經十歲了。

昨天南面田畦間的榛葉，像銀般的在太陽光中閃爍。在這燃燒着的太陽之下，他們揮着鶴嘴鋤在勞働。這個童子，今天又聽見他們的歌聲，由懸垂着北

面的青空的鐵路上吹送過來。

像這個樣子，父親平日都不在家。像聽見遠方的火車汽笛聲，傾耳一聽，像有低微的車音，但還不是真的聽見得。大概火車還在很遠的地方，沒有到來吧。出來望望，也看不見，在這時候，母親常出來站在外邊。望見那邊森林上有煙了，預測着這個時候，母親把柱欄倒下來，截住路口，不許人馬通行，然後她拿着白旗，站着等火車的通過。

縫在短桿的一端的白旗，染了煤烟，風吹雨濕，白色變成灰色的很污舊了。火車在地面上發出轟轟之音，疾風般的在眼前走過去。祇看見由車窗伸出來的搭客的臉，很不明瞭的呈種白色。客車像幻影般的很難描想的就形跡不留的消滅了。

這時候，她的全不梳理，缺少油分的頭髮，受着火車的影響，在作波動。過後，她的影和白旗暫時間在黑煙裏看不見了。但祇一瞬間，煙向四方消散了。在那邊站着的可憐的女人之影，再浮現出來。她望着影子漸小，漸漸的向遠方去了的火車把橫倒在險路的柱欄提起。這時候在線路外等着的人們和馬車再

開始運動，通過隘路。

她這樣的站在那邊等火車過去的時候，追憶出許多事情。她追憶及十三四歲的少女時代了。那時代她常到海岸的波及線邊去收集由灣外流進來的木片和貝殼。暴風雨的一天，因為救在灣外遇險的漁船，村人都齊集在海濱來準備駛船出去。她和三四個友人站在砂丘上眺望。風還不住地狂烈的吹着，衣角都高高的吹捲起來。各人都忙急地把雙手按着衣角。但頭髮又給風吹得散亂了。海浪很狂的，船駛不出去。若逆浪的駛出去時，祇瞬間就要翻覆的。

過了一刻，船要駛出去的時候，船都齊集了。許多男子拚命的高叫着在說什麼般的，但混在海浪之聲和風聲裏面，聽不明白。灣外黑雲低覆着，景像淒慘的，天空異常黑暗在牠的下方的海浪之色，像變成純黑。——她也思及那時候的事來了。她和她的丈夫同搬到這鐵道橫路的小屋來，是約三年前的事了。從前是在北地生活的。

還在通過着的貨車上，搭坐着那時代認識的工人。那個男子搭這個火車回向隔二三十餘里的，聽得

見海浪之音的，車站構內常染着魚腥的小車站去。

“姐！家裏都好吧！”那男人由陰鬱的貨車上向她喊。

聽見他的聲音，駭了一驚，仰起頭來望貨車上站着男子的臉孔。那個男子站在沒有蓋頂的貨車上的貨堆傍邊：望着這邊笑。她到後來也憶及那個男人的臉孔。嫣然的一笑答他時，火車已經跑遠了。彼此都看不清白各人的臉的遠隔了。她再沒有答話的餘裕了。

在她的兒子也有這種相似的經驗。他常沈思着什麼般的。走出小屋前面站着，恰好那時候聽見咋咋啦啦的車音。一輛車由南邊駛過來，通過小屋傍，向北面駛去。搭載着帽子向後面傾斜戴着的三四個勞働者。其中有沈默的坐着，交叉着腕的。也有吸煙的。也有在說話的。

童子仰起頭來看時，意外的望見父親也搭乘在裏頭。吸着煙的就是父親。

“爸坐在車上！爸坐在車上！”童子又驚又喜的繼續着叫。因為下了大雨，鐵路土堤崩壞了，修築工

事很忙，父親兩三日都在工事場，沒有回來。童子正在想，父親現在做些什麼呢。今看見在走過去的平台車上坐着的父親了。但爲什麼父親不說話，儘望著那一方面吸煙呢？若我沒有注意到他時，父親恐怕當做沒有看見就在自己的家傍邊通過去吧。童子想到這裏，不能不感着無限的孤寂，和說不出來的悲哀。他同時生了一種反抗的氣概，眼裏蓄著淚，望着那平台車讓牠走過去。

他正想着時，在二條鐵路的鐵軌上發出吱吱啦啦的車音，向那邊遠駛去。平台車上，父親伸出身體來，望着這邊，

“要乖乖的等我回來。事情做完了即刻回來的。”父親在叫着。

父親的聲音，雖距離遠了，但還聽得見。

“爸爸！什麼時候回來？”童子望着形影漸小了的平台車大聲的叫。

童子的聲音在童子耳朵裏聽不清楚了。童子的眼睛燃燒着般的還在望那邊。但父親的臉完全看不見了。

祇有蒼空之下吹首的風。童子早想哭了。忍耐着，儘在那邊站着不動。

有時候來視察鐵路穿着洋服，長了鬍子，有了相當年紀的官衙裏的人到小屋裏來休息討茶喝。那時候，這個人說，在奧州方面，近來因為釘住鐵軌的螺旋釘鬆脫了，沒有留心，在火車震動進行中，鐵軌高射出來，急行的列車就倒了下來。客車粉碎了。機關車也埋沒在泥土中了。他又說，因此死傷的人很多。

童子祇聽見這種慘狀。但每想及那個人的說話。這種慘痛的光景再在想像的眼中描畫出來。他念及慘變的原是在自己腳下的，插入枕木裏面，釘錮住鐵軌的，生了鏽的赤色釘子；童子就俯首注意着那個釘子。

“釘子鬆脫了的，就把他發見出來。火車來了時我就止住她不要進行。”童子這樣的想。

近四五天前，他在學校裏上修身課的時間，聽先生說了一種故事，受了不少的感動。他連那種故事也追憶出來了。

那是外國的事情。一個兒童發見了鐵橋有損害的瞬間。恰恰看見火車到來了。火車裏的多數人，不知道危險既迫近目前。兒童想，就犧牲自己的一命，也非救那些人不可。他勇敢的跳在鐵軌的正中站着，伸開兩手，發出最高限的聲音，向火車叫，以全速力疾走到來的火車，此刻迫近兒童身前來了，但他一點不怯，豎着頭髮，叫火車停止進行。

千鈞一髮的，把他們救了。其中有感極而哭的。女人和這個童子接吻。男的把他高高的抱起來。

“無論那一種人，如果有志的，不能爲世人盡力的事是沒有的。”教師說了故事後，說了這句話。

童子想及這件事來了。

進來家裏告知母親，父親坐着平台車子過去了。母親在窗下縫補東西。她手裏拿着針，耳朵却傾向遠方，關於火車往來的時刻，她的耳朵比比時鐘的針所指示的還要正確。

童子由太陽晒熱了的光亮的戶外待要入小屋的門時，紫色的蜥蜴在面前的乾燥的地面橫走過去，走進鐵道土堤的草叢裏藏匿住了。他拿一個石子去擲

打牠，但蜥蜴不再出來。他就走到母親的後面，問她父親，何時可回來。

“還不得回來。”她苦悶着想像及因為大水路壞了的堤的修築，回答了她的兒子。童子感着無限的孤寂。

她雖然在苦悶中，但還站起來。火車每次來時，就到戶外去，要把橫路的柱欄放倒下來，要拿着旗子站着；在她是不容易的事了。火車像疾風般的在她前頭走過去。但因為有點熱，身體像燃燒着，頭也發痛，動不動就覺得暈眩，快要昏倒下去般的。她總覺得要等很久很久的時間。平時要抬起眼來望由客車裏伸出頭來的男女們，其中有覺得很美麗的，也有像很有錢的，穿得奢華的人，但此刻一點不想留意望那些人了。火車算走過了。她蹣跚着回到小屋裏，倒了下來。

M醫生因為這個童子來請他，傍晚前，向這看守險路的小屋來把她診察了，把溫度計取出來看時，醫生嚇倒了。他暫時蹙着眉頭，想了一想。

“頭部要貼冰。要安靜地睡着，”M醫生叮囑了後回去了。

傍晚的太陽，把牠的赤銅色光線投射到松樹連續着的街道上來時，童子由市鎮裏提着藥水瓶回來了。

後來M氏對我說：

——不管那樣高的體溫，看守隘路工人的妻，那天晚上，火車每次來時，還站在外面，拿着旗子。她那忍耐力真強！這是因為有責任觀念才能夠做得到的。決不是普通人做得出來的。——

少年因為晝間疲累了，一上床就甜蜜的睡着了。夜裏有什麼事，他全不知道。但忽然睜開眼醒來時，聽見母親苦悶着的呻吟之聲。剛才很安樂的在發美夢，那夢還沒有十分清醒，但在這茫然的小頭腦中也曉得母親是病了！

“媽！精神怎麼樣？”童子向着幽暗的洋燈火，問那邊和自己平行的睡着的母親。

她沈默着不答應。頭痛不喜歡說話吧。童子暫時睡着睛凝視天花板。他想，父親能早點歸來就好些。如果明天平台車通過時，作算有不認識的人，也託他們通個信，給父親知道。不知在什麼時候，他因有自

己的空想而安心了嗎，或因自然的襲來的睡氣嗎？他第二次甜睡下去了。

第二天，童子不到學校去。他平時看見父親或母親做過了般的，火車每次來，他就走出去把隘口的柱欄倒放下來，持着白旗站着。

他把隘口欄住了時，看見那邊繼續着來的搬運車馬及行人都停了足。他又看見由機關車伸出頭來的警備人，望見了自己持着伸出來的白旗，安心的駛過去。他的小小的心房裏，最初想像，搭乘在火車裏的未曾見過也不認識的男女和小孩們都像自己的生活有什麼關係般的。由火車窗口伸出頭來，恰和自己年紀相同的兒童，雖沒有說什麼，但用親愛的眼睛眺着自己！通過去時；他想那是那一鄉的兒童，永久和自己不能再見了嗎。但心中也感着無限的親愛。他想到自己這樣的站着，是給他們一個安全的保證，也感一種喜悅。又火車過了後，提高柱欄，看見剛才靜靜地等在那邊的人們和車馬繼續著通過隘路時；又感着一種無邪的誇。——對自己的工作順調的成功了的無邪的誇。

不知什麼緣故，到了那天的午後，天空的色很赤。但久旱的時候，常見有這樣的現象。童子坐在母親的枕畔，望着外面田圃中繁植着的野菜葉和射進來的赤色日光。像聽見平台車又來了般的。原來不是平台車，是在遠方的國境上的山峯那邊，今日在響雷。赤空中浮着琥珀色的雲在很低的下垂。像簪子般的站着許多電柱。聯結着電柱，受着赤色光線而閃爍的電線上，燕子很不安似的站着，頻頻地悲啼。

“火車來了。”童子忽然聽見火車汽笛聲，忙站起來。

急急的拿著旗走出小屋外來時，看見在街道上走來的人力車。童子忙着想把柱欄倒放下來，但來不及了。當時的情形，童子如何忘記得了嘍！

人力車上的人吃醉了酒，以很可怖的威勢，揮起手索在怒喝，想在童子未把柱欄倒放下來以前，一氣的把人力車駛過去：火車以可怖的力撞着人力車，人力車粉碎了。坐在車上的人很慘的斃死了。很奇怪的，唯有車夫飛射出線路外，沒有受重傷。

這裏成問題的，就是火車通過前，沒有放下柱欄

，塞着路隘。童子竟被拿去訊問了。

“沒留神，聽見汽笛聲，嚇了一驚，飛跑出來。”很正直把當時的情形自白出來。因這個自白，還是看守隘路的人不留心，不能免責任。

斃死了的是縣會議員。昨天出席部長的送別會，接續着一晚上在什麼地飲到天亮，那天正是他在回家的途中。

“童子沒有罪。誰都沒有罪。罪在坐在人力車上。罵車夫的人。因為他是縣議員，就把這個責任無理的推到沒有攔住隘路的不幸的隘路看守工人身上了。如果死者是無名的醉漢或單是個叫化子時，那末他們一定不當他的死生是個問題了吧。又平時對看守隘路工人的職務，不抱何等的同情的人們，和不想知道這些工人在病中起來盡他職務和其他種種可憐的情形的人們，一旦發見弱者有點錯處時：就不容情的苛責弱者。怎末限於這些人，就有道樣的權利麼？”

M醫生那時候很憤慨的向我說。

以後沒有多久，隘路看守工人的小屋中，再看不見那一家人了。

我這樣想，曉得了就這樣的做去；感知了就這樣的呼叫；相信了後，就不能不為那個信念而戰。……每遇着有事，跟着我看見和聽見的社會情狀我的決心就堅固起來了。

我離開三年間生活過來的這個小市鎮時，正是雨雪霏霏的嚴寒的冬的一天。由此聯想起來，我又追憶起老郵差說的話來了。是何等美好的人類性之表現！我這篇是專說無產階級的，最後順便把這個郵差所說的極簡單的介紹一介紹吧。

——是的，祇一張明信片，我每天要爬山過去。到了那邊時“啊！又到那個家裏去嗎？”村人就這樣的問。

這個村是沒有許多郵件去的寒村，戶數也很少。有郵件的人家也有一定。“啊，是那一家！”的回答他們時，祇一張明信片不要去也可以，回村裏的，順便替你帶去吧。村人常這樣的替我設想。我決不是怕規則，也不是膽怯，也不是怕人靠不住。“那張明信片不是在途中有什錯誤紛失了麼？”如果真的忘記了我時！有這樣的，每日望着兒子的明信片為唯一的娛樂的老婦

人。我是因爲怕對不起這個老婦人。我這樣的想，如果做的事能夠有益於人，那對自己的職業就可謂滿足了。我覺得，若對社會，沒有一件事能夠盡力，就辜負了自己在大地上的生存了。

——老婦人達了相當的歲數了，七十歲以上了。但家中祇她一個人。老年的唯一的依賴就是她的沒有兄弟的唯一的兒子。聽說那個兒子到都會上去做工了，他思念母親的心，像不讓母親思念他的心，或寄新聞來，或寫張明信片寄來，幾乎每天都有報告平安的消息，安慰老年的母親。

——我也到其他村中去送信件。但盤山過去的，大概是因爲這一家了。所以無論如何吹雪之日，我都要爬過那個近海的山。吹雪吹得厲害時，平野上也看不見道路。村和村間，因爲行的人絕了跡，互相隔絕了，我穿著白鞋，大抵目測着找雪面下的路道出去，分送郵件。但要到那個村去，不能不登那個山。登山和走平地不同，真不容易。下面有矮樹林沒有，有水湖沒有，吹得激烈時，高積着雪，真的探摸不出來。勉強走上到山頂來了。恰遇着可怖的暴風，松枝快要折

斷般的曲繞着爆響。翻過頭來望灣外怒濤，露出純白的牙齒，跳起來伏咬着陸地。由灰色的天空，一點不停歇的，降下像鉛粉般的雪來。我不敢張開口和目，凝望這樣的光景。那時候，真的連自己都想哭起來了。

——但在我的眼前，那個可憐的老婦人的影子馬上幻現出來。她的頭髮雪白了，臉上和手足上都是皺紋。我走進她的門了。

“有信件。”說了後，那個老婦人，每日同樣的，急急的走出來。用稍爲急率的調子。

“啊！辛苦你了！進來息歇吧，”一邊說着，看由兒子寄來的信，就和看見了兒子的臉一樣的很慈愛的微笑着，用感激的心情接受過去。老婦人雖這樣說，但我如何能夠在那邊休歇呢。還要到別村去轉轉呢。因為雖不像這個老婦人每日這樣的等着，但在別村也有等着回音的人們。我向老婦人告辭由來，再到下着雪的外面來。

“多謝了！”那個老婦人真的衷心的對我致謝詞。

——不幸的就是我，沒有像那個兒子所孝順的

所思念的老母了。我的母親再不在世上了，雖說一切皆空，但我總想每日這個樣子送信件去，領略些對老年人的愛如何的樣子。

——到村裏值大晦日時，這個說，天氣寒，喝點酒去；那家說，吃點年糕再去。但是祇有我沒有吃過他們的。祇怕煩擾他們，決沒有這樣的歡樂過。因為我並不是專為他們而勞動的。

——我也不是想領受那老婦人的感謝。但聽見她的真摯的話，常忘記勞動的苦痛，自己的職務也得一種的激勵。

這是老郵差說的話。

離開這小市鎮的那天，遂我到車站的祇有M醫生和其他二三人。恰好了下雪，我望着雪，心裏頭對他們發誓：

我也要做個犧牲者！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日譯完

消遣的對話

人物：

a……叫做先生的

b……文學少年

c……宿舍的女僕

c“先生，醒來了麼？有姓b的來看你，你會他不會？”

a 剛才一個人在吸捲煙，還繼續着吸b？b？b 是那一個？姓b的有兩個我認識的。是怎麼樣的人？”

c “還很年輕的人。”

a “年輕的？”

c “是的，穿着學生服……”

a “啊！曉得了。鼻樑很高的傢伙，是嗎？”

b “是的，是的。”

a “——唔！討厭！並沒有什麼要緊事吧。”

c “問一問他麼？叫他回去好麼？”

“算了——你這樣對他說，醒是醒來了，但還倒在床上沒有起來。”

c “這樣的對他說麼？”

a “要起來是很麻煩的。若倒臥着談談可以時，就請——是的還要煩勞你把那窗門打開。”

% % % %

b “還睡着麼？”

a “不，我每天一響十點鐘，定醒過來的。醒來了後還要在睡床裏費點多鐘的工夫，嘗嘗無聊的滋味。——今天你來了，怕要更無聊的(笑)”

b “什麼道理？”

a “因為對你沒有什麼話可說的——你若少五歲或多五歲時還有話可以和你談談的。真的拖着你叫你聽我說童話故事麼？認真的向你談文學論，又怕你太年輕了，有點耽心，沉獻着不說話是更無聊的。但你常常特意的跑了來，又想和你談談。但很困難的是不能和他們一樣的說那些蠢笨話。你比我少十五歲。我想做個老師的樣子和你談點有益的話。但是我沒有

學問并且口才不好。說老實話，和你這樣的人對手談話，在我是頂困苦的。

e “那末我不該來攪擾先生的，是不是？”

a “你這樣的客氣踟躕，叫我更沒有法子。(笑)你已經攪擾了我了。你如果這樣踟躕着跑了回去後，我更覺對你不住，心裏難過。啊，算了，算了。你今天又想把詩給我念麼？”

b “不，今天的是小說。”一邊說，一邊從衣袋裏取出一束原稿來。“是這樣一篇。”

a “很長的樣子。有多少頁數？”

b “十七八頁。很短的。”

a “如果寫得好，或可以說短，(笑)寫得不好時，那不是過冗長了麼？——很多無寫的必要的東西！寫的人或不覺什麼，但你試替讀的人想想看。(笑)”

b “那嗎先生不替我看麼？”

a “不，看看吧，——我雖然這個樣子儘管說道理，但人託我做的事是不拒絕的。——真是不好的脾氣。”他把那原稿拿到手裏來，開始讀。題是“初夏時分。”很無聊的一氣念了二三頁，以後隨便揀幾部

來看。——叫做茜羅姑娘的出來了。……茜羅姑娘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名叫規夫的朋友。茜羅姑娘的哥哥寫得有點像不良青年般的。規夫在D街遇着了茜羅姑娘了。像寫夜市，寫擺着初開的美麗的薔薇花盆的初夏之夜的情形怎麼樣怎麼樣……由樹林裏面露出燈光來，鋼琴音像海浪湧起來般的漏出來。……茜羅姑娘的薄絨單衫是官能的……規夫變成憂鬱的了……以後再飛讀了五六頁就完了。他把原稿疊好放在枕畔，好一會沒有說話在吸烟。

a “……是的，茶具都在那邊。也有紅茶。想茶喝就自己動手去弄來喝。”

b “……”

a “…今天是星期幾?”

b “不，今天星期六。”

a “學校的功課上完了麼?”

b “不，還有二個鐘頭。但我 ec. 來了的。”

a “什麼?怎麼來的?”

b “Escape出來的。天氣太好了，儘坐在教室裏，過不去。”

a “思想着茜羅姑娘，是不是。你也漸漸的變成不良少年了。你到底 Escape 了那一種功課？”

b “數學。”

a “算學？你像很不歡喜歡數學，是不是。”

b “唉！頂討厭牠。”

a “聽說拜翰也很討厭數學，因此給先生罵了，拜翰氣不過就向先生反抗，——「數學這種學科到底有什麼中用」，拜翰這樣的向先生說。先生的返答是數學這種學科是為養成緻密的注意和明晰的頭腦而設的。但拜翰說，「哈！這樣嗎！如果是那些東西，我是無待養成，生下來就有的！」聽說拜翰這樣的大吹過，痛快得很。唉，拜翰原來也是不良少年喇！小孩子的時候有人說他是跛子，他就提出手鎗想把那個人打死，你也抱着拜翰的大大的自信討厭數學麼？”

b (苦笑)

a “我最少是有點像這樣的。我也很討厭數學。也大大的有了拜翰的自信過來。有一次，代數的問題出來了，完全是騙傻子的問題。代數裏不是有製混合酒的問題麼。看了後知道牠是不可能的問題。表面看來

是很錯雜的，但稍加點注意，馬上知道牠是不可能的。怎麼樣的問題記不起來了，好像是一角八分錢的甲酒和二角錢的乙酒混合起來要製成二角一分錢的丙酒，問甲乙兩種酒要以如何的量比相混合才可。這是把很明白的不可能的問題來敷衍騙人的。我並不列算式——想列也列不出來，單寫了點文章，意思是如果一定要製造這種酒時，那就加點水進去吧。這樣的寫了去時，先生說這並不成其為答案。我回答先生，雖不成答案，但道理是不會錯吧。不懂的或有列算式的必要，懂了後再列算式就勞而無功了。說了後，先生說我是個好辯的人——但數學工夫還是一點做不出來。又那位先生看見我討厭幾何，對我說，你們為什麼當牠是這樣的一件難事而恐怕牠。你們要知道牠是古代希臘人在消遣時想出來的一種遊戲。及今想起來，先生是幾分愛我的。但我聽了先生說幾何的趣味後還是一樣的不佩服。自己想先生說的或不會錯吧，但很想這樣對先生說，青年人不知道所謂消遣，所以對那種遊戲不合意。但到近來才稍了解希臘人的消遣的心境了。你怎麼樣？我教點數學給你好麼？

你由數學的時間逃了出來。你想在我這裏把時間混過去，當做沒事的回去騙你的父親。可是我却不能幫着你騙你的父親的，(笑)恰好此刻是數學的時間，做點數學的工夫吧。不情願時，你就es——去吧。我出的問題當然是個很奇特的，很容易並且很有趣。可以嗎；這末一個問題：由1至10的十個數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這十個數，把牠們加起來的總數有多少呢？你按着指頭數一數也可以。給你三十秒鐘的工夫數去。”

b “嘿？三十秒鐘？”

a “當然！要一分鐘已經不行了。要花三十分鐘的工夫不是小學二年生了麼？”

b “……稍等一忽，我想想看。大概想得出來……
……44吧，是嗎？”

a “四十四？”

b “不對麼？”

a “數一數看看，發出聲音來數數看看。”

b “1加2是3, 3加3是6, 6加4是10, 10加5是15, 15加5是20……”

a “你不單頭腦壞，並且不忠實，愛粉飾外觀的。你從前一定自己數過來的——做小孩子的時候誰都有好奇心把這數目數過來的。我也數過來。你也一定數過來了吧。你把從前的隱約不確的記憶答出來，恰恰錯了——”

b “已經過了一分鐘了吧——頭腦攪紛亂了，數不出來。”

a “當然數不出來了。這樣的數法漫說三十秒，怕三十分也難想出來。——祇要三十秒就數得出來的。數你看好嗎——（伸出手指來，每數至10即屈一指）

1加9是10

2加8是10

3加7是10

4加6是10

還剩下來的是10和5，加起來是15

有四個10，加上一個15，共55

不是44，是55！你從前數過來的，祇記得十位和單位是同數字，所以隨便答應出來。我的數法快不快。——這是我十一歲的時候發明出來的方法。最初不

是按着指頭數出來的。是寫出來算的。你看，

1 2 3 4 5 6 7 8 9 10

這樣的寫出來。現在是第二個問題了；由11至20的數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總加起來，共多少呢？”

b “不知道。”

a “這樣的不用頭腦想一想就答應不知道是不行的。這不過是剛才所說的數法的應用吧了——你真不行。由1至10是55，加上十個10是100。100和55是155。再出個問題吧。”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加起來的總數怎麼樣？

b “……唉！……255，是不是？”

a “是的，是的，是的，是這個樣子算的。由31至40總加起來是355。以下是一個樣子。那末1至100總加起來怎麼樣？”

b “那難了，不行了，——我對這些算題是完全不行的。”

a “這並沒有什麼難，並沒有什麼可怕的。你看，”

由1至10是55

由11至20是155

由21至30是255

由31至40是355

由41至50是455

由51至60是555

由61至70是655

由71至80是755

由81至90是855

由91至100是955

所以……”

b “總加起來就是九百五十五麼?”

a “不，不!

55, 155, 255, 355, 455, 555, 655, 755, 855, 955。

要把這些加起來才是由一至一百的總和……”

b (打呵欠)“那數是很多的了。”

a “唔。你以為用暗算是數不出來了麼?其實一點不難。五十五有十個，就是五百五十。此外是一百，二

百,三百,四百,五百,六百,七百,八百,九百,一千,共五千五百的減去一千,還有四千五百。四千五百加五百五十共五千五十。”

b “那末你打算數至一萬麼?(笑)——數了這些有什麼益處?”

a (笑)“一點益處也沒有。愛因斯坦發見了相對性原理,但月并不因為牠變成三角形的。你要知道有意味的和有益處的不一定是有趣的——我對你這樣的傲然以先進自居,不過和希臘人一樣的,沒有意思。但是不能說完全沒有意思。覺得沒有什麼,一向不當牠有用的但有時候會變做誰都不很加以思索的一種思考法也說不定,看來沒有什麼的一件事,但用特別的觀察法觀察,用特別的思考法思考,這在藝術家也不能說不必要的。這樣看來,你是不中用了。無獨創之才,也無應用之才。我的藝術數學馬上就把你考落第了…隨便對你試試 Mental Test 吧。你的作品太劣了。但這不過是因為未成熟吧了,你這個人很有本事也說不定。(笑)——你的鼻兒還長得好。”

b (笑)“譏諷人是不行的。”

a 「不，是實話。看見你的鼻兒，覺得你該是個更有本事的人。(笑)你逃出來應該受罰的，就請你受我的 Mental Test 吧，是文學入門的試驗。問題是很容易，很笨的問題，但不是我想出來的。是極平常的談笑問題。你如果在什麼地方聽過了來，就請你誠實的說出來。好嗎，聽見隔壁的人這樣的說——

‘你的父親是我的父親的兒子，但我沒有兄弟’
聽明白了麼？我再說一回——

‘你的父親是我的父親的兒子，但我沒有兄弟’
聽見說這樣的一句。那末說這句話的人和聽這句話的人是怎麼樣的關係？——就是這樣的問題。”

b “啊，是的。這個問題我曉得，我也聽過來。是父子關係。”

a “不錯。是你自己想出來的呢？還是別人說明給你聽的？我無從知道。但思索時候頗費了苦心吧。”

b “很想了些時候。把牠圖表出來看還是不懂。到後來只得請教他人了。就連現在把牠思索時也像解不出來般的。”

a “是嗎。這是當然的——你既曉得這個問題，我再

問你一個別的問題。這末樣的一個問題——在一條道路上來了一個貨車，前面有個拉的人，後頭有個推的人。跑過去問前頭拉的人

‘在後頭推的是你的父親麼？’

那個人說，

‘不是的。’

後來再跑去問後面推車的人——

‘在前拉車的是你的兒子吧——親生的兒子吧。’

‘是的。’

他們兩個人所答的話像矛盾，但他們都沒有說謊，看見後面推車的人時，一切都明白了。你想他們是如何的關係。”

b “你再說一回我聽聽。有個貨車來了，先問前頭拉的人？”

a “問他‘在後頭推的是你的父親麼？’他答‘不是的。’於是問後面的人‘前面拉的是你的兒子麼？’，那個人答‘是的’。但他們都沒說謊。”

b “那很可笑了，太奇了。”

b “可笑的。……………思索思索牠就笨得可笑

——他們是母子的關係。你問是你的父親麼，所以他答不是的。”

b “哈哈哈哈哈”

a “可以嗎，此刻才是要給你一問題，這兩個問題，那一個有趣？”

b “是呢？……都沒有什麼趣味。”

a “啊！要這末說時，那就沒有話說了。作算是無聊的事件，也要在牠裏面發見些趣味出來。若不然，就連人生的裏面也不見得有什麼驚天動地的有趣的事。你既然說都沒有趣，那就沒有話說了。但是你想那一個問題比較難些？”

b “那是先一個問題，‘你的父親是我的父親的兒子……’的難些吧。”

a “是的。那個問題會難倒人。但是那個問題為什麼會那樣的難為人，你加以思索過來沒有？”

b “不，沒有。”

a “那末，你此刻想想看。”

b “恐怕是這種話是日常決沒有人用的不近人情的會話吧。”

a “因為這種說話是超越想像的異常，是不是。這可以作個消極的理由。但是人們日常為什麼不用這種會話呢？”

b “因為是很明瞭的關係了，無用這樣說。”

a “是的。…但這不過是一個理由。假定因了什麼事故，全不通音信的別離開了的父子一旦相對面時，父親對兒子這樣的說——我是你的父親，我是你的祖父的唯一的兒子，沒有兄弟——這種說法，不能說絕對沒有的。絕對沒有並不是那種事實，却是那那種語法。你想有誰用這種語法的。自然的會話用這樣的語法就連空想上也絕對沒有的。向着兒子自稱‘你的父親’，已經是很奇異的了。再自稱‘我的父親的兒子’更是個奇特的例了。若很平常的使用這樣的語法時，太無視言語所固有的性質了。可以說是語言的虐殺。聽見‘你的父親’這一句，人都以為說這句話的人不是做父親的本身，是個第三者。因為‘你的父親’的語法的確是這樣的存在着的。但再加上“我的父親的兒子”的說話，聽見的人誰都會當說話的人完全的第三人稱化了——並且把第一人稱的‘我’很重要的使

用進去，我們更會受他的騙了。先給‘你的父親’弄錯了方位的我們，再給‘我的父親的兒子’拉到方位更錯了的遠方去了。提出這種奇問的人在道理上沒有說一點曖昧的話，不過把有機的言語完全機械的，死的符號一樣的——代數記號一樣的——使用了。所以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把言語的有機的性質完全抹殺。我們把被殺了後而使用的言語當做活的驅使，所以我們想了解牠時，感着說不出來的迷惑。這是一種錯覺的。考案出這種奇問的人不過利用我們的錯覺吧了。考案出這種奇問的人不能說是很有自覺的吧，不過把言語所固有的秘密完全握着了，把牠逆利用吧了。他把詩人對語言的大大的努力逆使用了，是嗎。——不自然的，語言互相打消了般的。我所說的，你聽懂了麼？”

b “明白了，我想我懂得了”

a “這樣的解釋看來，在很無聊的奇問中也能發見些趣味出來。可是我對這兩個問題都不很喜歡。太難了，太把人難倒了，不錯，曉得了後是會笑的。但在這種笑中多自嘲的分子——為這樣無聊的事而勞苦的

自嘲。笑所費的勞力無報酬。笑給人欺騙了。因為出題者過於自作聰明了。這個問題的組織太冷寂，報酬也太冷淡。所以只一次笑了後就不能再笑了。——我是這樣想的。談到這裏，覺得對貨車的母子的笑中還有點溫味。不單辯理，還有點機智的地方。並且也有點談諧，我們想一想，這樣的勞動着的母親，她的裝束看去像男人般的，所以這種奇特的問題決不是憑空的杜撰。問她是你的兒子麼，聽見她答應“是的”的聲音後才曉得她是女人。問她的兒子，是你的父親麼？，想起來真有點叫他太難爲情了。所以這個問題並不是勉強的辯理，還有點自然的風味。恐怕是這個出題者實際的看見女人像男人般的勞動的風俗，由此感觸就想出這個問題來也說不定。出題者本人先笑了同我們一樣的笑吧。就遊戲的說，“你的父親是我的父親的兒子……”或比較有趣些。若就文學的說，這拉貨車的母子的問題好得多了。怎麼樣？你贊成我的說話麼？”

b “唉，贊成也可以。可是總覺得先生專愛思考無用的事件，太奇怪了。”

a (苦笑)“啊!我對事件是沒有有用無用之區別。但你若志望做文學者,有時候也要把無用的事件思考思考看看。”

b “但我對那些事實在思考不來——不能像先生一樣的。”

a“這樣的嗎?是的,我過於喜歡思索那些事了也說不定。太無聊沒有事情幹,中了毒吧。可是我是這樣的主張的。你若想做文學者,對無用的事也要思考思考,或感知感知。因為不思考到無用的事情上去,那末一般的事都變為無意味的了。文學可以說是由對無用的事的思考和感知發生出來的。不單文學。在學問上有發見的人或在實業社會得特別機會的人都是由於對無用的事加以思考的。看見葷菓由樹上落下來的人不單一個紐頓。但對牠加以思考的只紐頓一個人。對無用之事要怎麼樣思考才好呢。我今教給你吧。有這樣的一個故事。——我是 K 州人。K 州的 G 地在日本是有名的山僻地方了。由這山中很多到美洲去圖生活的人。你假想這些人的裏面有一個回來的,回來迎他的留在日本的孩子到那邊去。這個孩子

約六歲的樣子，就是剛才說的完全在山中養育長成的，沒有看過火車也沒有看過輪船。可以說有十多家的人家的集村都是此回出來才看見的。那個父親帶着這末樣的小孩子到美國去。由那山中往美洲先要出來到T港。以後由S港搭輪船到大坂，由大坂搭火車到神戶，由神戶再搭開往美洲的輪船。這個樣的把那個小孩子由山裏帶到M地來了。M地到T港祇相隔一灣，搭重油發動機船到T灣約要四十分。小孩子由M渡到T港來了，是在黃昏時候。——T港是相當鬧熱的地方吧。所以小孩子問他的父親：‘爸爸，這裏是美洲？’”

b “哈，哈哈(笑)”

a “好笑，是不是？這是真的事實的。可是父親聽見小孩子的話，流出眼淚來了。你聽，普通說起來所謂有用的就是小孩子說“爸爸，這裏是美洲麼？”這一句——你不是才笑了。這些話如果是虛構出來的，祇這一句就完了吧。因為是事實，所以有父親流淚的一件可以不要的事實，對不必要的事加以思考的人即以此為焦點。此一段話的重要意思不是以‘爸爸，這

裏是美洲?’爲結束，是由最後的‘父親流淚’那一點開始！”

b“是不是聽見兒子說了這樣無智的話而流淚的？”

a“單說因爲無智——山村裏生長的人是難怪的。不過恐怕做父親的對他的兒子說了美洲是這末遠這末遠的地方。并且告訴了他是坐輪船去的吧。所以小孩子渡過了一個海灣後，覺得像走了父親所說的那末遠般的路程。父親所教的遠近到底不是那個小孩子所能了解的。做父親的感知到這一點了，并且思念到還有二十多天的遼遠的前途，不知道小孩子怎末樣的寂寞難受，覺得小孩子很可憐的；做父親的也就感着悲哀。——此中意思說明不盡的。假想你自己是個父親，想像那個人的悲感。這樣的感知，這樣的思考，就是我所說的無用的事了。文學這種東西比普通談話的距離要遠些的。你像聽得厭倦了般的，但乘這個機會再說一件給你聽聽，——大約在我約十歲的時候，照那時候的學制確記得是高等小學一年生的那年。學校開運動會，那一天學生們天還沒有亮就起來很歡樂的鬧起來。那天有一個學生，比我們高二級

的小孩子，他家裏不很有錢，但那天穿了洋服來。從前在鄉下穿洋服的小學生是很罕很罕的——連穿裙的也很少。祇有有錢人的兒子在運動會或紀念節有穿洋服來的。在這回不是有錢人的兒子也穿了洋服來了。學生們都覺得出奇，圍集在那個學生旁邊來。不知道是那一個先發見的，小孩子對這些事，眼睛是很靈敏的，看見那個學生的不很稱身的棉織洋服袖，叫了起來：

‘郵差！郵差！’

認真一看果然袖上有‘干’的印迹。那個紅色符‘干’割了下來後的遺跡在脫了顏色的袖上很明顯的呈出紺青色來。

‘郵差！郵差！’

我們一同的再叫起來，那個學生雖然站在我我們陣中終於哭出來了。他有點失了神般的，

‘羞死了！’

說了後哭起來了。終回家去了。哭是難怪他哭的，但是還特別說了‘羞死了！’這一句，我那時候還是小孩子時代的心就覺得他太好太柔儒了。也覺得好笑。我

所以能把這件事記得清楚也是這個緣故。但是前沒有多久想了許多不必要的事。想到這一件小孩子時代的事來了。覺得那個學生太可憐了。尤其是袖上的紅色符割下來後的遺跡很明顯的想了出來，一定是做母親的盡了的苦心。她想自己的兒子能像有錢人的兒子般的給洋服他穿。所以買了郵差的舊洋服來改製。想在運動會的時候給兒子穿，叫他喜歡吧。兒子也很喜歡的穿了來。但是母親的苦心終於害了她的兒子。那天那個人離開了同學回到家裏去。他的同學很愉快頑一天，祇他除外了，那一天很不快的度過吧。他的母親那天也不歡的生種悲感吧。但是使他的家族陷於這樣的不歡的我們小孩子對他們是沒有一點惡意的。也並不覺得做了對他們不起的事，不過無邪的仙童(Fairy)般的頑笑吧了。事件是很小的覺得沒有什麼，但若是同樣的大事件發生出來了時怎麼樣——用顯微鏡把牠擴大時，完全是個很深的——一個悲劇的形式。二十年前祇知道說‘羞死了’哭着的小孩子的可笑，過了二十年後的今日才明白我們做了很對不起他們的事——那個哭了的小孩子的性質

是很柔和的，恐怕早忘記了這件事了吧。有時候你試試思考那些不重要的事件看看。突然的要撞着什麼也說不定。把所感知的事加以思考，繼續至有所撞着有所發見。——由一數至百的計算實際上是很笨的。但繼續着數至一萬，熟悉了數的性質，也不見得不會意外的發見出一種法則來——不會有吧。……太無聊了，不說了。今天的講義就這樣的結束吧。

b “種種賜教，感謝了。”

a “今天的確覺得有興味麼？”

b “……”

a “你老實的說出來吧。”

b “……也有不很明白的地方。”

a “有不明白的？——有吧，定有吧。因為我太隨便太胡亂的說了。太無聊了，自己消遣的亂說，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說些什麼了。我祇把平時一個人茫然的思索過的種種全無系統的事今天對你說了出來。我每天的三分之一是這樣的消磨着過去的。”

b “——我覺得先生說的是總過於遠離開了人生般的。”

a (正經的說,但還繼續着剛才的笑話)“是的。你還年輕。年輕人要不到幾何學的。我過於像老希臘人了,在人生上面胡亂的畫許多線,望着那些線以自娛”

b “.....”

a“可以說是遠離了人生在雲端上的仙人一樣吧。”

b “.....”

a“果然!是的!我所說的太遠離人生了。你的批評確有高見。祇這一句,你的Montal Test已經合格了。的確我昨天晚上也有這樣的感想。你看,我寫的小說這麼樣的撕掉,丟在那邊了,我是由人生的毛細管滲透點血出來,並不知道人生之有動脈。昨晚耽想過來。到今早上更覺憂鬱的無聊。我過於把無用的事多思索了,變成一種習慣了。”

他沈默着吸煙。

b “對不起,給我一枝紙捲煙好嗎?”

a “你也吸煙了麼?”

b “吸的。”

a 取紙煙給b。

b “對不起，(b看腕上的時錶) 還有四十分鐘，請你再談點什麼給我聽——此刻回去還早些。”

a “再四十分? 夠了，夠了! 我懶得說了。……你漸次的表現出本性來了。(笑)你的鼻子長得好，可是頭腦太不行了。做的詩太劣，小說也不行。又由學校逃出來。但還有點高見。欺騙你的父親，吸煙，跟着茜羅姑娘跑，(笑)不良少年的習性你已經染得很深了罷。初夏的時分，天氣又好，還有四十分間，與其很無聊的和我在一堆……是的，不如探望茜羅姑娘去。茜羅姑娘還在學校沒有回家嗎?”

b “不，茜羅是假名——茜羅現在不上學了。是的，到茜羅家裏去看看也好。”

a “去看她好的。我雖然想去，但我沒有茜羅姑娘。你走了後，又要一個人很無聊的再思索‘要如何的才可以向人生肉迫?’的問題了。”

b “……那個……唉……是的……假定寫封信給茜羅，茜羅的哥哥會發怒麼?”

a “你也在想方法‘要如何的才可以肉迫人生’，是不是? 但我不能答你這個質問，因為我並不知道茜羅

的哥哥。”

b “那裏頭寫了有的。”

a “才留意到那篇‘初夏時分’的原稿，取起來輕輕的擲在b的面前。

a “這裏面麼？”

b “是的。”

a “太自誇了是不行的。現在你在那裏面最用心描寫的地方，我連想像都像不出來。何況比紙細工製的還要粗劣的人物，想把他由文字中引出來，推斷他在實在的世界的別一場面上如何的活動，作算我有很大的能力也思索不出來。不過，大概你寫信給茜羅後，她的哥哥所取的態度不出下面的三種——用鼻尖笑一笑不說什麼，發怒起來搥你，或這樣的懇求你，‘我的妹子像那個樣子什麼都不懂得的，請你不要理她。’你向我問這末樣的事，還是直接去問茜羅的哥哥好——你如果是按正當的步驟做事的人，要先這樣的問他，‘我寫信給你的妹妹，你發怒不發怒？’”

b “要直接這樣的問茜羅的哥哥，有點兒困難。”

a “那你就直接去問茜羅本人好了——‘我寫信給

你時，你的哥哥會發怒不發怒?’ 這樣的問了後，就注意的觀察羅茜的顏色看看。看了她的顏色如何，再問她一句‘我寫信給你時怎麼樣喲?’ 說了後再看她的顏色如何，那不是完全和寫了信給她并得了回信一樣的麼?’

d “啊! 是的!”

a “可是，有人當你——譬如茜羅本人當你是個不良少年看待時，我是不知道喲。”

b “……那末還是不能直接問茜羅。”

a “所以這末的事不能隨便問那一個的。哈哈。”

b “……先生，我還是去問茜羅看看。再會了，先生。”

b 少年很高興的站了起來。

a (笑) “這末時候，叫我先生，我完全是個不良少年的先生了。”

b 少年像沒有聽見 a 說的話，以向人生裏面突進的氣勢跑出室外去了。a 茫然的目送着 b 去後，重新點火燒着紙煙，視線通過窗口向碧空眺望。

一九二五，一二，一五晚十時半譯了。

自 殺

正六品勳五等退職陸軍中尉Y因尊重做軍人的名譽自殺了。我由他生前的好友，也是個退職將校，現在某公司當辦事員的E聽見這個話以前；沒有直接會過他，也不知道在這地球上有他的生存。

E有一晚跑到我家來，用他的慣用的口才，把Y的事情這樣的告知我。——

“我和Y認識，不是因同爲軍人，是在同當公司裏的事務員的時候。我休了陸軍的職務，到現在的公司裏來辦事時，他比我先休了職，也在同公司辦事。因爲同是軍人，我們馬上就做了朋友了。但Y過了沒多久，就辭了公司的職務。不是辭了職，是公司把他退了的。

“他原來是不會說話，不和婉，性質固執的人，決

不是能在公司裏辦事的。他給公司辭退了後，就到我家裏來，託我在別的地方替他找個職業。我那時候，這樣的向他說了：“你不是個能代人做工，領薪水的人。你每年有三百圓的陸軍恩賞金，不如帶妻子到鄉下去住，做個農民，安靜地過田園生活。若不然，就把這次因為退職，公司給你的二百圓做資本，開個書店或糖菓店，做做生意也好。”可是他聽見了，很憤慨的說，我說這樣的話，太侮辱人。他以為勸當了帝國的軍人再做農民或商人，不是有惡意就是輕蔑了。我那時就苦誠他，不該有這種沒意識的思想。作算是軍人，是什麼東西，由自己的勞力換麵包吃，有什麼可恥的事呢。你抱有這種偏見，才是可恥。但他很不歡喜的惱了的樣子，像在說：‘關於這件事，再不攪擾你了；’但沒有說出口，就跑回去了。由是約一個多月不到我家裏來了。但後來忽然的又跑了來，他說，‘種種事情也思考過了，也奔走過了；但我無論如何是不會巴結上級的人討工資的。現在覺悟了，還是聽你的忠告做什麼生意的好。有什麼生意可做的沒有。’他和我商量起來了。因此他就在四谷附近頂受了一家

小店，開始做麵包生意。

“生意勉勉強強的做得下去。本來沒有多大的利益。因為他有恩賞金，又賺些小利，就可以把生活混過去。他的夫人出了四十歲了的，因患頭痛，額額上常貼着藥膏。面勢帶長，眼睛很小，一見不很大方的樣子。並且有達了年齡的，名叫絹子的女兒，天天滿塗着白粉，帶着時髦的圍裙，很動人的走出店前來。所以比附近的各家麵包糖菓店的生意好些。但 Y 還是一個樣子不和婉，甯說是用倨傲的態度去接待來客。但看他很覺悟了般的，昔日的中尉，現在自己拉着車子到各街配送麵包了。

“這個樣子過了三四年吧。是去年冬的事了。Y 的舊友 K 跑來向 Y 說，他想經營一件前途很有望的商業，不過資本不足，有些困難，要求 Y 把恩賞證明書借給他，他可以把這個證明書在當店裏換千多塊錢，就一定可以成功這件商業了。借的錢以後連充分的利息，半年之內就還給 Y。說得很好聽的哀求 Y。可憐的就是年過了四十，不懂世途人情的，頭腦單純的 Y，終給 K 的甜密密的話欺騙了。不給他的夫人知

道，把恩賞證明書借給Y了。那個Y把那證明書押得了一千元，自己裝進荷包裏，鴻飛冥冥，一飛不知去向了。

“發生了這件事以後，平素不很說話無趣味的人變成更陰鬱更不快意的人了。本來全賴有那恩賞金，生意纔勉強做得過去；今就像車輪急的沒有塗油了。最初還不敢對家人說，但事實還是事實，終久要給他們曉得的。曉得了後，妻就不能不攻擊丈夫的無見識。嘮嘮叨叨的數罵了起來。什麼他的丈夫人太好了；什麼完全是個蠢蟲，當時若和我商量下，也決不受人的詐騙；什麼家中這樣貧窮苦勞，完全是Y一個人自己隨便任意處置。最初Y還交叉着雙臂，沈默着，完全像待罪的罪人，儘由她說不回答。但到了後來忽然的跳了起來，說了一句“畜生”，向他的夫人一脚踢過去；他的夫人悲鳴起來，倒下去了。他的女兒是愛強的女人，“父親！爲什麼這個樣子！自己做失敗了，還這個樣子！”女兒高聲的叫了後，打抖着怒視他的父親。Y又想過去踢他的女兒，我好不容易止住了他。我想，假使那時候我若不在的說話，他不難把妻

子殺了後，自己就自殺了罷。

“Y企圖自殺的一星期前，很憂鬱的樣子，在街上走。忽然的遇着了，我，那時候他說了許多厭世的牢騷話。什麼人生實在是悲寂的；說什麼妻子，到了終局，還是和陌路相逢的人一樣；朋友更不消說靠不住。並且他是當過將校的，現在做這樣的生意，生活困難；像害了他的名譽心。他說：‘我又是個軍人，有了勳位的人，這樣的潦倒着做勞苦的生意，實在很羞恥的對不住今上，還是死的好。’我便對他說：‘若有個像你這樣尊重軍人的體面的人，國家前途實利賴之了。’說笑了後，就走開了。那時候他定已經有了自殺的覺悟了。

“那天是星期日，我因為有些事情到外邊去了。回到家裏來時是下午三點多鐘了。——恰好是四月中旬櫻花正盛開的時分。我待除屐，還沒有除下來，我的妻很惶惶的走出來說，約一點鐘前Y自殺了。阿絹臉色蒼白的飛跑着來叫我。聽說在樓上槍聲連續的响了二响，他的女兒跑到梯上去看時，父親已經倒在地面了。他開手槍前，先用剃刀割咽喉。死不下去，

才開手槍的樣子。他的女兒跑來我家裏時說，還沒有絕氣。我聽見了後，想那個先生到頭還是幹了！我雖然吃了一驚，但我並不當是件意外的事。這到底是什麼緣故？這樣說來，但我並沒有預想過：‘Y君會自殺也未可定。’那個臉色很黑，身體很高，有堂堂的體格的男子和自殺之念聯想在一起，很不調和般的。但已經到了這個樣子了。我追憶及聽見這個消息的瞬間的心思，雖說是無意識，但總覺得像由Y感覺着一種幽暗的，不安的，悲慘的預感。

‘我馬上跑去看。到Y的店祇有半里多路。在途中又遇着阿絹向我家裏來。並且很忙急的樣子。

‘真是意外的事！我就急着要到你那邊去的。還沒有斷氣麼？’我問她。

‘又幹了嘛！’他的女兒說。

‘又再幹了？是什麼意思？’

‘剛才我到你家去，不在的時候，死不下去，再拿出軍刀來刺他的腹部。真的要怎末樣才好！母親祇看了一眼，就打抖起來，不到父親旁邊去了。我也害怕得討厭。望你快些過來，替我們想個方法！’她像患歇

斯的里症，不住地瞬着她的眼。

‘那末還沒有死?’

‘還不得絕氣。’

‘醫生來了麼?’

‘還沒有叫醫生去。但是母親並沒有說叫醫生去。’

‘這時候你該先跑到醫生家裏去的。然後到我這邊來。那末，你此刻快些順足到××病院去，把事情報告給他們，帶醫生即刻回來。’

“Y夫人看見我後，突然的飛着般的走出來，捉着我的袖，就哭了。”

‘E先生我們往後怎末樣好!望你救我們。

‘Y君在那兒?你怎的不在他身邊?’

‘但是他怒罵我，怕連我都要給他殺死呢。那樣糊亂幹的人，真的怕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啊!要怎末樣才好!叫醫生來好麼?’

“我上到面着電車路的樓上了。Y君在土蓆上染着血污。原是盤腿坐着的，就這個樣子盤着腿向前面倒伏下來。他聽見我的聲音，抬起頭來時，那種淒涼

的樣子，說起來時，真的……！因為最先是用鋒利的日本剃刀，想切斷食道，把咽喉骨和食道割得稀爛了。若很對的切斷了動脈或氣管還好些。這位先生以為糊亂把咽喉切了，就會死的。真是個笨蛋。因為死不下去，又由壁廚裏取出裝了彈丸的手槍來，連開了兩發。但這位先生不先取一定的距離，突然向着頭部開槍，一個在額部擦過去，一個由額部進去，歇在眼球後了。他真的不懂，若把槍口指着胸口，祇嚙的一彈，什麼事都完了。那時候他的女兒跑了來，把剃刀和手槍取開了。但他還是死不得，他乘他女兒去後，留他一個人在樓上，再爬過去取了軍刀出來，這回切腹部了。但他氣力很弱了，不能照自己想着般的刺他的腹。就這個樣子，胡亂的把自己弄得體無完膚了。但傷口都不中要害，即刻死不下去，由咽喉流出血來。他的臉完全像個怪物。又像給人枉殺了的憤恨的幽魂般的緊張着。蒼灰色的臉還染了許多血。眼睛突出來了般的，真難看。我也是個軍人，到戰場上去，很悲慘的光景是看慣了的，所以不很驚駭。但普通的人，單看見了那樣的血，就會昏下去吧。由此看來，在

那時候取開了剃刀和手槍的女兒，的確是個精神很強的女人。

“但是我較什麼還要驚駭的，就是那個人不但死不得，他還精神很足，想向我說什麼話。但恰好切中了咽喉，不能發聲了。他用手裝出寫字的樣子給我看，我忙跑到下面去，取了信紙和硯盤上來，把筆蘸了墨汁，交在他的右手裏。我想，還能夠寫麼！但他顫動着手，馬上在染了血的信箋上，很大的，筆力也很健的寫了‘拜託’兩個字。

“『當然的！一切我會照料。但是你爲什麼做出這樣笨的事來？真的你做事太亂了。』誰到了這個境地，除這樣的說，再沒有方法了。他以後再在信紙上寫很大很粗的字，像小學生習字般的，寫了四張。

‘我爲尊重名譽，無論如何，非死不可。’並且最後還大寫了幾個字，‘正六位勳五等陸軍中尉Y × ×。’

“恰恰醫生來了。醫生循例的檢驗傷口，說怕挨不過今晚上一晚了。隨後詳細的問事情的原委，叫取自殺用的刀和手槍取來看，又檢看那時候坐在我旁邊的Y夫人和她女兒的手上的血。看見醫生的這種

態度我就覺得Y不是自殺，是他的妻女把他殺了腹的。真是奇怪，現在都還是覺得這樣的。沒有法子。

“總之，醫生施了救急的療治後，抬進病院去了。夫人留在家裏，我和他的女兒跟着到病院去。在病院裏，院長也在場，把彈丸取了出來。尤其是把受傷最厲害的咽喉縫回去，很講究的包裹了繃帶。我因為要把事情的委細告訴院長，到院長的房裏去了。他的女兒也因為有些事，祇一刻工夫的離開了病房。看護婦也無心的打開門，向廊下望了一望。翻轉頭來看時，不把人嚇死了嗎？那個自殺未遂者拚命的用兩手亂扶咽喉部的繃帶，他是決定主意，無論如何要死的吧。看護婦跑前去，叫了起來。一時那個房裏，又很騷亂起來了噯。

“晚上八點鐘，Y君用右手的食指向空中寫了許多字。我幾次又幾次叫他寫了再寫。後來判明了他是想喝葡萄酒。醫生來了，也說可以喝。但是很困難的就是食道已經切斷了，東西不能由口裏送進去了的。於是醫生兩個人解開了繃帶，尋出食道切斷了的地方，把葡萄酒注進去。酒的好味，當然沒有判別的道

理，但這先生也像知道美味般的，表示出滿足的樣子來。

“以後我留他的女兒一個人在病院裏，急的跑回 Y 夫人那邊來。因為醫生說，挨不到明朝了，想在未死前，叫夫人和他見面見面。但夫人把店門關緊，額上和額上都貼了藥膏，蓋上了被蓋，睡着了。

“「咳，太太！快點到病院去。此刻馬上去還可以趕得上。」”

‘但是我頭痛得很。’

‘還在說笑話！你的丈夫圖自殺，現在正挨着最後的一點氣的時候，還說頭痛麼？快跟我一路到病院去。’

‘.....’

‘爲什麼不著急些去。在這樣的時候，一分間都不能隨便放過的。能夠趕得及，不趕快些，到後來說不定不會後悔的！’

‘但是我害怕因爲他在怒罵我。一定會發怒的。發了怒，怕要死快一點吧。’

‘死已經是迫在目前的了。你如果想是自己錯

了，就趕你的丈夫精神還好的時候，早一刻趕到去向他謝罪。這不是你的做人的妻的義務麼？’

‘但是我總不想見他。’

‘哼。你儘說些什麼？你的丈夫正在臨終的時候。’
‘哀！快些！快些！……’

“我祇沒有捉着她的手拉她起來了。Y夫人很不情願的；由床上起來了，還要做些使人焦急的事，費去很久的時間在撫她的頭髮，換她的衣服。真的女人這種東西，要看臨死的丈夫去的時候，還當打扮得齊齊整整是她的義務，我再趕到病院去的時候，已經是夜間十點鐘了吧。我想或者Y君已經死了也未可知。他的夫人在途中所想的，不用說都給望她的丈夫死的心思佔領了。但是Y君還沒有死，還在生存着。看見Y夫人戰戰兢兢的走近寢床前時，在頭部的繃帶中祇露出來的一個右眼，圓圓的怒睜着。仰臥着的突然舉起一隻腳來想踢他的夫人。他的夫人呢的悲叫起來，打開門逃出去了。看護婦忙把病人按住。又起了一陣騷亂。

“像這樣的，病人那晚上還沒有死，第二天的早

上，我到公司裏來。到上午，打電話到病院去問，說還沒有死。由公司回家的歸途中，順便到病院去看看他，還沒有死，還是頻用指頭說要吃葡萄酒，又說快點把他殺死了的好。去會了會院長，院長也驚呆了的樣子。

‘真的不可思議。完全是個怪物！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人！’說了後好笑起來了。

“於是，到第二天的那晚上，Y還沒有死。又到第三天了。那晚上我到病院來時，阿絹把病院開來的帳單給我看，問我怎末樣才好。我拏來一看，手術費和到今天止的入院費，總共四十多元的意外的金額。我以前也不是沒有想到，但一時也覺得不容易。一天一天的生活都不容易過去的Y君，怎末能夠拏得出這許多錢來。雖然這樣說，但以前早已知道了的，這裏並不是慈善病院也不是養育院，不能不要費用的。結局我去會那個病院長了。

“病院長的博士，是個矮小的身材，腹部突出來了，體胖的四十多歲的人。眼尾畧向下垂的圓眼睛，大有憐憫人般的樣子，撫着似有似無的薄鬚。我很率直把Y的家計的困苦情形說了。並告訴他現在無論

如何，不能照帳單上所要的拏出錢來。作算延長，也二三日內就要死的，請求他把帳的清算暫等一等。博士聽見了後，急把雙眉湊攏起成八字，

‘這樣的拏不出錢來的病人，爲什麼抬到本病院來？’這樣的質問我。

‘但是，先生，人到了生死關頭，沒有躊躇的餘裕，想有錢沒有錢了。’

‘但這裏不是施診病院咧！’

‘那是知道的。老實說罷，我料不到那個人會這樣的兩三日不會死。這裏的醫生也說過了，最遲那晚上就會死的。但出人的意外，先生不是也喫了一驚說，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人麼？’

‘那當然要吃驚的。但是不能因此便有施診的義務。’

‘誰說要求你施診？不過望你等到那個人死了後再算。到那時候，那個人也有四五位朋友，和他們商量看看，總可想點方法。我決不是辯理。不過把那個人的可憐的情況告訴你，求你個人情，不過求個人情。’

‘誰都說醫仁術也。引了這樣迂腐的文句來攻擊醫生的不近人情，但醫生每天接的無數的病人，一一要對他們同情時，醫生怕要餓死了吧。’

‘那也不錯。不過那個人的病院用費望你暫延一個期，先生的生命不見得就會生出意外吧。’

‘你是打算來和我辯理的麼，你要講情延期，就要用講情的話謙虛的說好話。那麼我也不見得全沒有人情講的。’

‘那末我就代那個可憐的家族向先生講個情，請先生先把帳單的清算暫延期一下。’

‘那沒有法子，就這樣的算了。’

‘實在感謝了。那末，先生你看，那個病人到底還可挨幾天的生命？’

‘那不曉得。’

‘如果到底沒有希望時，不早一天死，真的沒有法子。假定有癒治的希望。但要兩三個月住院時，也還是早一天死的好些。因為多一天就多要一天的費用。他的境遇是一文錢都沒有的。這一點望先生諒解諒解。’

‘那個病人原是沒有恢復之望了的。一點都沒有加以治療。那個是病人的女兒麼？守在傍邊的？’

‘是的，他祇一個女兒。先生看中意了麼？’

‘不是這樣說法。不過問一問。哈，哈，哈！’

‘哈，哈，哈，’我也笑着離開了院長室。

“三日，四日，五日，過了一星期，這個奇怪病人還沒有死。並且不斷地由咽喉嚙取牛乳，雞蛋，和葡萄酒。自己想死，別人也祈望他早一刻死，但還是死不了，祇把半生不死的殘骸拖延時日的人，再沒比這樣的人更難看的更慘痛的了。病院也當他是個討厭物，每天也不很來診察了。想一盅水，叫叫看護婦也完全不見她的影子。這還可以說是沒有法設的。但最難堪的，就是妻女的冷淡。Y夫人最初的時候，咕噥了許多不平的話，但後來作算丈夫如何的怒她，如何的踢她，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了。她和女兒交代的到病院來看護，——說看護不如說守衛吧。但我曾由電車窗裏望見Y夫人赴病院的途中，在布疋店前停住足，癡望着店頭的裝飾。女兒還是女兒，時常都是滿塗着白粉，很時髦的打扮着，望看在廊下走過的醫

生們，用奇怪的眼線送情。因為這個緣故，事實如何雖不知道，但在看護婦們裏面就起了奇異的謠言。她們除等父親死以外，沒有事可做了。所以很無聊的覺得日子難過也說不定。

“二星期。三星期。既經換了月，到五月了。病人還沒有死。病院那邊再忍耐不住了，宣告放逐了。到了這回，我也無從抗議。病院方面已經看定了這邊沒有錢，不馬上逼起要算清一切用費，已經算是很慈悲的了。

“Y君由病院抬回家裏來後，就在企圖自殺的外樓睡。當然沒有來看的醫生了。但過幾日，還沒有死。身體暫暫的憔悴起來。受了傷的隻目也完全不中用了。但槍傷和腹部的傷痕却漸漸的平癒了。因此我不能不老實說，我對他也漸疎厭起來了。不耐煩了。這樣的驚動了人，但總不死，太把人當傻子了。所以我祇每十天一回去看看他，但我每次去看他，他還繼續着呼吸生存着。到後來我也不覺驚奇了。我想，他這個傢伙怕比我還要後死吧。常當傻的這樣了。

“過了五月，又過六月，到七月來了。那個怪物還

沒有死。不單沒有死。有一天我坐着電車在他店前走過時，叫人驚呆的，就是頭像接木法般的插在頸上。頸部不會動的纏着綳帶。他走出店前，坐在掛鐘的柱下，很疲勞的靠着柱，瘦得只有骸骨了的樣子，瞬着隻眼呆呆地在眺望街路上來往的行人。

“「啊呀！啊呀！死不了的傢伙，不要臉的又會走出來了。」這樣的想着，急的覺得很可笑起來，不能不對自己笑了。想了一想，覺得世間再沒有像那樣的悲寂，那樣的可憐，那樣的慘痛的樣子了吧。但雖是這樣說，我總覺得有種說不出來的滑稽，因此笑了。你想什麼緣故？

“再過了兩天後，接到 Y 君祇有最後的一點氣的報告了。吃了一驚，這是因為 Y 君的念頭幾乎完全沒有了，受了刺戟吃驚的。人類真是奇妙的東西。到這時候，覺得 Y 君以那種狀態不能生存一個年頭，又覺得有點不滿足般的。但距自殺之日，是第九十七日了，生存着幾滿百日了。結局我跑去看了。他的夫人和女兒在哭着。到頭真的死了。但沒有醫生替他寫死亡診斷書的。因此，我想起四五年沒有會面的舊友來

了。跑去訪他，把事情明白說給他聽，拜託他。舊友馬上答應了。但想，不好寫自殺吧。兩個商量了許久。結果，當他是像餓死了的，病名寫營養不良。

“葬式雖樸素，但也很嚴肅的做完了。其實葬殮費用完全沒有。我把這預算得很緊縮的費用，由Y君的朋友約十人分開負擔，作贈寄香儀或奠儀，跑去向一個一個的拜託。但預定有三元的，祇送了一元。預定有二元的，祇送了五角錢。其中完全拒絕的還有兩三人。但東扯西糊的，棺材錢和火葬費却籌出來了。”

Y氏的話就這樣結束了。

“真的若聽那個Y自然的生活下去，不知要到八十多歲或一百歲。真可怕的生存力！但用自殺這樣笨的方法殺他，是很可惜的。像這樣的人，送出去打仗看看。那真的一個人可以擒十個捕虜。一定當先鋒飛上敵人的炮台上去，立堂堂的戰績的！想到這一層，覺得真的可惜了。”

一九二五，三十一，於武昌

最後列車

(一)

M先生今朝很早就出門了。半舊的反領西裝配一頂氈帽。紫色的小包袱挾在脅腋下。眼睛望着足下的靴頭，的的嗒嗒地急跑着走。

啊！先生，這樣的早呀！

將要出村口的地方，他聽見這樣的呼聲，驚着忙翻轉頭來看。由那邊田間道上担着鋤頭來的是鄉里軍人會會長，並且在這村裏很有名的喜歡勞動的人。

“這樣早出門，到什麼地方去？”

“——有點事……到K市。”

先生格格答應得不很爽快。

“這末早就出門嗎？”那個男子再說了一回時，先生覺得自己的事從頭至末都給他知道了似的。

“看事情如何，也想順便到東京走一走。”先生把事件的真情都說了。

“到東京！”

“唔，學堂用品有些要買的。……”先生有點慌張，紅着臉含糊着沒有完全說下去。但對手方却沒有留意似的。

“東京，偶然走一走也好。那麼請罷，”他鞠了一鞠躬走過去了。

先生像安心了的，呼了一口氣。他想不要再遇着那一個，再開始急急的走。

通過了R市，入了N村，時間還很早，路傍的茶店的女主人還是才起床的不嚴穩的裝束在開店門，除早晨駕出去的馬車三四輛，由他後面追過了去外，道上沒有一個行人。

路傍有一個小塚堆。由一個石菩薩站着的地點，有一條小徑向右邊分路。他來到這裏，停了足，把時

表取出來看，還是六點過了一些，躊躇了一忽，到後來漸漸決了意的樣子，跑進那條小徑上了，在枯桑的田間，傾斜的蜿蜒上去的小徑，把他引到一個山崗上的小村裏來了。

這小村的村口，有一間用竹葦蓋頂。傍邊植有小雜樹林的貧窮的農民的屋。他到這屋門首來了。

“啊呀！先生！”這時候，恰好在屋簷前打開雞籠放雞出去的農婦高聲的說。先生的目尖很長，眼沒縫的在微笑着。但又怕四面的人聽見的樣子，低聲的，

“有些事順便來的。覺得太早一點，……”

“是，是！來得很好，少爺真的愛早起，已經起來了。是的，請到這裏來。”農婦用很噪急的調子說着，阻他不要進那間沒有敷三合土的房裏去。

“不，今天不能像平時般的久坐在這裏。真的要
到別處去，順便來看一看的。”

“到什麼地方去？”

“啊，想到Y市去。”他說謊了。

“但是許久沒有來了，喝點茶罷。也得抱一抱少爺才是。請，請！”

“真的不能久坐。就在這裏站一站。——他已經醒來了嗎”他在門首簷階上坐下了。

“真的這樣急嗎？這樣急的要去？”農婦很不納意的說了後望着灰暗不明的房裏面，

“美兒！亞美兒！抱少爺出來！”農婦聲音高急的叫了一會，出來了一個背小孩子的十二三歲的女兒。她從女兒背上把小孩子抱取下來，小孩子急的哭了。

“啊！乖乖！乖兒！”她哄慰着他，“看！少爺！爸爸！少爺的爸爸來了！看！不要這樣的哭！爸爸！少爺的爸爸！”

他的視線超過農婦的肩偷望着小孩兒。他覺得這樣幼小的也是很可怕的樣子。小兒漸停了哭。很美麗的澄清的眼睛圓圓的睜着，不轉瞬的望他父親的臉。

“是麼！這是爸爸！少爺的爸爸！是爸爸！你看！”農婦繼續着說，把小孩子抱透前來親近他，差不多觸着他的鼻尖了。早晨心地歡樂的小孩子的那對瞳子不住的流動！張開口“啞啞”的笑。

“呵，呵！認得爸爸了嗎？喂！看！笑得這個樣子！”農婦把小孩子送到他手中來。他用很不馴熟的手戰戰兢兢的接抱過來，他不知道哄小孩子的方法，只把他搖抱了兩三下，小孩子望着他的臉繼續着「啞啞」的笑。本來是不足月生下來的，發育不良，身體很弱的小孩子；但近來色也白了，胖起來了，比從前抱的時候更重起來了，在雙腕上，很明顯的感着他的重量。

“好重！像很壯健的了。”

“唉，近來身體壯健了許多。你看多體面的少爺喇！雖然在這樣骯髒的地方，但是血統好的還是一樣的好，我對他們都是這樣說。”農婦的話像是恭維他，其實自誇把小孩子養轉身來了。她站在榜邊，愛得敵不住的樣子，湊近來看小孩子。

“啊！啊！說說話看看！和少爺的爸爸說說話看看！”農婦又在噪着。

他很歡喜地微笑着凝視小孩子的臉。他那眉眼邊和口邊完全一樣的像母親雪子。他覺得抱着小孩的雙腕漸次的吃力了。到了四十五歲才初經驗的，這種不可思議的愛情像潮水般的向他的全身湧了上

來，他到後來像忍耐不住的樣子，忽然的把唇押在小孩子頰上了，小孩子像給他的鬚刺痛了。

“呀呀！”的哭了。掙扎着想離開他。他慌起來了，又抱着搖了兩三下，但更把小孩子激哭了。

“呵！失敗了！失敗！”先生苦笑着把小孩子交回給農婦。

“呵！呵！乖乖！乖乖！”接抱了小孩子把乳房給他啣着的農婦，用才收斂了笑容的眼睛望着不好意思的紅着臉的M先生。

“肚餓了。還沒有給早奶他吃。”她用辯解的口調說。

他取出時錶看，時間已經逼近了。他對農婦說，回來時再來看看也說不定。說了後站起來要走。

“真的麼？那末回來的時候再坐坐，少爺！爸爸回去，爸爸，再會！再會！”農婦抱着小孩子送出門首來。小孩子用他的滿含着淚的眼睛凝視他。

(二)

過了三十分鐘後，M先生坐在上午七點由H市出

發的三等火車車箱裏面的一隅了，他呆呆的睜着眼睛，他的眼前站着一個蕭條的野山。但先生像沒有看見什麼。他只在交互的描想剛才看了來的可愛的小孩子的臉。

過了一刻，他在坐席上轉了一轉身，把後頭部押靠在車欄上。頭微仰着，不動的閉着眼睛，等了一忽，忽然的驚了起來，把眼睜開。他嘆息着呼了一口氣後，又靜靜的閉了眼睛坐下去。

他的額很白的在發亮。目眉極秀，鼻的格式也好。紅潤的唇。——他的美貌使他比他的年齡越顯得年輕了。但是他那兩鬢疎疎的混了許多白髮。他的臉和身體全身的周圍很濃厚的纏着老年的色彩了。

不拘他的年齡如何，現在他的胸中還有個秘密的戀愛的思潮在作旋渦的迴轉。

過了四十，近五十歲了。人生之“秋”的時代已經過了，可以說是達到“冬”的時代，還會遇着這種興趣；他自己也完全沒有預想到的。

“真是不可思議的！”他不知不覺的嘆了口氣。他的思想浮泛到初和雪子相遇的那天的事了——

……幸還是不幸呢？生來是特殊的美貌所有者的他，由十五六歲時起至最近止，其間全為女性狂的生活，他的生涯中經驗過來的戀愛數不清楚了。他由他的美貌和比美貌大二倍的才氣迷惑了玩弄了許多女兒，也誤了不少的女性的一生。但他自己的命運也不能不隨着戀愛而狂亂了。抱有為之才，作小學校的教員，在山村裏找着最後的安身地點時，他對世事早已完全疲倦了，同時對女性也疲倦了。沒有妻沒有子的他決意做一個溫厚而忠實的小學校長，靜靜的在山中送他的殘年。

但是在這時候跑到他面前的就是雪子。

連他算進去，教員只有三四個人的小學校。方從市立女學校畢業出來，就到這學校來的雪子，那年只十九歲，完全是個小孩子。離開父母，離開朋友，被派送到這山裏來，免不得感着寂寞；常靠着教室的窗欄，一個人在啜泣。

“爲什麼呢？又在思家了麼？”他溫柔的微笑着安慰她時，含着淚的眼邊浮出害羞的微笑，輕輕的把臉隱藏在窗帷後了。他看見這種嬌態，更覺得引人憐愛。

她是和母親很寂寞的在姊夫的家裏養大的，除了不很親愛的姊姊外別沒有兄弟。在這世中，她別無可依靠的人了。這種身世的敘述，未嘗不使他感動。她有一個伯母，住在東京。如果做得到時，她想到東京去學習美術畫。她用很誠謹的把她的私望通通告訴了他。

“寂寞的時候，到我家裏來逛逛。”

“唉。”她喜歡的點了頭。嗣後她常去訪問他，繫着紅色的衣帶和穿裙的風緻又不相同。像人家裏的小姑娘般的跑了來。租了獨立的一間房子，在度不自由的繃居生活的他，覺得替他整理一切家務的雪子的姿態對他的孤寂的生活加了許多色彩，對他的無聊的朝夕也把牠歡樂化了。

雪子是沉默的溫馴的女兒。但有時候又完全錯認了她般的很活潑，像小孩子一般的玩耍。她的性質原是很伶俐的天真爛漫的。因為境遇所迫，變成很弱感的，想伸展的地方也不敢伸展了。她現在發見十分可以信賴的人，就完全把自己交給他，對他盡情的撒嬌了。

“可愛的小姑娘！——”他竟取笑般的這樣叫他了。但實際的說，他對雪子的愛裏面發見有從未曾經驗過的對女兒般的感情。他覺得自己是已經頹老了的，但還是有不能像父親對女兒般的惡性的血——在長期間內睡眠着的血。他覺得這種血漸次的蘇醒起來了。雖然不算是個美人，但她的傾斜着的整齊的肩膊，會使他回想到二十年前曾戀愛過來的女人。這個女人在他心坎上留了個難忘的印像。這個女人是他在東京讀書的時候常來往的先進同學的第二個女兒。她把誠實而熱烈的愛奉獻給他了。但他對她也和對其他的女人一樣的玩弄了她的身體後就冷淡的把她遺棄了。她的深情還存留在他的心裏。現在對着雪子的情景，正和那時候的一晚上，對着那個女兒一樣，這種回憶竟把那種感情挑撥出來了。

“那不行！”他自己開始警戒時，但已經遲了。對着很親熱向他接近的雪子的幼嫩的心和身，他的自制力終不發生效力了。

他覺得和年齡不適合的罪過很可恥，又很後悔，地面上若有孔穴時。他馬上就要鑽進去了。但第二天

早上坐在他面前的雪子竟像沒有那回事般的，嗣後她不像從前那樣的頻頻到他家裏來訪他了。說“可愛的小姑娘”的心裏面竟準備着有實行那件事亦不要緊的那種戀愛，這完全出乎他的意外。到了這種年齡還會領受花般的年輕女兒的愛，他真夢想不到的，她是思想堅決的小姑娘，衷心的真誠的思慕他，戀愛他。

(三)

新生之火，恐怕是他的生涯的最後之焰，由灰燼中再燃燒起來了。由他的外貌看來，較諸四十五歲還要年輕的樣子。但他的心比四十五歲的年齡還要衰老了。他也常感着她的年輕的生命之力在他的衰老了的心裏未常不是一個痛苦的負擔。還有使他更難堪的事，就是不知在什麼時候她的身體已變為不尋常的身體了。

“有點奇怪喲！我不知怎麼樣才好。”她在羞恥和恐懼的裏面顫動的哭着把這件事明白的告訴他時，他感着不少的憂恐。他的長期間的戀愛經驗中。像這

種事不止一回兩回的了。他決不是對這種微小的事件會驚恐的怯懦的人。但這叫他自己也覺得很奇怪的會變成這樣怯懦的萎頹起來。他覺得這件事完全沒有方法處置了。到後來他決意把這不足月產下來的小孩子附托N村的農家。把雪子送到東京去。這些籌畫和奔走，在他已經算不少的勞苦了。但事情的一切終不能不給村人知道了，幸得村裏的風俗，對這種事情的處置比較寬大，並且他在這村裏是個信用很深的人，所以沒有人把這件事當做一個問題出來和他爲難。雖然沒有那一個向他詰難，但他的良心已經很酷虐的向他詰難了，他從來是沒有這種自責的。他對女人無論做了如何的壞事，他都覺得很平常的不算一回事。但這回他不同了。侮弄了一個人家的女兒，並且使她生了小孩子——不是僅僅這一回事嗎？他也想恢復自己固有的勇氣；但是他的心裏面像有件什麼東西不許他把這件事平淡的看過去。睡在產褥上。仰着蒼白的臉；凝視着他的含淚眼睛，——像乞憐般的哭訴般的眼睛，對他的靈魂深深的下了一刺。對她造孽了！太對不起她了！他衷心對她謝了罪。

但她別沒有對他抱恨的樣子。不單不恨，並且怨哭她的命運，——不能不和他離別的命運。悲戀着，差不多臉面都還沒有認清楚，就把給他人的小孩子，到要出東京的時候，她逼着他無論如何要帶她去見小孩子一面。但他終沒有答應她。他想過去的事還是乾乾淨淨的收拾起來，一切把牠忘了去的好。他代她祝福，完全更新的，再開始她的新生活。但是離別了後，雪子還常寄信給他。他接到了這些頻頻寄來的桃色的小信封時，常一個人在惆悵。她的信裏多是這樣的口氣。

“想不該寫，不該寫。但還是禁不住要寫。望你允許了我這一回，並且望你，一兩句也好，給我一回信罷。”她這封信說幼稚的確是幼稚，說空想的確是太空想的心情了。但到底她的純潔的愛情還是把他的心感動了。

“——先生，你今天在做些什麼事？我今天把沒有櫛沐的頭髮洗好了。只有頭髮，是和從前給人稱讚時一般的美麗。但是自那回以後，也脫減了許多了。自那個小孩子生下來後，至今日恰恰一百零三天，和

先生相別也滿七十天了。——那個那個兒子也還壯健麼？我每看見別的小嬰兒，就禁不住要思念那個小孩子。……」讀了她這樣的信，覺得她很可愛也太可憐。同時又覺着一種苦惱。他想到不知在什麼時候；在那個小女兒的心裏面覺醒了的一種很強的母親的奇跡。同時也留意到自己的心裏面的一個父性也完成了。他對京一，——這是小孩子的名，雪子因為自己就要到東京去生活，她托他要取東京的「京」字做小孩子的名，做個紀念。——的愛念和對雪子的愛念互相平行，一天一天的強熱起來了。一面雖覺得這種可恥的過失的記憶是一種痛苦，但也不能不常常跑去看那個小孩子。原來只當他是個「罪惡之果」的坊者，現在他明瞭的感知是在他自己腕中的「愛之結晶」了。

但是預期着的運命出人意外的早到來了。雪子的婚事由她伯父決定了。專斷的把她的婚事決定了的伯父，不容她有如何的嘆愿，如何的哭訴。沒有法子，結局她一切聽之運命，決意出嫁了。未出嫁之前，雪子來了一封信給他，信裏說，無論如何要和他一

面。她信裏又說，她只有這個最後的請求，望他答應她。他接了信後，躊躇了幾回。最後他秘密地跑出東京來了。他在Y市一個私立女學校當教員的時候，曾教過一個舊女生，名叫貞子的，偶然的和雪子也是個好朋友，並且貞子又恰好住在雪子的家裏附近。有了這些機會，他就在貞子的家裏和雪子作自村裏別後的最初的相會。雪子跑進房裏來看見在等着她的他時，

“啊呀！先生！”只說了這一句，身體像崩倒下去般的坐下來。含着淚的眼睛凝望着他的臉，很親戀的很歡喜的和他相會。……

貞子退出去後，雪子飲着眼淚把自己的悲切的定婚的經過說了出來，粗鄙的，庸凡的，無教育的，沒有實力的全無所取的低級的官吏，——嫁給這等人爲妻，比死還要難堪。

“但不能這樣說的。結了婚後，愛情自然會生出來的——”他說了許多這類的話去安慰她。但愈安慰她，她愈像小女兒般的不住的啜泣。微微的顫動着的細肩。還沒有給衣角遮掩到的鬢眉。看見她那種慘傷

的樣子，他的心上登即覺着種疼痛的鞭楚——她會陷於這樣的運命，他痛切的覺得完全是自己的罪過了。

“這樣的不情願，那真沒有法子。”他說了後，但他又怕她說，“請你代想法子，我只照你所說的，……”這一句來時，如何好呢。他對這個女兒的生涯，自己覺得再沒有負全責的餘力了。

“已經決定了的，此刻再想不出什麼方法來。總之男人那方面又很熱心的希望你。你還是將就去看。我想決不會有什麼給你難過的事。”他只能再用這種無力的慰詞。以外再沒有方法了。

但她把想哭的哭了後，她的氣像安靜了許多。到她和他要分別時。

“怎麼樣？身體怎麼樣？”他問了後，雪子很悲寂的笑着。

“唉，早好了。那麼，京一的事拜托你了。那個小孩子身體還好嗎？”她到這時候才想到京一的事來了。“伯父和他們都當那個兒子死了。真的那個兒子太可憐了！”她產後經了許多辛苦，還沒有完全恢復

她的健康狀態。她那蒼白的頰上，再流着清淚了。

“那個兒子我負完全的責任。你要把那個兒子的事，——從前一切的事都要把牠忘記，做一個新人，開始你的新生活！”他像對自己的女兒般的溫和的叮囑了後，雪子也很溫柔的笑了。

(四)

雪子就這樣的結婚。他也呼了口氣般的安心了。但同時又覺得有一個重要的東西給人奪去了般的。雪子嫁了後還不斷地有信寄給他。“先生！不，不是先生，是京一的爸爸！我望你容許我又寄了這封信來給你。我也不望你的回信，只望你容許我在想寫的時候寫這封信吧。”她的信裏是用這樣的口調寫的。她信裏反反復復說的無非是對沒有一點樂趣的，比他所想像的還要不幸的結婚生活的怨言。最後，她又把同在山中學校時代的愛慕的追憶重提出來。“不管世間這末樣說，不管人們怎末樣的批評，我覺得還是在先生傍邊幸福些。”信裏還有這樣的文章。讀了這封信，他覺得現在還把一切交托自己而不悔的她的可憐的

戀愛的心情很透徹的浸滲至自己心裏來。他對她這封信不加何等的明察與反省，他竟覆了封信給她。那封回信並不是直接寄給雪子，是托貞子轉交。在那時候，雪子對回信是不能滿足的。她說：只一回，無論如何要他會一會面，“不行那了不得！”他很堅決的把這個念頭打消。但那個難克制的靈惑還是存在着。他也想，只一回，真的只一回！所以他又偷偷跑到東京貞子家裏來了。

“啊！多好看的夫人了喲，我真認不出來了。”他故意快活的用說笑的調子說。雪子不好意思的紅了臉。她那對仰視着的很親戀似的眼睛裏面，滿蓄了眼淚了。但她並不是像信裏所說的那樣的悲慘的樣子。血色比從前好得多了。做了人妻的落着的態度中還有點嫺雅的樣子。他看見這種樣子，有點失望，故意的說笑般的，衝口而出，說了這兩句話。

“先生只愛說那些話。——”她的眼睛像想說這一句般的望着他的臉。——像很恨的，有時又像很惱的望着他的臉。

“好容易會見了先生。我覺得異常的歡喜。但先

生沒有一點貼心的話對我說。我想說的話也沒有說。——”後來雪子寄了一封這樣的信來。見了一回後，他們間的愛情越發難斷了。他再次的跑去會她了，最初一回，像受着那個女兒的愛的羈絆，勉強去看看她的。但這回是把身心的全部提交給她。他不能否定在戀着她的自己了。他受着煩惱的戀情的攻擊常一晚上完全沒有睡。到這時分，還有這樣的情熱，到底從什麼地方生出來的呢？自己也覺得很奇怪。他的生涯中所經閱過來的戀不知多少了。但有一個能夠像這回的戀愛般的誠實麼？至今想起來，從前所有的戀愛雖有程度之差。但都不過是個遊戲。他從前所嘗過的是被戀愛的心的痛苦，他可以說完全沒有經驗過。在對手方面縱有以生命為孤注的戀愛，但在他，只當牠是唇頭的懶懶的一笑。至這回他才知道真的戀愛。由衷心裏發出來的戀愛。他也是這回才嘗到戀愛的苦悶了。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子！——他這時候，抱着滿腔的情熱，常常回顧着自己在嘆息。

不知什麼緣故，從來每個月雪子一定有兩三封信寄來的。但近來竟斷了消息。自己連寄了兩三封

信，不見回音。他寄來的信無庸說是間接的，常寄到貞子那邊，由貞子轉交給雪子。他懷疑貞子沒有代交給她，因寄信去問貞子，貞子回信說，的確交去了。他更覺不得要領。他起了種疑慮。不是患了重病麼？抑或自己的關係給她的丈夫知道了，起了什麼困難嗎？但是如果有這些變化。最少總有消息通知貞子的。那末，她急的變了心麼？想和自己離開了麼？

最後的疑慮把他的心晦暗起來了。但登時又反想了一反想，能夠這個樣子好些，能夠離開的好些。他想了後，很悲寂的笑了。

雖然這樣想。但是不明不白就分開手，他總覺得有點難堪。並且還有京一這個兒子，——作算要離開，自己和她中間已經有了小孩子的，也不能這樣容易的就離開的。作算要離開，以後彼此變成沒有關係的他人，也要再會一會面，把小孩子的事商量妥後，爽爽快快的離開的好——

這麼樣的想着，M先生又向東京出發了。

正午又過了些時刻，到了S車站。M先生即刻搭了往V地的電車。到了V地的十字路口，下了電車，

貞子住的地方離這裏有一里多路。在紛亂的小街裏面，十二月杪的街市，來往的行人很忙亂的絡繹不絕。各家門首都裝飾着松木竹葉。含着塵埃的風愈把朦朧的月色迷亂了，吼號着一種寒音。突然由山裏出來的他，看見這種狀態，眼睛都暈眩了，到後來好容易才找到了貞子的住家。貞子的住家在街市親空地的後頭，他在途中已經走錯了不少的路。

星期日，恰好貞子在家。她望見他意外的來訪，吃了一驚。

“啊呀！先生！”她像平時一樣慇懃的迎他。

貞子比雪子大七八歲，快近三十歲了，還是獨身。她在這家主人的住家樓上分租了間房子。在下街的某公司裏當打字機主任。

他給她招待到樓上的房裏來後，呼了口氣後，盤腿的坐着。光線很好的一間六張土蓆的房子裏，窗下擺着一張小檯子。檯上雜亂的放着化粧品的玻璃瓶，硯箱，和幾本婦女雜誌。壁龕裏面擺着一張琴，琴面蓋着一幅美麗的洋紗。琴下邊擺着一個像由勸業場買來的廉價的花瓶裏面插着一枝寒菊，靜靜的放出

一種清香來。

由下面把茶具搬上來的貞子，伸出充了血的很腫的手倒茶給他喝。

“學校已經放了假？”她略抬起她的眼望望他。

“是。昨天開始放了假。”

“那麼舒服了。真的你今天來得好。”貞子很客氣的說了一句客套話。

“是的，今早才決定主意來的。有些學校的用品也要買的。——”他把坐席略移動移動，才覺得洋褲子把膝部束縛得很緊，他很踟躕的坐着喝茶。他又擦着洋火吸烟。他的比什麼還重要的事就是想聽見雪子的消息。但到這時節，很奇怪的不能輕鬆的說出口來。貞子對他們倆間的一切事情都很詳細的，可以說是他們倆的愛的保護者。替他們很有力的謀了不少的便利。但他總覺得她常有嘲笑的視線向他投射。她那視線好像在說，“先生算了喲。隨便的丟開手罷。”他覺得她這種視線比什麼還要可怕。

今天的貞子也覺得很不安靜似的。是心理作用麼？她今天和從前不同，有一種很冷淡的樣子。並且

他還認得她是在努力着裝出一種笑顏來掩飾她的冷淡。

想把無趣味的沉默混過去，他們作了些無意味的會話後，

“雪子那邊有信給你沒有？”貞子那方面先開了口。

“不，近來見得沒有信來。”他說了後感着雙頰發熱。

“哎呀！一點消息都沒有！”

“唉。”他用無氣力的調子說。“不是生了什麼變故嗎？”

“這真奇怪喲。近來我這裏也沒有得她的消息。前三四天我到 I 街去找她來，據他們說，十天前搬往 S 街去了。她住的家已經租給別人了。”貞子用不流暢的調子吞吞吐吐的說。

“搬了家？她新搬的家的住址也不通知我們麼？”

“唉。沒有通知。雪子真的不知在幹什麼。”

“那末，真奇怪了。”他一邊說，一邊凝視着貞子的臉。貞子忙把視線避開。在這瞬間，他心裏起了一

種奇異的感觸，

“近來她們那邊怎麼樣？——他們的家庭怎麼樣？”

“別沒有什麼的樣子。是的，我最後見她是在兩星期前。看她是很高興的。”貞子低着頭，低聲的繼續着說。“她像漸次的感知幸福了的樣子。”

“唔！要這樣才好。”

重重苦悶的沉默又襲來了。

“前一次，”他等了一會又開口了，“那封信替我交給她了麼？”

“的確的交給她了。”

貞子所說的完全是前後矛盾的話。但他又不便向她質問。他覺得自己是無所憑依般的。不得不默殺下去了。貞子像想說什麼，但又找不出什麼適當的話來說。沉默約繼續了三四分鐘，樓下住的像主婦般的女人走上來至樓門首，把頭伸進來，

“真子君！有客來了。”低聲的告訴她。

“誰來了？”

“I君喲！”

“是？”貞子急的臉紅起來，現出很狼狽的樣子。不得了！怎麼好呢！——她的臉上在現出這種慌亂的樣子。

“有客嗎？那麼我回去罷。”他要站起來。

“不，不要緊。坐下罷。”貞子忙阻着他，“對不起。我下去一會。”她說了後跟着主婦到樓下去了。

(五)

下樓去了的貞子過了十分二十分還不見上來。他一個人覺得心裏很不舒服，很煩悶的，只管在吸紙烟。還是我想的不錯，雪子在避我了。她想和我分開了。並且貞子也贊成她，一切內情貞子是知道的，外面就裝做不知道的樣子。他想到這層，與其說他憤惱，甯可說他是悲哀，是孤寂。這麼看起來，前一次會見她時她的口氣果然有點奇異。那時候，她已經抱了這種態度也未可知。他一邊想，一面回憶那時候的情形了。合算起來和她偷會了四次。前三次見面時雪子總很羞怯的不大說話。但最後的一回，她的態度有些變了，狠不客氣的說了許多話，她用在山村裏小學校

常用過的赤裸的調子向他撒嬌。看她很喜歡的說話了，忽然的又悲咽起來含着眼淚。他問她，“這樣的可以麼？”她說，“不要緊。”他又問，“給他知道了呢？——”她又說，“知道了也不要緊，有什麼要緊！他像木偶般人。先生怕他知道嗎？”她用自暴自棄的調子說。她忽然的又靠着他的膝，“這叫做，偷竊的戀愛喲！——像你這個人真的不行喲！”她低聲的私語着，用她的媚眼凝視着他的臉。她這種態度裏面含有能使人狂熱的分子。

“那麼，你丈夫是很愛你的喲。”

“唉。愛還是愛的。”

“那麼，到什麼時候又要生小孩子的。”他把眼皮皺了皺的笑了。雪子急的用血斯的里症的調子說，

“小孩子嗎？我不生小孩子了喲！誰要小孩子？”她氣惱的說着，出乎他意外的，她流下淚來了。……

他把那時候雪子所說的當做一個難猜的謎。他心裏反覆的思考了一回，他聽見樓下開門的音響了。客像要回去的樣子。等一會，聽見貞子在高聲的叫，“先生”。接續又聽見忙亂的履音。他無意識的抬了一

抬頭，透過玻璃窗向下邊望了一望，他看見追出來的貞子在門口和一個人說話。那個人向內面的站着，是一個穿着很體面的西裝的少年。貞子的髻髮快要觸着那個男子的胸部，很親愛的在說話。他看見這種情形，和剛才貞子的慌亂的樣子對照起來，他曉得那個男子不是尋常的來客了。他又覺得今天自己的來訪是給他們一個妨礙了。

“對不起了。”走上樓來的貞子紅着臉，微笑着對他說。

“你有客，我該去的。真的對不住你了。”

“不，不要緊。”

“不，我太不自重了。”他用一種諷刺的眼睛笑向她，“真的太妨害你們了。你早該告訴我的。”

貞子沒有聽他說這些話時，她那富有血分的臉已經很紅了。聽見他說了後更紅得厲害了。她把俯着的頭抬起來，很決意的用正經的調子說。

“先生，我這回打算結婚的喇。”

“結婚？呵！那很好！”他也正經的回答“快了嗎？”

“是的，過了年就結婚。”

“那很好。那末恭喜你了。”

“不，沒有什麼好。沒有什麼喜。不過我幾個哥哥和朋友都勸我結婚。”貞子雖紅着臉，但她終是個職業婦人，用散文般的口氣說。

“是的，女兒還是早點結婚的好。”他用沉重的聲音說。但他忙轉一轉身，把紙捲煙的盒子拿回衣袋裏去，“那麼我回去了。”

“就要回去嗎？”

“很對不起了。有機會遇見她的時候，代問候一聲。許多事情叫你費心了。以後再會！——”他說了後，很堅決的站起來。

“就要回去？那麼雪子的住址曉得了時，再寫信來通知你。”

“不，恐怕不能再見她了。我想是想和她再會一面，但還是不會的好！——是的，不見的好！本來是不該的事！”他很悲寂的慘笑了。象逃避般的下了樓梯，貞子繼續着說了許多對不住的話，他像沒有聽見。辭了出來。

出來街道上，走了半里多路，他的興奮漸平復了

下去，自己不覺苦笑起來，他想今天的自己，在貞子眼中不知映成怎麼樣一個無聊的人了。追尋着躲避自己的女人，妨害別人的戀愛，並且自己又是達了相當年齡的人。他想到這層，不能不嘲笑自己了。真的怎麼會幹出這種蠢事來！那個女人又不能永久歸屬自己的，這是很明白的事的，自己還該勸她要這樣的才對，總言之，她所取的方法是很正當的。

他想着這些事呆呆的站在電車停留場的傍邊，他的眼前飛過了幾架電車。但他並沒有意思搭電車。

“但是，——”他決意想乘電車了。他的心思忽然的又變了起來。到底不能不分別的，這是不消說了，但就這個樣子不見面的分手，覺得心理總有點過不去。無論如何，總得再見一回。她怕也是這樣想，決沒有默默的就離開了去的道理，尤其是我們倆間有了京一的。……他這麼樣想着，覺得氣惱起來了。他想真怨她不過，——怨那個任情的，全不懂事情的女兒不過。但同時又覺得她的明眸，她的蒼白的臉頰，時常放散着薔薇花香的密厚的黑髮等；在他的感覺裏再蘇醒起來。一種煩惱的戀愛很厲害的緊迫向他身邊來。

總之非再會一會面不可。不再會一回面時，——他興奮着反復的思慮。他橫過了線路，跑到停止在對面的，開向M地方的電車前，跳上車去。

I街第三條衚衕五十六番地，——雪子和她的丈夫同住的住所。他因為找這個住所，費了一個鐘頭以上。在那邊紛亂的交叉着的街路裏面走來走去，由生菓店剪髮店等小店舖相排列着的小街道進去，在一條單口衚衕的裏面，才發見了一間有樓的房子。但門上標的姓名已經變換了。他想他們搬了家。貞子說的話還是不錯。他一面想，一面很失望的想退出去。但忽然又轉想了一想，就站在那門前。

“對不起了，借問一問。——”

年老的主婦走了出來。他用恭敬的調子向她問前回住在這房裏的主人搬到什麼地方去了。

“啊！野崎君嗎？野崎君搬到V區去了。”

“號數你知道麼？”他想她是不會知道的但還是這樣的問了。

“讓我想想。是的，V區的F街，三番地，號數記不清楚了。像四十六號或四十八號。總在那一帶地方

罷。”那個主婦，出他意外的，詳細的回答了他。

“謝謝你！”他衷心的感謝她。又很急的跑到電車路口來。許多人和車匆匆的來往着的街道上還是一樣的吹着塵埃之風。萬物的音響都覺得很悲切的。傍晚的街道上已經散點着燈光了。再搭了電車的他，約過了一點鐘後，在V區的E街，一列都是槿籬的，很寂靜的路上了。三番地第四十八，——他反覆的默念着，很注意的檢看左右兩側的門燈。他很熱心的走着找了一回。但是橫卷過了後，又一條橫巷般的街路，很亂雜起來，並且號數也不循一定的順序，變來變去，很難找的。

但終給他找着了。

“四十八號嗎？在那邊啊。”過路的人告訴他時他反覺得愕然的。他放輕足步近門前，偷望了一望，真奇怪了。門燈上的姓氏和他所找的完全不同。

四十六號也未可知。他想着又在附近找了一回，漸找着了。但看了一看。還是不對，他昏亂起來了。呆呆地站着不會動。四十八號？怕是我聽錯了。或者是八十四號罷。他這麼樣想着，再找一回。但在那邊，還

找不出他想找的人家來。

“野崎？有這一家嗎？”他站着問了一家煙草店的人，煙草店的主人因為他偏着頭思索了好一會，“什麼時候搬來的呢？”

“約十天前搬來的。”他用疲倦的調子說。

“哈，哈，哈！”他意識昏亂了般的停住了足，“謝你了。”但他鞠了一鞠躬，無目的地又開始走路了。

深黑的大空中，嚴寒的晚風在狂吹。明亮的燈光和歡樂的笑聲一同由家家緊閉了的門隙裏流漏出來。這些現象叫他想及和暖的家庭，使他想像到年輕的夫妻守着一盞寒燈度此寂靜的一夜。

回去罷！——他走出那條橫巷的角上時，站着低聲的對自己說。給塵埃的風吹着，半日間煩忙奔走，他的精神疲倦到極點了。他覺得自己的眼前，常現出給一切遺棄了的自己的可憐的姿態。無力的苦笑又浮上他的唇來了。

你為什麼幹這樣笨的事！這樣熱心的走着找她？作算就找着了；你說為什麼事找她呢？找着了有什麼益處呢？——他的精神冷靜了。他嘲笑着剛才的痴

夢，拖着重贅皮靴，很疲倦的向着來時候走過的那條路上走。

(六)

到了S停車場的時候已經過了八點半鐘了。趕不上八點二十幾分的火車的，他不能不等十點前後的最後的列車了。

他跑進停車場前的一家小菜店裏去，一點一點的在慢飲着威士忌酒，喝到臉紅以後，纔出來。但還不容易等到開車的時間。

“以後不容易有出來東京的機會了罷。不，決不出來了！”他這麼想着真的有點不忍即刻離開東京。他在停車場附近躑躅了一回。他無意中發見了一家玩具店，他跑近去買了兩三種玩具。

M先生搭了九點五十分的最後列車。他呼了一口氣，嘆息着把他疲倦了的身體投靠在車箱裏的靠椅上，不動的閉着眼睛。

把由今早起的事情想了一想，覺得今天這一天異常的長久。他覺得在這一天內像經驗了他一生涯

的事情，因此想剛才那樣熱心的探訪雪子的家的自己和現在的自己完全是兩個人。剛才那個人不是自己，是別一個人罷。他的心冷息下來了。沒有遇見雪子，固然是一件很抱憾的事。但他再沒有責備她的氣力了。要這樣才好。她是很聰明的潔身引避了。還粘戀着追尋她的自己才是不對的。——肯定一切的冷靜的心和悲楚的疲勞之感混在一起，充滿着他的胸裏。

火車開始展輪了。他把頭靠着車窗，通過玻璃窗扉，眺望着漸漸遠離的都會的燈火。他又想到形影在那都會裏消滅了的雪子來了。但他心裏是這樣的替她祝福。

“望你幸福地度你的生活！——”

他再閉了眼睛。火車的動搖，身體的疲倦，和微醉使他昏沉沉的睡下去了。

在這昏昏沉沉的意識裏面，他還是浮想到雪子的面影來了。他覺得雪子的面影是已經攸遠的。——跟着雪子的面影，從前的生涯中，愛過來的女性面影再在他的眼前浮現出來。年齡不同的，階級也不同

的。那些女性各以某時某日的固有的表情和姿態，順序的幻現出來後，又消失了。有一個女人很猥褻的向他狂笑。有一個女人把袖掩着面飲泣。有一個女人用像燃燒着般的眼凝視他——這些面影幻現了出來後，即時又消滅了。惟有裏面的一個，是二十年前學生時代戀愛過來的先進同學的第一個女兒，她的和雪子很相似的面影——不很愛說話的溫馴的女兒，恨恨的含着眼淚的面影，無論到什麼時候總不離開他的眼前。

這個面影恰恰像兩重相片般的和另一個同樣的面影重合而爲一了。他這樣的幻想，不知什麼時候又變成雪子的面影了。這是他三十年戀愛生活的最後一回的，也是最初使他覺悟到真的戀愛很柔和的雪子的面影。

“先生暫別了。我還是離開你好。因爲我是個荏弱的女兒。——因爲我不能戰勝這社會中的規約。——”雪子的悲切的面影像向着他這樣的說。

啊！雪子永久和我相離了——他沒有氣力的嘆了一口氣。他覺得失去了一切。他覺得一切像向遠方

逝去的迎神儀仗，往他的後面的遠方去了，祇把他一個人遺留在後頭。

他想着在自己眼前繼續着的一個悲寂的經過：他再嘆了一口氣。這時候在他眼前幻現出來的是京一的圓圓的美麗的眼睛。他隨後又感着壓在自己雙腕上的柔嫩的有重感和溫暖的感觸。一種不能打消的父的意識伴着一種奇特的歡樂的感情在他的心裏蘇醒起來。

一切失掉了，祇有那個小孩子還遺留給自己。他想到這一點，冷靜的微笑在他的唇上浮出來。他在描想，那圓圓的美麗的眼睛在迴旋的流動，張開小嘴，用不明瞭的發音向自己呼喊的幼者了。他又想到雪子最初出東京時候說的話來了“將來的事雖難預料。但我想能夠做得到時，我一定在東京住。這個小孩子長大了後，望你送他到東京來。”

雪子去了，但那個孩子還遺留給自己。——他心裏反復的這樣的想。

火車衝向暗空中繼續着進行。

他連思念一切事情都覺得疲倦了。昏昏沉沉的

意識漸次的被引到睡眠那方面去了。

他在三等車箱的一隅昏昏沉沉的睡着了。睡了後又醒過來。睡了後又醒過來。他那似夢非夢，似現實非現實的，朦朧的眼前，有個小孩子的清麗的眼睛頻注視他也向他微笑。

和 解

一

今年七月三十一日是昨年生下來僅五十六天就殤了的長女的週年忌。很久沒有出京了，這回因為掃墓，由A地趕到東京來。

到了上野車站，就打電話到麻布區家裏去。叫接電話的下女去請了母親出來。

“祖母怎麼樣？”我問母親。

“精神還好，但太早了些，不能出門，墓地那邊我今早去過來。”母親回答了我。

“啊。我也打算就到青山去。”

兩個沈默了一忽。

“今天單到青山去麼？”母親問我。

“也想到朋友那邊去走走。”我答了。

母親像很難說出口般的低聲的說：

“今天父親在家裏……。”

“啊。我改天再來吧。”

自己盡力地裝做一點不介意般的說，但終感着一種由屈辱而來的不愉快的表情專在電話機口的自己臉上表現出來。

“康子和留美子還好吧。”母親再詢問尚在產褥中的妻和前九天才產下來的第二個小孩子。

“都很好。”

“奶也還好麼？”

“很多奶。”自己說了後就向她告辭。

“喂，我這邊恐怕要出去也說不定，等一會請你再打電話來看看。”

我答應了後把受話機放下了。

我馬上搭了電車向青山來。在三丁目下了車，在往墓地的途中到賣花店裏買了生花。自己也覺得還早了些，就在那家店借了電話機再打電話給母親，她

說父親還在家裏。到此刻自己還是給不愉快的氣憤的氛圍氣包裹着。

今天比平日特別的想和祖母見面，因為自己覺得祖母像在想見自己也是一個原因。

去年的長女是在東京的病院生的，隔一天或兩天祖母就到院裏來看她。但是今年的女兒是在 A 地生的，祖母還沒有看過。因為天氣太熱了，並且身體不很好，祖母很想來看也不能來。但覺得她總像想見了自己後聽聽嬰兒的情形。因為自己和父親間的不愉快的關係，把一切犧牲至這樣的情況，覺得有點未免太笨了。祖母和母親不能把這個關係打破是無可奈何的，但自己也一同承認這個關係的存在；就覺得太無意識了。第一乘父親的外出，跑去看祖母，自己也覺得是醜惡的而且討厭的。

我先到祖父和生母的墳前來。伯祖父母的墳墓也在那邊。花筒裏都滿插了今早祭獻的花。我想把自己帶來的花單送到小孩子的墓前去，因把牠和帽子一同放在修剪了的山櫬籬笆上。

除特別的情狀之下，自己是有不情願在墓前行

禮的性癖的。這是在十六七年前信仰基督教時，由一種理由生出來的習慣；但在墓前躑躅中，泉下人以在其他場所不會有的切近和明瞭映在自己的心上來了。

我在祖父墳前躑躅了一會。這時候祖父在自己心裏蘇甦過來。自己像想向祖父這樣的商量：“今天我想看祖母去……”。祖父也像即刻回答我，“想見她，就去不好麼。”自己的想像——叫祖父這樣回答的想像是很自然地，很明瞭地馬上湧起來。這像在夢中會見的人一樣的有客觀性，在自己，是像還生存着的祖父般的。在他的單簡的語句中，我還感着祖父對年老的祖母的關懷。這時候由不快的心情，自己心裏雖在非難父親；但在同一的自己心裏蘇甦過來的祖父對父親並沒有一點非難的樣子。

我到生母的墳前來了。她不像祖父般的明顯地在我心裏蘇甦過來；但自己把同樣的事向她商量時，母親還是以怯懦的女性的不徹底的調子齟齬地說。我也不再和她商量了，離開了她。

我還是想看祖母去。又覺得做中間人的母親可

憐，對不住她，自己想，由後門進去，直接到祖母房裏去吧。不是在父親家裏出入，單在祖母房裏出入的；自己想這樣的辯解。但再考慮一下，要由後門進去還是不愉快的。由中門通過客廳，走到電話室前來時說不定會隔窗看見電話室中的父親。我想，由後門進去總是不愉快的。

到慧子墓前來了。墓前的花筒中也滿插着花。我把帶來的花束放在墳前後，向着祖母住的麻布區的家裏來。

我進了門。才走進中門邊就遇見在廊下吩咐下女做事的母親。母親像吃了一驚般的，但立即平復原狀，照常的問訊。自己就走向祖母房裏來。祖母房裏安了兩架電風扇，一個沒有開，一個當着她的背在吹動。祖母曲着背，一個人在用根茶匙啜冰水。

祖母問妻的事，嬰兒的事，問了許多。她並且說，等天涼些，總要到A地去看看。母親和小妹妹也來了。下女搬了糖菓和冷藏飲料進來。我約坐了三十分鐘出來。終沒有會見父親的過去了。

二

我這時候要寫一篇作品，至八月十九日非完成不可的。由夜間十點鐘開始寫，但材料總覺得很難處理。最初以“空想家”爲題，後來改題爲“夢想家。”這篇是想寫六年前在尾道獨居時前後自己和父親間的事情。自己對父親是非常不滿意的。雖說是含着由父子關係發生的不可避免的混淆着的複雜的感情，但自己覺得這個基調還是由不和睦而生的憎惡。自己口說的時候可以由比較簡單的感情，露骨的罵父親。但寫的時候，不知什麼道理總寫不下去。自己覺得是不該在自己作品上向父親洩私恨的，因爲第一是對不起父親，第二是怕自己的作品因此給人家鄙薄。

自己的心地是很複雜的。把牠寫出來看看時漸漸地曉得牠的複雜。想把經驗正確的觀察，公平的判斷；但終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充分。自己先寫了一次，失敗了。再寫一次自己又不滿意。到後來距約定的期日只有六天了，但沒有一點完稿的希望。除變更材料再沒有方法了。換過了約定登載十月號雜誌的自己

想寫的空想的自由自來的材料。像由久塞着的關門
流湧出來般的，在鈍筆的我也異常的容易寫下去了。
十五日那天把牠寫成功了。

十六日早我帶了那篇原稿出來。到郵局去寄，寄
了後搭九點幾分的火車出東京來了。因為曾寫了一
張明信片給一個友人說那篇原稿寫成功了後想會會他
到了上野站就打電話給那個友人。可是電話回答說，
那個友人到鎌倉去了。我知道他到鎌倉一定是往S的
家裏去。自己也想去會會S，就想到鎌倉去。但是身體
有點累了，精神也振作不起來，總覺有點懶懶的。後來
決定先打電話到麻布的家裏去。請母親出來接電話
時，她說，父親帶了小孩子們到箱根的別莊去了，今天
內可以回來，此刻祇有她和祖母兩個人在家，如果可
以來時就請快點來。我前接信，知道祖母在一星期着
了涼，身體不很好。因為父親這個人，他若在箱根一早
就動身，自己還在祖母那邊，他一定回來的；但決定去
了，把受話機掛上了後立即搭電車到麻布家裏來。

祖母坐在寢牀上。病狀好得多了，顏色也比較
好看，約過了一點多鐘，外面像有人來的樣子。自己

想，他們回來了哪。

下女在廊下跑着進來，

“小姐們回來了，”她報告了後再跑出去了。跟着三妹妹隆子和年小的四妹妹昌子就進來了。她們兩個說着“回來了”行了個禮。隆子望見我，臉上吃了一驚的樣子，並且有點躊躇着不知所可的樣子望着我說：

“父親也一路回來了喲。”

“好的，好的。”我回答了她。

“淑子和錄子呢？”祖母問她們。

“錄兒一路來。”

“錄兒！”昌子高聲的叫錄子。

聽見錄子在那邊說“什麼”？的聲音。

“淑子呢？”祖母又問。

“淑兒留在那邊。”

“爲什麼呢？”

“……說都要回來，父親有點不喜歡的樣子。”

“爲什麼？”

“曉得！”隆子臉上現出躊躇的樣子，“本來我都

想留在那邊的。因爲吃多了東西，昨天下痢了，所以回來的。”

淑子爲什麼不回來，按隆子所說的，結局還是不明白。但是祖母懇切的說，重說了幾次“一同回來了就好的。”

最小的錄子跑了進來。

“祖母，祖母。父親每天只管和客下圍棋，我很沒有意思的。”昌子用撒嬌的口氣說。

“爸爸只顧下棋的。阿錄沒有到過什麼地方頑去。”錄子也跟着昌子說。

“說謊！”隆子睨着她說，“你不是到乙女峠去過了麼？”

“唔，是的，是的。”錄子縮着頸伸了伸舌頭。

父親由廊下進來了。我把盤腿坐着的足改成側坐，不像是爲父親來了，也沒有到行禮的程度輕輕地低了低頭。最初父親像沒有認識我。父子二人滿二年沒有見面了。（本來有一次在東京驛側繼着父親坐着人力車由對面來，因爲路幅寬了，同行的妻也沒有看見他，所以自己並不覺得不自然的當作沒有看見的

走過去了。)並且自己不修邊幅；長近一寸的頰髭還蓄着沒有剃，所以臉孔有點變了樣子。但不一會父親認識是我了，臉上表現出說不出來的不愉快的顏色來。父親就想這樣的走出去，但只一刻間他翻向着祖母問：

“怎麼樣了？”

“漸漸好了。”祖母回答他。祇有這兩句問答。隨後是緊張的沈默。在這種情狀之下，自己常有比人加倍強的意識着，意氣也更堅強的性質；但這時候不知什麼道理，自己能夠以平穩的心情望着父親的臉了。像這樣的情形以前有好幾回了。那時候父親若表示不愉快的顏色，自己也一樣的臉色不好看。當時雖想不必這個樣子吧，但自己的強頑的性情決不允許。但事過了後常留下那種不愉快，到後來只苦了自己。

父親沈默着走出去了。

午飯準備好了，來請吃飯，一同出廳裏去了。單把我的飯菜送進祖母房裏來吃。

再過了些時，我離了麻布的家裏。

身體很疲倦的，我想怕是有病吧。想立即回A地

去，但距開車還有點時間。

要償債給神田的舊書店的，就走到神田來。想把時間混過去，暫和書店的主人談談，可是一問一答，覺得都異常的討厭。

在上野站的休憩室休息了一忽。上了火車後昏昏沉沉地不知在什麼時候睡着了。到北小金站睡醒了後，怕錯過了車站（前四五次，由東京回家時，睡着錯過了車站），不敢再睡了。

想乘人力車回自己家裏去的，走出車站時見只有一臺人力車，已經有人講定了的。

以漸搖槳到岸了的心情，一步一步地踏登自己的門階，在門首勞役着的家丁忙跑下門階來接自己的手提行李，他問我：

“老爺，身體不好麼？臉色很不好呢。”

“啊，回來了。”妻抱着嬰兒走近門口來。光線由我背面射來，妻看不見我的臉色。

“爸爸，你回來了！”妻帶點暱媚的口氣說，把嬰兒送過來想我抱她。我有點想吐嘔般的，不做聲的一直走進裏面房裏去倒躺下來。妻的親暱的心情受了

意外的打擊，摸不着頭腦的面上現出不安之色，走近側邊坐下來。

“有點不舒服，身體疲倦的不得了。”

“替你捶捶腰好麼？”

妻的心地像很不安逸。我沈默着起來到便所來。有點下痢，由便所回來，妻還在原來的座位癱坐着。我有意的稍離開她，背着她再倒臥下去。妻把小孩子放在一邊哄睡了後坐近來，想替我按腰。沈默着攔住她的手。

“爲什麼？”妻的可憐的聲音。

“總之，你莫動着我。”

“你爲什麼事生氣？”妻問。

“在這樣時候，和你一塊兒住比獨身時候還不愉快的。”

祇一忽間妻哭起來了。

在這樣時候，我也漸漸的脾氣變壞了。自己不能自制之勢，但一方又怕妻的乳一停止時就不得了。自己纔覺得去年的嬰兒不是死了的，完全是因自己的不留心殺了的，對這次的嬰兒自己有了堅強的決

心，非盡力地留心愛護不可了。因此自己就隨便地忍耐下去了。

這晚上請了醫生來。

約兩天工夫沒有起牀。

三

身體恢復了後又不能不着手寫登載十月號雜誌的作品了。這回決定把“夢想家”來改作。

描寫事實時，在自己常有一種誘惑——想把散漫的種種事件聯綴起來的習慣。這時候想出許多事情來。這件想把牠寫進去，那件又想把牠寫進去。實際上這些事情本來都有多少因果的關係。但不能把牠們單從一端寫。寫起來時，牠們間一定有不相啣接之點發生，在自己是很不滿意的。所以我不能不努力把自己想寫的事件適當的丟開。

想寫自己和父親間的不和睦的情形，更感着此種困難很多。因為不和睦的事件太多了。

其次我在前頭早說過了，借寫這些事情對父親洩私怨，我是不願意的。想及這點又遲遲不穩進筆。

但事實上自己裏面確有含有私怨的我存在，不過不是全部的我吧了。一方又有衷心地對父親同情的我一同存在。不單這樣，距今恰恰十一年前父親曾對人說：“以後不論什麼事情發生，決不爲那個畜生流淚了。”每想及父親未說這句話之前，自己對父親表示過的一種態度，自己便要愧赧地打寒抖。做父親而受兒子的這樣的態度，從古至今能有幾人！假想自己做父親要受兒子的這樣的態度，怕不能受吧。聽見父親說那句話時，覺得父親所說的一點不錯。同時自己也感着孤獨。

但是父親現在對我所說的不樂意並不是這件事。是前年春的事了。自己在京都住的時候，父親的目的是想調和以前兩人間的不睦，帶了第一個妹妹到京都來耍。接到父親打來的“即動身”的電報，自己就想作僞，假作沒有接到電報就動身到東京，好彼此撞一個空。我也不是願意給氣父親受，不過和他見面討厭不過的。自己在那時候想把現在對父親的不快之念壓抑着，當作一點不介意般的和父親對話，在自己無論如何是很難堪的事。自己想，這樣的自欺，欺人，有

何益處。我想到後來遺留下來的比現在的不和還要壞的，祇有使現在的不和日見惡化吧了。自己並不想，也不發夢真的和解會在那時候來臨。恐怕父親也當我赴東京是偶然的撞個空吧。但又覺得他心裏總有點半信半疑吧。我決意上東京了。恰好那時候妻正患神經衰弱症，身體很不好。結婚以來還未滿三個月的妻，作算不是神經衰弱；但丈夫不在家，要在家裏款待不熟慣的公公和小姑，一定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但妻的確是神經衰弱，並且和妻的結婚正是和父親間的不和的最近因，妻覺得沒有方法了，哭了。我也發惱了。我就這樣的惱着走了。

走出來後才覺得妻太可憐了。事實上現在我走後的妻的負擔太重了。我還沒有趕到車站又折回家裏來。

我寫了封信給父親。在於禮儀無損的範圍內正直的簡單的把自己的意思寫了，說不想見他。單請他叫妹妹一個人到我家裏來。自己很擔心的不知道父親答應不答應的把信寫了。

火車要太陽下山後才能到。叫妻帶了信出去迎

他們。妻出的時候，再三叮囑她，那封信一定要在車站上交給父親。妻哭了。我對妻說，

“你若不把信交給父親走回來，我就馬上到東京去。”

妻出去後，我也立即出去。到一家旅館去看由大阪到來的朋友。

十點多鐘回到衣笠村的家裏來了。妻，妹妹和自己外出中來訪的表弟一同出來迎我，都很高興的樣子。看見許久沒有會面的妹妹，自己裏面也湧出一種和靄的喜氣來。但我馬上問妻信交了沒有。妻說，在車站總覺得不便交給父親，一同到旅館裏去喫了飯，等了許久都找不到機會交出去，剛才和妹子坐人力車一路回來，叫車夫等了一忽，三個人商量了一會，當作叫車夫送去的，結局那封信送給父親了。妻又說，父親本想帶我們到奈良，大阪等地方去旅行的。我想像到在旅館的一間房子裏讀了自己的信心裏不愉快的父親的樣子來了。我心裏也覺得不快，但想，這是無可如何的。

第二天一早出來，四個人由銀閣寺走到三十三

間堂，在東山側游玩。第三天去逛嵐山。傍晚時分由嵐山回來，在四條街的小館子裏吃晚飯的時候，我叫妹妹打電話給父親。父親很怒，叫妹妹快點回旅館去，我們別了妹妹後回到衣笠村的家裏來。不一會旅館的車夫來了，帶了妹妹的兩封信來。一封是在父親跟前寫的，要把放在我家裏的行李交車夫帶回去的信。一封是瞞着父親用鉛筆草就的，告訴我們，父親很動氣，她給父親罵了，明天一早就要離開京都到大阪去的信。

自有這事以後又過了半年餘了。其間我和妻打算離開京都搬到鎌倉去住，在雪下地方租了一家屋，可是搬到這裏，妻的神經衰弱更甚了；祇住了約一星期之久又離開了此地搬到上州的赤城山來，在赤城山約住了四個月後，旅行了好些時日，由十月初才在A地的手賀湖畔的現在住的家裏安住下去。妻的神經衰弱症差不多要痊愈了，她也懷孕了。

有一天我和妻到東京去看祖母的病，那晚上決定在麻布的家裏歇夜，自己一個人去訪那時候的（現在不是朋友了）朋友夫婦，到麴町區他們倆住的旅館

裏來。到午夜時分才回麻布家裏來。都睡着了，單妻和母親兩人還沒有睡。祖母也醒來了，談了些閒話。過了一會自己也換了寢衣進了寢牀。已經回寢室去了的母親忽又走了來，說，“知道是使你難堪的事，但是請你去一下，把京都的事情謝謝過。”我遲疑了一忽。因為我搬家到 A 地去住時曾到父親那邊去報告過盡了禮，父親當時沒有什麼答話，但是我以為去盡了禮，他不說話是暗示不像在京都時候那樣動氣了。我以為這件事是算過去了的。

“父親在房裏麼？”我問母親。

“還沒有睡，在房裏等着你。”

我把腰帶的結頭轉過腰後去，走到父親房裏來。父親背靠着矮桌沿坐在那一邊。

“你要在這家裏出入，一點兒不要緊。我也喜歡容許你。不過是非非弄清楚不可的事情還是明明白白地把牠弄清楚好些。怎麼樣！”父親這樣說。

“京都的事情，自己知道很對不住父親。那時候對父親的感情也完全和今不同。不過我對那時候的那種舉動不覺得有什麼錯處。”我這樣回答。

“啊！那麼，你不要在這家裏出入！”

“啊！”我行了個禮站起來。直氣憤不過。

“即刻回去。”我向祖母和母親說了後再向妻說，
“你要走就一同走。”我一邊說，一邊換衣服。

“就要走也不是這時候走的。”母親流着淚捉着我的手，不許我束腰。“此刻出去也沒有地方歇息了吧。明天一早回去吧。就這樣子吧。”

妻也一同哭着說了些什麼話。我惱了，把妻推倒在地上了。妻倒在寢牀上。

在寢牀裏沈默着的祖母也以興奮的語氣說：

“康子也一路跟了去吧。”

母親也放棄她的主張了。

等到妻裝束完了後，一同離開了麻布的家。

響了一點鐘了，街路上沒有行人了。妻比我遲一步腳，不做聲的在後頭跟了來。我想到二小時前在那邊頑的麴町的旅館去歇一宵，就指向那邊走。

“如果你有點覺得我所做的事不對，那你就不是我的妻了！”我突然地向妻說這一句。妻不說話。

“父親所說的，我如果一件一件的唯唯的聽從時

我就不和你結婚了的！”我再威嚇她般的說。

旅館的人都睡了。敲門叫醒他們。出來的是穿着寢衣的下女，把側門打開讓我進去。

我倆被引到樓上的一間小房子裏來。

第二天早上起來，下女對妻像對她的同僚般的用粗鄙的用語和妻說話，妻氣不過。

“夜間這樣晚的帶你到旅館裏來，她們當你是那一類的女人吧。”我這樣的說了。妻很氣憤說要快點離開這家族館。

四

次年的六月是妻臨產的時期。因為A地沒有接生婦，決定到東京去臨月。恰好妻的伯母有認識的婦人科病院，就預定進那家病院。可是聽父親的意思，他有相熟的婦人科醫生，希望妻進那家醫院。六月初妻上京到麻布的家裏，產期近了後就搬到那家病院裏去，沒多久女孩兒安產下來了。

因為是第一個孫兒，父親到病院裏來看了一回。恰好和我碰着了。恐怕是怕看見我，就再不來了。但

是過了三星期，由病院搬回麻布家裏去後，嬰兒一個人睡着時父親時時過來看；這是我幾次聽見妻說的。妻很喜歡的把這事情告訴我。可是對父親特別的抱曲解的我不能像妻一樣的和顏悅色聽下去。

父親說，妻在病院的一切費用都由他支出，祖母和妻都很喜歡感謝父親的好意。自己還是固執着不以爲可。但結局還是由父親支出去了。祖母再三向我說，“要到你父親那邊去謝一謝。”但自己都是“唔，唔”的暖昧的回答她，終沒有到父親那邊去。只叫妻做代理人去道了謝。

自己知道家人都希望這個嬰兒能做我和父親間的和解的導線。也知道他們爲這件事，暗地裏煞費苦心想利用這個嬰兒。但是自己却沒有煩勞這個嬰兒的意思。

麻布的家裏看門的兩個小孩子都前後患了赤痢，所以我在預定的日期之前，帶了生下來恰恰二十四日的嬰兒，和妻回到A地來。太幼小了，不該乘火車的那晚上因爲頭腦受了刺激，興奮起來不能安睡。但是到了次日就好了。

由是快滿一個月了。祖母來信說，父親很想看小孩子，最好日內帶她到東京去。但我有點不願意把嬰兒送到東京去。兼且自己還抱着曲解，我覺得父親想叫嬰兒去的完全是因為不情願叫八十一歲的祖母到A地來。本來父親從前就不喜歡祖母到我家裏來的。這是怕年老的祖母來到我的家裏患了重病時，決不到我家裏來的父親那時候就不能到我家裏來看祖母了；這種思慮像不住地向父親恐嚇。（我也常常去看祖母。但是只有妻在那邊歇宿，自己却到朋友家裏，或伯父家裏，或旅館裏去歇息，決不在麻布家中歇夜。）

覆信給祖母之前，我先寄了封信給醫生，問他，嬰兒可以乘火車了麼。醫生的回信說，最好百日之內不要多動。我上京的時候把這個意思打電話告知母親，並請祖母到我家裏來。

過了二三日，祖母帶了四個小孩子和赤坂伯父家裏的小孩子們到A地來了。一同歇了兩晚上，到第三天的上午就回去了。

臨行時，祖母又說，父親很想看小孩子，想把嬰

兒一路帶到東京去。我想，醫生已經說不好叫嬰兒多翻動，祖母還在說這些話；覺得有點奇怪。但又想，醫生說的是最安全的話吧。因想及生下來僅二十四日，帶回此地來時，去問醫生，醫生像是說不要緊。作算不要緊，總有點不願意。後來才知道，祖母不知道醫生說嬰兒不可翻動。是母親沒有把話傳到，抑或是祖母聽掉了，却無從曉得。總之不論如何，我覺得這不是我的過失。自己的過失只是：明知其不可，並且不情願；但因為心太軟了不能拒絕，終答應把嬰兒帶了去！也是嬰兒的不運！那時候我若把打電話給母親時所說的醫生的話再向祖母說一遍時，祖母也一定取消她的主張的。不知什麼緣故，那時候自己沒有說了。——總之今再提起來是不中用的了，因為決不是由這種說法可以決定幸不幸的歧途的。

祖母，妻，嬰兒及小孩子們由上野站乘汽車去了。我帶大的兩個妹妹到村井銀行地下室去吃西餐。在地下室打了電話到麻布去。回來的電話說，在途和別的汽車衝突，在東京車站換了汽車，但都平安的到了家裏了。

過了一會，別了妹妹們，自己到朋友家裏來。朋友家裏還來了三個友了。晚上就在那家裏賭牌，熬夜到天亮。次日還繼續着賭到午飯時分。

傍晚時分由朋友家裏出來，到赤坂的伯父家裏來。當天是暴風暴雨，伯父伯母很懇切的勸我在他們家裏歇。但疲倦極了的我戀慕自己的寢牀。想在自己的寢牀裏舒暢的睡一睡。

冒着暴風暴雨出了伯父的家裏去趕最後的列車走到電車邊，自己已經淋濕一身了。

在電車裏，想及中川的沒有闌干的鐵橋，忽然的害怕起來。平時看見沒有闌干的鐵橋，心裏都不舒服的。自己想，像今晚上的暴風雨，火車由鐵橋上吹倒下來時，那就萬事休矣。

我在須田町下了電車。大粒的雨滴在三合土的路上反射。電線也發着奇怪的音響。在一家商店面前，悄然的站着一個淋得像水鼠般的電氣工人，他手裏拿着一根上端附有鈎的竹竿搭在電燈線上。風還是吹得劇烈，電線的包皮破裂了的地方像和什麼東西相摩擦，發散出紫色的火花。

到這時候不能不找個地方躲躲雨，但是附近的商店都關了門。我走到萬世橋車站來。我覺得再回赤坂的伯父家裏去，有點討厭。我向賣晚報的小孩子買了一張晚報，坐在靠椅上讀。這樣時候連最後的列車都趕不及了。只好決心乘電車回伯父家裏來。

這晚上，雖是睡眠不足，但很奇特的興奮起來，並且虱蟲咬人，一晚上睡不着，

次早九點鐘，叫個人到麻布的家裏去，告知妻，自己還留在東京。但是母親的回信是，今天一早妻帶嬰兒回 A 地去了。

我也搭了下午的汽車回 A 地來。

五

這晚上我們倆焚着蚊煙喫晚飯時，忽聽見裏面嬰兒的哭聲。

“蚊子太兇了，叫醒慧兒來好嗎？”妻說了，但還坐着叫“阿龍，阿龍。”阿龍是十二歲的看小孩子的小婢的名。

不見阿龍回答，我也高聲的叫起來。我叫了時，

阿龍馬上走近紙屏的後面，不答話的把紙屏打開。

“小姐想嘔的樣子。”阿龍對我們說。

妻接了嬰兒，放倒在墊褥上檢她的便布。嬰兒再哭起來。妻把便布拿到燈下來。

“有點帶青色。”妻說了後，“混有粘液喇！”她緊鎖着她的眉頭。

“那末，今晚上莫給奶她喫。——檢檢體溫看看。”

“剛才檢過了，沒有熱。”

摸了摸嬰兒的額，沒有熱般的。

妻換了便布後再抱起嬰兒來。嬰兒還不住地哭。

“啊！乖乖！乖乖！”妻這樣的說着把自己的頰挨近嬰兒的頰上，嬰兒便張開口送向頰邊來。

“喂，喂。母親的嘴角喇。”妻對嬰兒說。

阿龍笑着回下女住房裏去了。

嬰兒總是哭，不停聲。

“慧兒，那裏不好？”妻現出點不安的顏色。

“哭的樣子不是有點變樣麼？”妻向我說。

的確，哭音和平時有點不同。

“洗澡的時候，紗布的水流點鼻孔裏去了，不是

這個緣故吧。”妻再說。

“不會有什麼吧。總之早點哄她睡好了。鋪了牀沒有？”我問妻。

“還沒有。”

“那麼，不快点鋪！”本來沒有什麼的，但我動氣起來了。

我一連兩晚睡眠不足，頭痛起來，並且，前面忘記寫了，我腿上長了個癩瘡，快要穿口了，刺刺地作痛；心地異常的難過。下女阿常把寢牀鋪開來時，我馬上換了寢衣爬進牀裏。

妻唱着哄歌在黑暗的廊前行來行去的走了一會嬰兒睡着了就走進蚊帳裏來，把嬰兒放進小網牀裏睡。

妻替我撻額撻了一忽，就出蚊帳外去了。

約過了十五分鐘，嬰兒醒了再哭起來。妻由外廳進來，額觸着蚊帳向帳裏望。

“一理她就想人抱了，更要哭的，儘她這個樣子好些。”我低聲的對妻說。

“不是有點不好麼？”

“沒有什麼，你到那邊去吧。”

妻輕步的出去了。嬰兒雖哭得不激烈，但總不停聲。

“我也來睡了”。妻也在準備就寢。

我心裏漸覺有點不安。我暫把這不安壓抑着沒有說出來。但終忍不住了，坐起來把嬰兒抱過來，就盤腿坐着的把身體搖搖。嬰兒不一會又睡着了。

妻把單衣掛在竹架上，還拾收了些零碎物後。到神佛櫥前行了個禮，然後走進蚊帳裏來。這時候我們倆都怕驚醒了嬰兒不敢說話。我注意到嬰兒的臉色不好了。我想一定有什麼不好。只一忽嬰兒又醒了，哭起來了。我把嬰兒抱起，用頰觸着她的臉試了試。頰是沁冷的。嘴唇也轉了紫色。

“咳！快叫人去請回春堂的來。一個人去，怕寂寞了。叫兩個人一路去吧。”

妻走出蚊帳急跑向火廚下去。

“快些啲！曉得了麼？趕快點啲！因為慧兒的樣子有點不好。”我聽見妻在這樣的說。

哭的聲音太奇了。哭聲是這樣的，“呃，哈！呃，

哈!”

“不要多說了，趕快點去!”我高聲的喝她們。

妻回蚊帳裏來了。

“給點奶她吃看看，怎麼樣?”

“試給點兒看看。”

嬰兒交給妻抱了。但是嬰兒已經沒有力吃奶了，我覺得嬰兒的臉色是一刻一刻的變化般的。妻興奮極了，像叱罵嬰兒般的，聲音辣刺刺的：

“慧兒!慧!”她胡亂地把乳嘴向變紫了的小唇裏搽。

我從妻手裏接過嬰兒來，站起來，捉着嬰兒的腳倒搖了搖；但是沒有效力。臉色甯可說近土色了。

“馬上抱去看!”我抱着嬰兒出了蚊帳。各門都緊閉着，我由火廚後門赤脚的跑出來。

“呃，呃。”妻的絕望的奇妙的聲音。她攀着我的腕——抱着嬰兒的腕。“怎麼樣好呢?”

“你跟着來不好。”

“我不能一個人在家裏。”妻搖首。

“那末，你到Y那邊去。”

我急急地由門首走下黑暗的路上來，雨後的村路，脚眼都陷進濘泥中了。鄰近的農家還沒有睡。

“快點兒點一隻燈籠給我。”我高聲的說。我雖這樣的說，但沒有停足。剛才出去的阿常和阿龍的燈籠在前面遠遠地望得見。我在嬰兒的身體不受激烈的搖動的度內，盡自己的力量跑。追及了她們時，我對阿常說：

“你就和我到回春堂去。——阿龍回去跟太太到Y先生那邊去。”妻隔我約有二百多尺遠，望去祇是一團微白色，我高聲的向着她叫，“你和阿龍一路到Y家裏去！你不要跟了來喇！”

寢衣的裾，泥水濺及膝部了，纏捲着我的脚。我還是一樣的儘跑。

嬰兒不斷地“呀！呀！呀！”的哭，聲音很微弱。我覺得她的身體比平時輕了些的樣子。筋肉都鬆緩了。自己覺得是抱着一匹死兔在跑。

“慧兒，慧兒。”我時時喚着嬰兒的名。

村長的小屋在村街外的小坡下。在他的屋傍走過時，我對阿常說，

“看得見路了。你先跑到醫生家裏去”。阿常稍爲走快點，但不想跑。

“爲什麼不跑着去？”我有點動氣。

“我跑不來。”她回答我。我才想及阿常患腳氣病，但阿常還是盡力的跑去。

村街裏的人們都在階前乘涼。漸走到醫生家裏來了。但醫生到隔兩里多路的纜絲工廠去了，不在家裏。馬上打發人去迎他——打發了一個，再打發一個人去迎他。

嬰兒的臉完全和平時不同了。嘴唇邊微微地顫動。

我此刻才留意到妻和阿龍一同站在門內陰影中之泥地上。

“你要到丫家裏去！你的頭腦再患了什麼毛病。不是兩重爲難麼！——快走！”我這樣的對妻說。

妻還站在街路上，像在等醫生來。但只一會就不見了。

“慧兒，慧兒！”我時時這樣的叫小孩子。

我交互的看看嬰兒又望街路上，望望街路上又

看看嬰兒。

“請上來吧。”醫生夫人對着坐在泥地前的狹小的木檐上的我說。

“滿脚泥。”

“我抱小孩子，請你洗脚去。”醫生夫人說。我把嬰兒交給她後，到泥地的那一面的火廚邊去洗了脚回來。

把墊褥摺疊成兩重，嬰兒放在上面睡着。醫生夫人伸手摸了摸嬰兒的額，說：

“沒有熱的樣子。”

醫生急急地跑回來了。我把剛才的經過和前兩天帶到東京去，今天上午回來，臨夜時分精神還很好的種種情形，簡單的告知醫生了。

醫生拿兩根指頭伸進仰臥着的嬰兒的後頭部，幾次的把嬰兒的頭托起來診察。

我偷望了醫生的顏色。醫生側着頭。看他的臉色，像沒有希望了。

“像沒有熱。這恐怕是腦的刺戟。”醫生再把嬰兒的頭向前後搖動給我看。

“要這樣的下顎能抵着胸部才好。——恐怕是發痙攣。發得兇了。”醫生再檢看手，兩拳都緊緊地握着。醫生不說什麼，祇把牠們給我看。

醫生又在隔壁房裏取出正中有窟窿的反射鏡來，在蠟燭光下診視嬰兒的眼。

“怎麼樣？”“我問他。”

“瞳孔還打開着。”

“心臟怎麼樣？”

醫生把丟在一邊的聽診器取起來聽察嬰兒的胸部。他一邊由耳朵裏把聽診器取下來，一面說：

“心臟還好。”

像一般醫生所常有的習慣，他一邊歪着下唇把垂下來的鬚向口邊扯，一邊說：

“總之先把樟腦油注射一針看看怎麼樣？”他立即把注射的東西準備好了。在嬰兒的小乳傍，用酒精塗了塗，再用棉花拭乾淨後，把那部分的筋肉擰起，一寸餘的針斜斜地插射進去了。嬰兒像全沒有感覺般的。藥靜靜地注射進去了。醫生把針拔出來後用指頭按着傷痕，然後把預先粘在指甲上的絆傷膏敷在

傷痕上去。

醫生一面收拾器具一面說：

“頭部貼貼冰吧。”醫生叫他的家人去買冰。

“也要替他洗洗腸才好。”醫生說着又到隔壁房裏去了。我也無意識的跟着他站起來，

我總覺得醫生已經放棄不負責任了般的。但我還是向他探問有希望沒有。醫生很難答覆了。他說不出口般的說：

“覺得有點難了。”

我也帮着洗腸。買冰的人回來了，說什麼地方都沒有得冰賣。

“半右衛門店裏去看了沒有？”醫生問他。

“半右衛門那邊也沒有冰。”他回答說。

“車站前的糖果店裏怕有冰。你把腳踏車借給我我自己去看看。”我說了。

我覺得東京的醫還是非請來不可。我借了紙筆，把打給東京小兒科醫生和驢布家裏的電文寫好，借了醫生的腳踏車急急地跑向停車場來。沒有燈火在黑暗的街上走，自己想，若不留神，怕要撞着行人。

糖菓店裏也沒有得冰。店裏說因爲前天的暴風雨；應該由湖那邊來的冰也沒有來了，今天恐怕到處都沒有得冰吧。我覺得無法可想了。

由上野站出發的火車以九點的爲最後。我打給醫生的電文是，“嬰兒危篤，本地醫生謂係腦刺戟，請乘汽車來。”寫了後再在後面加一句，“此地無冰；”就在車站把電報發了。

我回到醫生家裏來時，Y 特爲我來了。用的地下人三造也來了。隔壁農家的老媽子也來了。送妻去的阿龍也回來了。

“山市那邊該有冰的。”醫吩咐他的兒子說。Y 叫三造和隔壁的老媽子到湖那邊的製冰所去買冰。

嬰兒的土色的嘴唇奇妙的痙攣着微微地震動。身體全體都冰冷了。下腹部很奇怪的膨脹起來。

不一會冰來了。把冰搗碎製了冰枕。頭上面也加了冰囊。腹部敷了溫溼布。Y 走向紙屏側用雙手替我溫嬰兒的冰冷的腳。

我們把盡力所能及的事情都做完了。但想不出好的方法來。

醫生再洗腸。沒有像糞便的東西流出來。灌進去的液體立即流了出來。醫生用根指頭向浸在布上的溫痕擦了擦說：

“還是有點粘液。”

我也用指頭擦了擦，有點滑滑的。

“不是腦膜炎麼？”我問他。

“不是腦膜炎吧。不過腦受了刺戟。”

“阿龍”，我叫站在泥地下面望着我們的阿龍，“你剛才抱她的時候，頭部沒有撞着什麼東西麼？”

“沒有什麼。”阿龍立即回答我。

“頭撞着了什麼，會即刻高聲哭起來，聽得見的。”醫生說。

“那末，還是坐火車坐壞了。”我說了後心裏異常的痛苦。

“如果是因為火車的搖動而受的刺戟，該快點發出來的。”醫生說。

“康子君是上午回來的，是不是？”Y 問我。

“他們說，回來時還很高興的。我回到來時是傍晚時分了，她睡着了。但他們說睡前還很歡笑的。”

我坐在嬰兒的枕畔接着冰囊。我不忍看向上方凝視着的嬰兒的眼睛了。我把托冰囊下面的布掩着她的眼睛。我想，不使她的視力多勞動就可以使她節約點精神吧。

”呃，呀！呃，呀！這樣的喊着的嬰兒的臉上差不多全無痛苦的表情。但看見她拚命地向疾病抵抗的努力，心裏萬分的難過。

“不知道是腹痛不是？”醫生說。

Y 家裏的老媽子帶了一個扁平的瓶子和K子的一封信來了。

“K子說把辣子粉貼上去看怎麼樣。她說親戚中用這種方法救了不少的小孩子。” Y 一面讀信一面說。

“試替我貼上去看好嗎？”我望着醫生說。

“貼上去看看。”

醫生把辣子粉倒出盤子裏來捏成塊。Y 一面幫着醫生貼一面向老媽子說：

“K子想了有什麼好方法時，你立即來告知我們。”他再向着我：

“她信裏說康子君的事你不用耽心。”

“謝謝。”我衷心地謝他。

敷在紙上的辣子粉，由心窩至下腹，再在背上都貼了。其次是兩足上。

“要貼十分間，是嗎。”醫生仰望掛鐘說。

“就夠了麼？”

“貼久了要變成火創般的，後來不很好。”

我想後來怎麼樣不要緊，總要去貼點。Y 也贊成我的主張。

這麼的時候，想東京的醫生來是很少希望的了。

“電報九點半鐘可到，準備要半點鐘，再加一點半鐘就得趕到來吧。”醫生說。

“有一點鐘夠了。”Y說。

“走夜路，怕要慢些。”我很擔心地說。

“作快些，十一點半吧。”醫生說。

“昨天的大風雨，不知道水怎麼樣。”我再說。

醫把胸部的辣子粉輕輕地揭開來看。貼着的部位變成紅色，有明瞭的輪廓。

“有效驗了。”醫生說着又走到枕畔抱着托着嬰

兒的頭往前後搖。

“有點鬆了。”醫生望着我說。

“痙攣也好得多了。只有口邊是有一點兒。”醫生再把嬰兒的手掌打開來給我看，“這個可以打開了。”

“像好了些了。”我得了希望，望着Y說、

“早點貼時，早好多了的”Y說、

“如果哭的聲音是“呃——的，”能夠高聲的連續着哭時那就安全了。”醫生說。

“要這樣子麼。——慧兒，哭大聲一點！大聲的哭哭看看。”我諄諄摯意的說。

“已經過了十五分鐘了，先把腹部的取下來吧。”醫生說。

“就取下來嗎。”我想再讓牠等一忽的。

醫生把心窩部的揭下來給我們看了。已經很紅的了。醫生叫他的夫人擰了一條熱手巾來，措了揭開來的痕跡。我有點擔心怕皮膚跟着扯下來。

“單背部的讓牠再等一會。”醫生說。

我們在緊張中得了一種小康。

“普通的嬰兒像剛才那樣的發痙攣，大概沒有希

望的。這個小孩子抵抗力很强。”

我心裏感着一種歡喜。

“噯！再大聲的哭哭看！”我暗暗地努力着說。

很鬱熱的一晚，蚊子咬我們的足，苦極了。

不一會三造和隔壁的老媽子由湖那邊買了很多的冰回來了。我再叫三造到家裏去取嬰兒的寢衣，衣裳，便布，自己的衣服及八蓆房裏釣的大蚊帳。

我的頭痛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完全好了，我此刻才覺着。傍晚時分以前還刺刺地作痛的癩瘡，現在也覺得沒有什麼了。不過時時打呵欠。

嬰兒高聲的“呢——，”“呢——”的哭的回數增加了。我們都很喜歡。但醫生說要再高聲地哭才好。若連續着哭三兩聲就好了。

醫生再用反射鏡檢查眼。

“怎麼樣？”我從傍問。

“收閉了好些了”他回答。

“或有可救了。”我說了。我感着我的眼中含着喜氣。

三造搬了種種的東西來。要換穿的都換了新的，

包在蚊帳裏。替她換衣服的時候，醫生診察了下腹。比剛才消滅得好多了。我覺得一切都微微地漸趨痊愈了。

“如果心臟到最後都抵敵得住就好了。”醫生說。

響了十一點了。你想再等三十分，再等一點鐘。現在專等東京來的專門醫生了。

“呃——”嬰兒時時大聲地哭出來，每回哭，我們都彼此相顧，都望她再大聲一點。但終沒有達到我們的希望。

“不能再哭大聲一點麼？”我像罵她般的說。

時間漸漸地過去了。嬰兒不見得比先前好，也不見得比先前壞。我們祇等着汽車的音響，快來了吧，快來了吧。祇聽見點微音也聳耳傾聽，說是來了吧。

我們幾次受了貨物列車音響的騙。

“但是該到來的時候了。”我說着望上面的掛鐘。

“這回是真的了。”Y 也曾替我出街路上去望望。響十二點了。

到這裏來過了五小時了。在這五小時間嬰兒祇睜開眼睛。平時給奶她吃時，啣着乳嘴想睡了就睡下

去的嬰兒——尤其是夜間除要吃奶醒來一次外終夜熟睡的嬰兒，對死抵抗和拚命的樣子，看見令人異常的心痛。

“呃——呃，——呃，——”嬰兒開始大聲的哭了。我立即望醫生的臉。

“唉——”醫生點點頭。

Y 也很替我歡喜。

“像這樣的連續着哭就好了。”醫生說。我含着眼淚，望着嬰兒的臉，忽看不見了。

“叫康子來好嗎？”我向Y 商量。

“就叫她來吧。”Y 也贊成，醫生也贊成。

我叫坐在泥地前的簷階上的阿常到Y 家裏去接她。

六

但是嬰兒，終救不回来了。一點鐘前後到來的東京醫生也盡力所及的替我施了種種的診治，但終歸無效了。病狀漸漸地惡化，醫生隔十分或二十分鐘就注射樟腦油及鹽水。樟腦油在胸部注射。到後來小小

的胸部沒有注射的部位了，滿貼着絆傷膏了。嬰兒的氣息帶樟腦油臭了。鹽水注射在腿上。無論注射那一種藥，嬰兒的身體全無感覺了。什麼都不懂的嬰兒也還有不願死的堅強的意志在作用着，這是很明顯的看得出來。到了這樣時候醫術之力也是有限的了。現在是看嬰兒對自身之死的拚命的努力能繼續至若干時間的問題了。（東京的醫生這樣的說。）在此繼續的時間中看那一部分的藥力對症時就得救了。

再洗腸。A地的醫生幫着洗了二三回。曾經減縮小了的下腹部不知在什麼時候膨脹起來，儘洗也不見消滅。會現了點血色的唇今也變成土色，痙攣着不住地顫動。

四點鐘前後了。東京醫生說要乘原來的汽車回東京去一趟。我們都覺得心裏不快。當他是暗示病已無挽回的希望了。我也再不想說什麼了。但還是這樣的問他，“那邊還有危篤的病人嗎？”醫生回說，“不，不是的。”Y和A地的醫生臉上露骨的代表出不愉快的顏色來，請他多留一刻。但恰好Y有事要到東京去，就搭乘了那台汽車替我去請那個醫生的朋友，也

是個小兒科的醫生。並且也是Y認識的人。

外面白白地天亮起來了。

嬰兒的身體漸漸地冷下去。這是心臟的鼓動弱了的緣故。用開水擰的熱毛巾溫嬰兒的身體。剛才來了，替嬰兒和康子的事燥心了許多的K子君叫三造到Y家裏和我家裏去把所有的毛巾都取了來。

由Y家裏取來的，有洗澡後揩身用的一疊蓆子。大的毛巾兩條，還有幾條小的。自己家裏把所有的拿來了。醫生夫人在灶前不斷地替我燒開水。K子君當先，三造，阿常也跟着在泥地上，由不容易伸手進去的開水裏取出毛巾來捏給我們。最初把熱毛巾展開，等牠稍為冷息了一下就把背上，胸部和脚部包好，溫了再溫，溫了再溫，但嬰兒的身體還是不見暖和。不過微微地有點轉身吧了。但也不能繼續至二十分鐘。心臟的鼓動又弱下來了。為保溫嬰兒的身體，八個人很忙的站着勞動。由東京來的醫生也拚命的在勞動。我暗地裏感謝他們。但和這個嬰兒血緣更親近的麻布家裏人沒有一個在這裏，禁不住為這個小孩子悲痛。我自己心裏也很覺不滿。

背部，胸部，腳部雖無間斷的更換熱毛巾，但嬰兒的身體還一點不見溫暖。到後來以我們的皮膚一秒鐘都敵不住的熱毛巾也急急地包上去了。已經達到絕望的地位的自己也顧不得小孩子的將來會不會變成殘廢或要起什麼毛病。祇望她不死就好了。

腹部愈膨脹起來了。我想在這裏膨脹的腹中定有什麼東西，能夠快點弄出來，或還有方法可想。東京的醫生把細條的橡皮管盡深的插入肛門裏去想把裏面的東西洗出來。

嬰兒的精神漸衰弱了。但剩下來的僅少的精力還在拚命地向死抵抗。

東京的醫生很敏捷的由洗滌器取出小橡皮管來，儘深的插進去後，想用口把腸裏的東西由管裏吸出來。醫生吸一回就向旁邊的銅臉盆裏吐；但不見有什麼東西出來。施行這種手術中，嬰兒已經斷了氣了。由嬰兒的口和鼻裏湧出黑色的泥漿般的液體來，經過青白的兩頰流到頸項上去了。醫生急急地把牠措了，更替她行了一會人工呼吸。但這不過是哄哄我們安一安心的。

妻痛哭着倒下去了。K子君扶起她來，把她的頭緊抱到胸裏，對她說：

“康子君，你要自己保重些。知道了麼？你要自己保重些才好。”K子君的眼裏也流出淚來了。

我也哭了。生母死的時候一樣的哭了。

七

把由自己家裏取來的好衣服替嬰兒穿上。我們叫三造的妻抱着嬰兒出了醫生的家。晴和的天氣。妻用新的手帕很懇切地掩着嬰兒的臉。我們在昨天晚上提着燈籠跑過來的村道上，給夏的上午的太陽晒着回到自己家裏來，抱着嬰兒的三造的妻在前頭先走了半里多路。妻在自己後面，相距二十多尺的跟了來。

接到昨晚的電報，麻布的母親來了。再等一會，接到死去的電報，妻的父母也來了。再過一會，姓T的姑丈也由麻布來了。

“真是出人意外的事。”T君對我們說。“接到了電報後馬上就打電話到箱根的別邸去，詢問處理的方法。那邊的吩咐是，慧子就在這A地的寺裏安葬。”

聽着T說的，我心裏憤恨起來了。

“我們在這地方能住多久，自己也不曉得。我想安葬的事，還是到東京去。”

“啊。”T君祇這樣的說。

我對麻布的人全體都懷着不滿了。對祖母，對母親都是一樣。昨夜打危篤的電報時，雖沒有寫要她們來，但加寫了“已請醫生趕汽車來，”是暗示他們若有意思來，就一路來。我聽見祖母和母親接了電報時都曉得我是看見嬰兒的瘡，恐慌起來打的電報；我心裏很覺不快。此回和別的情形不同。對危篤的電報打個折頭讀的人恐怕沒有吧。尤其是對要帶嬰兒到東京去的祖母更覺憤恨。其次是T君說向箱根請示過來。但我想，我是不是能夠柔順的聽從那種命令的人；他應該知道的。

我這時候的心情實在有點傷感的了。比現在的我還要年輕就死了的生母葬在青山墓地，我想把她的第一個孫兒葬在她的墓傍；我覺得爲生母，爲嬰兒，這都是應該的。但是一點不想自動的說出去。不單如此，想在東京埋葬也不是就想請他們允許嬰兒

葬在那塊地方。我當下託T君回東京去在青山買兩三坪的墳場(每坪爲六尺平方。)又把次日在那邊落葬的手續和準備託了他。此外,我願請像馬骨般的和尚念經,打算請赤坂的伯父的先生——建長寺的主持管長君取了法諡,並且請他同日在鎌倉替嬰兒念經;這些事也託了T君。

東京的畫家S也來吊唁我們。並且即晚上和我們一同燒紙錢,通宵不睡。

棺裏面放了很多東西進去。我們的相片也放進去了。妻所珍重的人物玩具也盡所有的裝進去了。衣服是把由妻的外家帶來的有紋印的(日本人的外衣因族姓不同,各有一定的紋印)裝進去了。

第二天早晨汽車由東京來了。決定S,Y和我三人同乘這個汽車。汽車在街中大光寺等着我們。穿着新製的染有字號的勞動服的常在家裏出入的木匠和園丁用青竹竿替我抬小棺到大光寺來。由水田路至街市,上坡的途中,共村的認識的老婦人都拿了許多花草出來送我們。那些花都領了來放在棺上。

產後不滿七十五日的妻留在家裏沒有來。

早晨赤坂的伯父來了一個電報，說棺要運到赤坂去。我想一定是父親拒絕了我們運棺到麻布的家裏去。我心裏感着萬分的不快。我還這樣的想，假使他們若不爲父親和自己的關係而利用嬰兒，嬰兒也不至於死的。本來自己不情願的，勉強答應她們帶了嬰兒到東京去，現在就後悔也來不及了。現在已經無法可設了。現在祇有對死者盡力所能及替她做點事了。但是父親不單拒絕小棺到麻布家裏去，並且對嬰兒的姑母們和曾祖母說，『都不要到赤坂去。』我聽見這些話，真是憤恨上的憤恨。目擊過由前晚上至昨日早漸次的逼近來的不自然的死和對這種死拚命抵抗，但終於死了的嬰兒的情形的我，看見自己應受的憤恨完全的移到嬰兒的身上去時，心裏頭真有不堪回想的那末程度的難過。我想，一切都是由和麻布的家裏的關係不徹底而生的。我憤恨極了。可是爲徹底解決這個關係，把對祖母的關係來犧牲；在我又難做到。雖然憤恨，但不徹底還是常由那一點發生出來。這件事情常常妨礙着自己的作品。我想把這五六年間和父親間的不和做材料，立一篇長篇的計劃，不知

有好幾次了。但都失敗了。雖然自己根氣薄弱是個原因，雖說想藉此對父親洩私恨，因此遲疑也是一個原因；但主要原因還是想及由作品的發表，產出來的實際的悲劇時，自己的意氣就自然地薄暗下來。尤其是想及投射在對祖母的關係上之暗影，自己覺得萬分難堪的。約三年前在松江住的時候，由盡力規避悲劇的一種要求。打算把長篇照下面的結構描寫：

有一個顏色憂鬱的青年來訪我。他是近來在松江新報上發表了長篇作品的青年。讀了那個青年寄來的作品，是描寫和父親不和睦的作品。那時候在報上登載的長篇忽然地中斷，不續登下去了。青年很興奮的跑了來。其原因是，青年雖用假名發表，但給青年的父親看出來了，由東京派人來賄賂了報館，叫報館不要登下去了。由是青年和他的父親間有種種心裏下不去的事情發生出來。（自己以第三者的資格把這些事寫出來。）幾至自暴自棄的青年氣不過，到他的父親那邊去作不愉快的交涉，但他的父親絕對地不准青年進他的門。

還有其他像這樣的事情，就把自己和父親間實際發生的不愉快的事件寫進去。自己想由露骨地寫，或可以防止那種事情的實際的發生。但到了最後的 Climax，想寫祖母臨終時最不快愉的悲劇。想像着再不顧任那一種的防礙，一直深進，興奮極了的青年和父親間所起的爭鬥，怕要演成用腕力那種情形以上的爭鬪；父親殺兒子呢，兒子弑父親呢，總要從其中的一方面寫了。但是意想不到的，達到爭鬥的絕頂時，在自己腦裏泛現出來的場面是兩個人互相緊抱着痛哭，此種飛來天外的場面完全出自己意料之外。自己也含着眼淚了。

但是這篇長篇的收場(Catastrophe)的寫法還是不能這樣的決定。我覺得是不能這樣決定的。我想實際上不寫到那個地方是不能預知其結果如何的，寫下去的結果能夠成這個樣子，那是如何的愉快的事呢。

這長篇寫了一點，可是沒有繼續下去。用了這種的結構法後，因結婚的事，對父親的不和的色彩更加濃厚了。但是照那樣的收場，自己全無此種作意，自

然地浮現出來的場面是父子的關係，自己覺得不見得一定不會發生出來。就是二人的關係達到了最悲慘的時期，我想這種場面不見得不會發現。或竟自然的這樣進行下去也說不定。雖說非到那時候不知道，但總覺得在父親方面和自己都有一種力存在——使這種關係逆翻過來的力存在。關於這一點，我對妻和幾個朋友都說過了。

八

嬰兒死了後我們家裏急的寂寞起來了。夜晚上搬椅子出來庭前乘涼時，遠遠的聽見湖那邊森林裏面“呃——，呃——”的啼哭的鳥聲，我們倆心裏就萬分的難過。

A地也住得討厭了。我倆也曾商量想今冬再搬到京都的郊外去住。

再過了十多天，Y又動身往朝鮮中國旅行去了。A地更加寂寞。恰好那時候最舊交的並且最親密的友人M和他的夫人一同來遊玩，歇了一晚。醫生說M的肺不好。我替他悲觀。但也祇覺得他是一時的身體

不調和吧了。我勸他搬來A地住。對他說時，自己心裏全無到京都的念頭了。因為我也覺得在這湖邊松林很多，冬期水蒸氣又盛。對呼吸器病是定很有益的。

雖不是在A地，M夫婦在隣村的後面給松林圍着的高台地上看中意了一所地方，就決定在那裏建築新房子。但決定了建房子後沒有多久，才知道M的肺病完全是醫生的誤診。

我們也想旅行看看，好把由嬰兒的死所受的心的打擊快一點忘却。以三日爲一七，到了二十一日就作七七四十九日，滿了七，這時候恰恰是妻產後的七十五日，就決定這一天八月二十日爲旅行動身的期日。

畫家S前沒有多久就帶了家族到信州的上林溫泉去了，我們也決定到那邊去。八月二十日早由A地出發，妻今天最初看小孩子的墳墓。過後我到朋友家裏歇，單妻到麻布的家裏去。預約了時間到麻布六本木電車停留場和妻相會，一路到上野車站去。但到了約定的時間，妻總不見來。我很懊惱的向麻布的家走了點路。妻的顏色急得沒有法的，但還急急地由對面

跑了來。這時候，妻不單遲過了約定的時間，兼之自己不能進麻布家裏的屈辱把自己激怒了。我叱罵了妻。

妻在電車裏哭着說，她到父親房裏去時，父親突然的怒罵她爲什麼把嬰兒的死骸運到東京來。昨天祖母，母親和小妹妹們都到箱根的別莊去了，不在家。在家裏的祇有第二個妹妹淑子和父親兩個。變成傷感性的妻那時候隨便會着誰就快要淌眼淚的。妻想到父親房裏去時已經淌着眼淚了。那時候妻無庸意識的，預期着父親一定會說，“慧子死得太可憐了”這一句的。誰知父親突然的發怒。妻駭了一驚。——妻一邊說一邊流淚。自己對父親憤恨極了，用不像安慰又不像氣惱的調子說了些話。後來留意到同乘之客都以驚奇的眼看我們，但也不覺得羞恥，因爲只顧憤恨了。

由上野搭了經過信越路往神戶的夜行火車。我在車中總覺得這個列車會和別的火車衝突般的，心裏非常的不安。我把妻的燈草製的帶心（Obiage日本女人束帶時在背部置一 Obiage，使帶隆起，增其美

觀。)借了來，放在車箱板和自己的頭部間。我想，火車衝突，頭撞着車箱板時，有這個帶心總比較好些。搭客擠擁很了，差不多沒有睡着。但火車算安全無事了。到了上林，由那晚上起又遇着一種威嚇。時時聽見“咚咚”的地的震響。到了第三日我終於忍耐不住了。我頻頻地勸S離開這個地方。但S想在這地方充分地做他的工作，正在從事於已七分成功的十二號的油畫。但我在這裏一分鐘都覺得不安。但是是夜晚時分了，並且要整理不少的行李和帶身體有點不好的小孩子，坐人力車走三四十里的山路；誰都不願意吧。

第二天五個人帶了許多行李——打算在這地方住兩個月的那末多的行李——離開了該地。旅館的主人和下女都在笑我們。

實際地由結果說來太對不起S了。這時候我覺得在笑我們的旅館主人和下女是不知死活的笨蟲。我們過了幾天到加賀山中溫泉場，由新聞記事知道我們動身之後，山的震響漸漸地激烈起來，縣公署的人派人到笠法師山去調查了。

約過了一個月，我們別了S到京都去。遊玩了奈良，法隆寺，石山邊；到十月初我們回A地來了。M所擇的屋基，已經由東京來了三四個土木匠在認真地做工了。

旅行之初，妻看見和死去的嬰兒差不多大的小孩子比看見什麼還要害怕。但我自己比較的無神經。同在一塊兒的，有時妻一個人不知跑向什麼地方去了。在這時候在我們的左側右面一定有個人抱着小孩子。但妻的這種情形近來漸漸地薄了些了。

十一月中的一天，嫁給海軍士官，住在鎌倉的第一的妹妹臨月了。生的是女孩兒？祖母來了信，說這回的星期日帶小孩子們去看她，要我們一路去。雖有多少害怕，但妻還是想回去。

星期日一早由A地出發，到新橋站和祖母一羣人會合。最先到伯父家裏來。伯父在建長寺參禪參了十多年，因為眼病，在赤坂租屋住了有一年多了，天天到醫生那邊去，到了九月初漸次好了些，再搬到鎌倉來了。

妹子和嬰兒都平安，自己還沒有生小孩子以前，

覺得所有嬰兒的樣子都是差不多的，但今看妹妹的嬰兒完全和自己的死去的嬰兒不同。稍爲想起了一點，但不記得十分清楚了。我十五歲那年正月，這個妹子就生下來。我把那晚上的回憶提出來說。那時候還沒有兄弟的我非常的喜歡，在廳前等着的時候，現在鎌倉的伯父的祖母抱了嬰兒出來，是個頭長得不合理的緋紅的怪物。那個嬰兒現在又生出這樣的怪物來了。

最小的妹妹錄子把頭湊近嬰兒，聞聞嬰兒的氣味後忽然地說：

“慧子死了後還很香的。”這是棺裏面洒了香水。我想起來了。妻吃了一驚，推了推錄子的背。

祇一會，妻的顏色變了樣子，急急地起來跑向門首去了。過一忽我也跟了出去。妻哭着說：

“對不起大家了。我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緣故。”妻再三的說。“對不起”說了後再向我像譏諷般的說：

“你真好，不覺得什麼吧”

妻，即刻叫她回伯父家裏去了。再等一忽，我和

祖母和小孩子們一路回伯父家裏來。

妻看見我立即要我到紙屏後去，說：

“我真沒有法子，我覺得對大家不起，決不想哭的，可是……”

“沒有法子。算了，不要緊。誰都不會惡解你的。”

雖這樣的勸她，但妻還不住地要說。我走開了，到祖母這邊來。

我和祖母說話。祖母弓着背，像把膝部遮住了的在吃煙。這時候康子紅着眼睛地走過來。她走到祖母面前來忽然地行了一個禮，顫聲的說：

“祖母，請你原宥我。”

祖母還是和先頭一樣的姿勢，低着首，咬着煙管嘴不說話。祖母的唇在顫動。

我這時候覺得因小孩子的死，對祖母懷一種不滿是很不對的，自愧起來。

九

由鎌倉回來後，沒有多久，我們又知道妻再懷孕了。我過得未免太快了點。遲早會有小孩子的，但我總覺得稍為延遲一點也不要緊。可是妻很喜歡。祖母也喜歡。連我，從前因為嬰兒之死，心裏曾非難過祖母，現在妻這樣快的又有了小孩，也替祖母歡喜。

將近年末了，M搬到隣村來住，A地又熱鬧起來了。久年在外地寄住的自己許久不和M頻繁往來，現在又可以了。跟着時日的進行，自己對曾在自己心裏的M的舊愛之上，像另添附一種新的分子再蘇甦起來。這是愉快不過的。並且在自己心裏也起了好影響，因為他實在有種不思議的力——實際上能從對手方裏面引出好感來的不思議的力。他對心和心直接相接觸的妙味也能理解。因此自己沒有一次因他而失望。自己能有和露的但並不鬆懈的心情的日子繼續着度過去了。

約四年前，在松江的時候，準備了前面說過的長篇的結構，但沒有寫下去就擱了筆。以後有好久的期間決意不再提筆從事創作了。這因為那時候自己的精神狀態太壞，以萎靡不振之心想寫放射的創作，自

已早就覺得其錯了。就這樣的一直到近來差不多沒有寫什麼東西。偶爾寫點也就失敗了。自己雖不想捨去創作的工夫，但有時在試寫的創作上感不到六七年前時所感的那樣興奮，自己也有點覺得不安起來。

二月間的事，我和一個摯友，（此友人因為健康不和，也暫絕筆於創作了。）每星期六，兩個人共作一種週覽雜誌。半是當頑意的。可是由此頑意，兩個人都有出馬的意思了。我不氣餒地再着手作長篇。祇出了三回就中止了；後來作短篇了。再後又發表短篇。可是我們正在進行這種事的期內，關於友人的健康給不客氣的醫生說了些不客氣的話，週覽雜誌就自然的消滅了。但由惰性作用，自己再作了一篇短篇。這篇沒有給那一個看過。這些都是星期六的定期前一晚上或兩晚上倉猝寫成的，沒有自信，也沒有發表的勇氣。

恰恰那時候，有一家書店來說，要我以前所寫的東西作叢書的一本出版。書店最初是要M的作品，那時候就對M說，想替我的作品出版。M對他說，恐怕我不答應，所以書店就不再向我說了。但M的夫人偶

然的把牠說了出來時，自己想，就託書店出版也好。因爲自己覺得由作品的出版或可以生一種使自己有寫新創作的刺戟。自己也覺得可以寫點東西般的。

有一天我把爲迴覽雜誌寫的兩篇短篇給M看。M對第一篇說是努力的作品，對第二篇說是深刻追真的作品。並且勸我發表。M回去時，我和他在村道上一路走。M頻頻地給我一種有理解的愉快的批評。我就決定在下月的白樺上發表一篇。

由是約過了二三天了。像似以偶然的，某雜誌社的人來勸我把創作在他的雜誌上發表。我就把那一篇給他，託他在再下一個月發表。其後沒有多久，其他的雜誌也來要作品了。我雖然還留着一篇，但打算重新寫。去年夏天，妻因爲臨月到東京去了，我留守在家，由忽然地起來的空想得了材料，就決定把牠寫出來。

是這樣的情節：有個正直的，但在習慣上不能稱作品行方正的丈夫。他的妻因爲有什麼事情好久沒有在家。她不在家的期內，下女懷孕了。但下女的對手並不是牠的丈夫。這個丈夫，照良心上說，是受嫌

疑也無可置辯的人。但到了下女的姪姪明瞭的時候，丈夫就對妻說，“下女的對手不是我喇。”他的妻也就說：“啊，不是你嗎。”她相信丈夫說的。我想就把這材料來描寫。他們夫婦都很賢明的。漸次向調和的心情趨化的我，常愚昧的懷疑本可以相信的事情，常引起幾多可以不引起的悲劇；覺得這是件不愉快的事。並且這決不是專就他人而起的思索，是無庸贅說了。

但是我終失敗了。若沒有期日的約束，已經寫開了，或有點改作的意思也說不定。可是約定的期日到來了，就這樣不滿意的把原稿繳送了。

再過了沒有多久，有一家報館託我寫約十頁的日記或感想。我就用“某父子”的題目，僅僅寫了兩頁半的文章，和定約不符。所以附添了封信寄去說，若不要就寄回來，決不會因原稿的退回而不滿的。因為這不是自己作的，是在某市認識的一個郵局員寫的。因為他寫了兩百多頁的長篇，我任意的在裏面揀了一部分，單在文字上改削了點。我也簡單地這樣的聲明了。

那個人是主管電話的。他和那邊的很縹緲的交

換手生了關係，因此局長對他說：“你真太沒有廉恥了，做這種醜事，”馬上把他們兩個解除了職務。但先前沒有多久，他把這件事對父母說明了，求父母允許他們結婚。我把他和父母會話的一部分摘下來寄送報館了。他一請求，父親馬上答應了，母親也很喜歡的淌眼淚；是這樣寫的。我們可以簡單的調和過去的事，不必故意由執拗引起來就算了的悲劇，但我還是常把這個悲劇引起來而自求苦悶，我是喜迎那種反對現象的地方，所以把那部分摘了出來。我覺得自己和父親也可作一個“某父子，”所以用了“某父子”的題目；但是祇有知道我因為結婚問題，前後四回對父親起了齟齬的親近少數人明白這個內情，是無庸多說的了。

我覺得自己也漸向調和的心情趨化。但又想像這個樣子有點不妥吧。可是我覺得比以前的不調和就調和了許多了。不過我又覺得我不能無論到什麼時候祇寫好人物的好命運。

自己的調和的心情也漸漸地在對父親的關係上發動起來了。但也不盡然，譬如有一次我和妻一路到

東京，打電話去問候祖母，母親說，恰好父親不在家，請快點來。我們立即搭電車向麻布來。但是待要進門在門首站着的隆子跑了過來低聲的說，“父親已經回來了喇。”我們祇踏進門，沒有會見那一個，立即回來像這時候，自己的調和的心情免不掉一時又變了調子。但有時候聽人說，父親因為自己的妹妹們的事情常常憤惱，氣性不好；我覺得父親的脾氣變成這樣的原因不能不說是對我的不滿。由這一點和自己一方面漸有調和的意思的一點，我漸次對年見年老的父親的不幸的心情，傷心的抱了同情。

十

出產之日漸漸地近了。這回定在A地臨月了。因為在東京的病院臨月，過三四禮拜，冒險坐火車回來就不如在鄉間臨月，能夠充分的留心照拂，產後不令她們移動，為嬰兒，為產婦都比較有益得多。但萬一難產的時候怎麼樣呢？自己的腦裏也微微地感着這種不安。我因為有去年的經驗，自己覺得有點膽怯了。充分地留心是很好的，但過於膽怯，有時反有引

起危險的失策，自己又這樣的想。對這種不安之念，自己又故意的打消。

接生婦還是請去年的。醫生是用A地的。至看護婦決定請接生婦家裏的。這個看護婦是可以掛接生婦的招牌，產科專門出身的比較有點年紀的看護了。她於七月十三日到我家裏來。

約過了一禮拜，但嬰兒還不見產出來。我原打算嬰兒快要產出的時候就到Y那邊去；產下來後再回來。

有一天因為痢症，接生婦由東京來了。但痢過了後接生婦在第二天的一早就回東京去了。

又有一天有個約兩年前交識的久別的朋友K君來訪。K君在最近做了父親了。他說，若是嬰兒打了一個噴嚏也覺得他是着了涼。

K君的嬰兒是在東京病院產的。快要產下來的電話打到來時，K君很奇妙的不能鎮靜，有種自己在家裏不知要幹什麼事好的奇妙的心情，一個人正在坐立不穩的時候，安產的通知到來了。趕快跑到病院來時，已生下來的嬰兒在妻的身傍睡在小被窩裏了。

那時候K君暗暗地想，“原來如此！”在這句“原來如此”中像有所感的。說到這裏，我們都很好笑的。

K君對於育兒法也有一部分智識，在這些智識裏面有許多作和看護婦談話時的材料。

近來妻說出來了，她的腹部有點不尋常。看護婦檢看了樣子，問，“照那個樣子看來什麼時候呢？”K君說，“恐怕是明天下午二點鐘吧。我覺得要到那時候生的樣子。”深問他什麼道理，原來K君的小孩的出產是下午兩點多鐘。

過了一會K君回去了。我送他到車站來。我託了他回到去時代我打電話給麻布的家裏，拜託了他後就和他作別。但妻的腹部的變狀又平復下去了。

二十二日的晚上，把椅子移到庭園裏，在由湖那邊吹來的風中乘涼。妻忽然說：

“腹部有點緊起來了。”想叫接生婦，但趕不及最後的火車了。看護婦的意思是，橫豎要請她乘汽車來的了，再等一忽看看情形好些。她說：

“恐怕要等到明天上午或正午時分吧。”

打算就寢了。妻也不覺得很痛，就這樣的睡着

了。但到一點半鐘，我給妻的聲音驚醒來了。我起來叫醒了看護婦。其次再叫醒阿常和阿久，吩咐她們趕快燒開水。我自己提着燈籠到車站去。提兒(犬名)也一路的跟了來。

A 地的電報在規定時刻外，不許打的。我除由站員的好意，請他在規則外打電話，再無方法了。去年嬰兒死後，那時候的站員也很親切的說，有事急時就請用車站的電話。那個人雖沒有調到別的車站去，但我託了比他後來的別一個站員。這個站員很爽快的答應了，但上野站那邊很久不見有人出來接電話。看看有人出來接電話了，但所託的事件那邊總不了解。這時候恰恰下行的貨車到了，站員要過橋棧到那邊的月台上去了。換了一個很熟面的站員代我打電話，那邊才漸漸的明白了我們的事情了。

我很快的跑回家裏來。

“那還沒有這麼快。”看護婦這樣的說着一個人在忙着做事。

我打算把八舖的廳房作產室的。但看護婦想把隔壁的六舖的房子做產室。她雖是很親切，性質很好

的女人，但很固執，不容納我的說話。我氣不過，把看護婦準備好了的產床搬到廳房裏來。

外面還很暗。我不便逃到還在夢中的Y的家裏去。

“如果真的到了那個時候，我出到庭園裏去呢。”我這樣的說。我覺得古來的習慣，丈夫不可看妻的臨月是有相當的理由的。總之安全的把嬰兒產下來後，女人有不願把產後的醜顏色，醜姿勢給丈夫看的顧慮，自己也不願意叫妻有這種顧慮。我也覺得不看妻的產後的醜顏色，醜姿勢的好。並且也不願意受那種要守望着苦難中的妻的痛苦。

妻的腹痛時來時歇。但間歇時漸漸的短縮起來了，我叫阿久到三造家裏去，叫三造去請村街裏的醫生。

天亮了。聽見了門首簷下的鴿子飛出去時振翼的音響。

妻的腹痛漸次的激烈起來了。我也很奇怪的不靜起來，在房裏一出一入的。在家裏本沒有事可做，但只管的一走來走去。本來人手少，還年輕的下女們

叫她們在產房中幫手去了，單自己了，不敢出庭園裏去。做什麼事情好呢——自己覺得別沒有可做的事情。

“老爺，老爺！”看護婦叫我，我走前來。

“請你出力扶穩太太的兩肩膀。”

我立即坐在枕畔，用我的粗掌盡力的把妻的雙肩按穩。妻的雙手，手對手緊握着放在胸上，把力用到全身上去。妻的稍帶蒼白的顏面緊蹙着，一邊的犬齒緊緊地咬着折疊了幾重的紗布。妻的臉看去比平時還要美麗。因為臉上表現出一種努力。

“嬰兒和我們那邊的先生和這邊的先生競爭，不知那一個先來。”看護婦這樣的說，表示她的鎮靜。但是她的緊張着的神氣可以看出來。我對看護婦抱好感。

妻停着呼吸，緊閉着眼睛。我也跟着她，在手上用力。

“嬰兒贏了，嬰兒贏了。”

胎水像噴泉般的射出，約尺多高。同時嬰兒的黃頭也出來了。不一會，那個小身體也恰恰像在扶開了的小流水急急地流出來般的流出到母親張開了的膝

間來。嬰兒馬上發出她的洪亮的啼音。我也興奮起來了。我快要流下淚來了。我不管看護婦在我們面前，在妻的蒼白的額上接了吻。

“真本勢，真能幹。嬰兒贏了，嬰兒贏了。”看護婦臉上流着汗珠兒，一面很敏捷的在處理產後的事，一面說。她不管嬰兒，站起來走向那邊去了。赤兒還元氣旺盛的繼續着哭，伸動她的小腳蹠母親的內股。

妻深深地呼吸着向上望我的眼，臉上浮出種無氣力的，但很溫婉的微笑。“好了，好了。”自己快要流淚的點了點頭。我覺得自己起了一種感激的心情，自己心裏明明在要求可以獻我的感謝的對象。

對才生下來的嬰兒沒有特別的起親愛的感情。我也不想湊近前去看在那邊哭着掙扎着的嬰兒。也不想急急地曉得她是男性還是女性。我只覺得由嬰兒的出產起了一種快意的。但是含蓄着眼淚的興奮，這興奮在胸裏至最後還曳着牠的尾音。

生產中沒有一項是醜的。恐怕因為是最自然的生產吧。妻的臉，姿勢都完全沒有一點醜的分子。一切都美麗的。

以後一切都順潮般的過去了。村街的醫生來了，東京的接生婦來了，過了一會東京的母親也來了。

我託母親去請祖母替嬰兒命名。

因為要謄戶籍，過了二三天我帶了印章到東京來。祖母說，想不出什麼好名字來，這是留給她的女孩兒，就命名留兒怎麼樣。第二的妹妹說這樣的名字很可笑，她笑了。現代的女學校裏面恐怕沒有這樣的名字的學生吧。但我還是喜歡祖母起的名字。母親也贊成了。

恐怕有同姓同名的，又特別的加兩個字，命名留美子。

十一

過了一個月了。那時候距寫這篇的目前約前四星期。看見報上有歌舞劇場演的“團七九郎兵衛”的批評，許久不看戲了，自己有點想看戲。

我邀了M，約定二十三日去看。因為除了那一天自己有不便的事情；所以定了那天的日子，但是那個戲劇還沒有到二十三那天已經收場了。恐怕別的地

方有開演吧，若沒有戲看就看電映戲也好，我們這樣的商量。我先要把事情做好，約了M十二點半在丸善書店的樓上相會，若過了時刻就到M夫人要去的綢緞店高島屋相會。

那天我起遲了，沒有吃飯，搭了第一次開的列車因為有事要到橋場的友人那邊去，在南千住下了車，到那邊約費了一點鐘工夫，再搭電車到日本橋的三井銀行。以為十五分鐘就可以了的事，過了兩點多鐘還沒有頭緒。聽見呼號數的，總以為這回是了，這回定是了，一個個拖下去的很不愉快，再不耐煩了。帶有讀的書來還好些。在和平常空氣大不相同的這種空氣中呆坐着，由種不安和不快，自己焦灼起來了。左側右邊完全是不認識的人。自己覺得像浮蕩在水面上的油。

我終於忍耐不住了，沒有把錢領出來就走了。我想用着這麼的建築物，用着這麼多的人，還是個無活力的機關。我想搭急行火車可以趕得到國府津以下的地方的時間，叫人在一張椅子上呆坐着，還沒有弄清楚頭緒，也太可惡了。對不明情形，正直的坐着等

的人們，不把大概的時間告訴他們也太不親切了。

我現在爲消極的事情，過了日本橋到森村銀行來了。把事件託了銀行後到前面的黑江店買妻託買的，明天到神宮裏去時要散給人家的紅豆飯團。在這裏借了電話打倒麻布區家裏去。母親出來接電話。

“祖母的下顎掉下來了。”母親這樣說。

據母親說，那天早上淑妹到祖母房裏去，祖母癱坐在床上張開口。不管淑子說什麼，祖母張開口，“啊——，啊——”的點首。聽說先前（我不知道的）有一晚祖母站在簷前的時候，聽見那一個說，“月亮出來了。”祖母說。“是嗎，”稍爲抬一抬頭，跟着一邊的下顎就掉下來了。淑子曉得了，馬上叫了母親來，打個電話請親戚的醫生。但醫生恰又病了。再打電話給別的親戚的醫生，又旅行去了不在家。沒有法想，再打電話給先一個醫生，託他代請別的醫生，這個醫生覺得很對不起我們，立即扶病跑了來。一邊的顎已經接合回去了，一邊的還沒有接進去，祖母痛極了，母親這樣的告訴我。

“此刻熟睡着，但有點發熱。”母親說。

“幾度？”

“剛才檢溫的時候，三十八度三分。”

“那太高了些。那麼我還有點事，做完了，馬上就來。”我說了。母親祇“啊——”的回答。我想父親定在家裏。

我提着紅豆飯團盒子的大包裹出了店門。在森村銀行的事也交帶清楚了。我再到三井銀行來，但還不行。

我擔心着祖母的事。我從不知道祖母有脫顎的事。我想脫顎不是特別可憂的事。但想到祖母的身體已經到了風燭殘年的境況了，心裏也覺得愴然的。

約定在丸善相會的時間已經遲了些了，我立即跑到高島屋綢緞店來。不見M夫婦的影子。但不一會看見他們倆在梯段上一步一步的上來了。他們說趕不上火車了。

三個人在這裏吃了飯。我因為銀行的事，心裏已經不舒服了；更加以祖母的病，心地更不愉快。吃了飯後，祇我和M走出店來。我再不想到銀行去了。至四點鐘止為營業時間，我想到四點鐘去，總可以弄點

頭緒出來吧。我和M約定了五點鐘在淺草的電影戲院的小房子裏相會後，別了M，向麻布家裏來。M到丸善書店去了。他預定在那邊和在綢緞店裏再沒有事了。的夫人相會的。

我肉體的和精神的都感着種不愉快的疲勞。並且提着粗笨的不容易提的大紙盒走，精神上更加不快。

跳下電車，就急急地到麻布家裏來。把箱子放在門首，馬上跑到祖母房裏來看。母親和隆子都在那邊。

母親即刻翻望着祖母聲音稍高的：

“順吉來了。”

祖母稍睜開她的重壓着的眼簾。我望了她的重贅的，有點充血的眼睛，祖母立即閉了他的眼。

此時我把臉湊近前去。

“祖母，嬰兒很壯健的。”

祖母閉着眼睛，差不多看不見般的微微地點了點頭。我的聲音再高一點的說：

“脫穎，沒有什麼要緊的。”

祖母要點一點頭都很困難般的，她沒有做聲。

“你上煙給祖母吃吧。”母親說。

我把側邊的長煙管上了煙絲，送給祖母，祖母還是閉着眼睛把煙管嘴略觸着弛鬆的唇在吸。但我總覺得祖母的意識不明瞭。

在這時候，祖母頻頻地記顧着大腿間。要通便了把隔壁的便壺取了來。我抱起祖母來，然後由背後抱着她讓她通便。

我對此事，心裏覺得非常的悽楚。很痛心的。愛強的，有潔癖的，尤其是對便秘這樣的事異常嚴謹的祖母在比較重病的時候都不願意在房裏大小便。我常因為這事向祖母發怒過來。我雖發怒，但祖母說，“非在廁所裏不能通便。”她說着勉強的站起來到廁所裏去了。但是她近來漸漸的不勉強的到廁所去了。在病房裏備便壺也不覺得這樣的不情願了。但我沒有聽見過她有一回遺便溺的事情。

母親叫下女拿了熱水來，揩乾淨祖母的下部。正在措的時候，別一個下女跑了來對母親說：

“老爺叫太太去。”

母親把事做完了後站起來出去了。

八十二歲的祖母特別地還有很強的銳敏的視力。身體近這四五年來像漸漸地弱了，但望見她的眼神時自己就可以有一種安心——還不怕，還不怕的安心。就聲音說，她也還有一種力量。對不在跟前的下女或孫兒們，坐着吩咐她們時，聲音很強的。我聽見她的聲音常感着一種愉快。

實在說，我恐怕祖母死。想像到祖母死時在我和父親間要發生一種不快，也有點害怕。總之望祖母能多活幾年。我在前面所舉的丈夫，妻及下女懷孕的短篇中，寫了那個妻的祖母患重病，把那個祖母寫成比自己的祖母大兩歲，她的重病也寫作全愈了。我也不懂什麼道理，覺得非寫好的兆頭，心裏不舒服。可是我現在看見眼前的一無所望的祖母了。由她的脫顎，心裏受了打擊的我再看見祖母的遺便。我想，我們所恐怕的事不是已經來到了麼，我感着這種恐怖。

母親顏色不愉快的回來了。她由簷階上向我招手。我走前去。母親低聲的對我說：

“祖母有這個樣子了，可以不用擔心了。請你今

天就回家去吧。望你莫介意才好。”我怫然地不說話。我不了解母親說的“有這個樣子了，可不担心了”的意思。

“在祖母病中，萬一和父親生了衝突時，那就比什麼還要不孝了。”母親又說。

“我和父親的關係比我和祖母的關係，我想完全不相同的，祖母也承認的吧？”我有點興奮的說。

“唉，那是我很知道的。”

“那末，也請父親承認吧。就不承認，我所做的事還是一樣的。總之只管平和的寫封信向父親請求看看。”

“要這樣才好。要真的心平氣和的寫。”

“那末甯可此刻就去見他看看。在書房裏麼？”我說。

“此刻請你不要去。等你心平氣和的時候寫封信給他吧。”

“這樣麼？那就以後寫信吧。但是我有事情要求母親，母親寫信給我時，總怕我担心祖母的事不直寫，這反爲使我不安；以後望你把實在的情形直寫給我。

想到你的信是把實在的情形減少了點寫的，我就把那些加回去猜疑。但要加回多少，不知道牠的程度；心裏更加不安的。”

“我曉得了。我留心寫就是。”母親說。

“那末我走了，明早請打封電報到A地來。大約三兩日內再出來。總之請打個電報給我。”

“曉得了。那末寫給父親的信也不要多說道理，要極和氣的寫。”母親再事叮囑。

約過了五分鐘，我再提着幾層箱子的大包袱出了麻布的家。

我的心裏更懊惱。父親額上浮着青筋，對母親說“叫順吉快回去，立即回去”的發怒的神氣，可以想像得出來。“無論有什麼事，決不容那個悖逆在這裏出入”的聲音，自己也實際地聽見了的樣子。

我不愉快極了。也覺得氣憤不過。但在那裏並不見有一點豫期以上的事件發生，自己也就不因此不愉快而影響及整部的精神。自己也意識着不給牠受影響。但是祖母的容態實使我痛心。

妻託我買許多回賀禮的物品。明天參拜神宮的

期日，妻不願遲延。我以疲累了的身體和頹喪了的精神，爲買這些物品再到銀座來。層盒之外，又多了兩個紙包裹。

四點前幾分又到三井銀行來。把事弄清楚了就到淺草來。在約定了的小房子裏會見M夫婦了。一套映畫演過了後，M把今天在丸善買來的羅丹的太本書給我看。看了三四頁相片，又暗黑起來了。因爲我有我的心境，覺得映畫劇一點兒沒有趣味。

約過了三十分鐘，三人離了電映戲院。最初打算看兩家的，但出來後誰都不提了。M夫婦以在我這時候的心地最適切的态度對我。我這時候的心情只由默默地無言的三人共有的情狀，稍減了抑鬱。他倆本買了不少的東西，但還替我提了許多包裹的一部分到了一家飲食店裏吃食的時候，就在那邊打電話給母親。

“沒有什麼別的變狀，請放心。”這是母親的回答。

過了一會，三人出了飲食店。在寺堂前的攤子店邊躑躅着散步時，我把由麻布家裏出來的事告知M。

我平心靜氣的說了。

“Father還是一樣的頑固嗎。”M的笑容帶點寂寞的樣子。

距九點鐘的最後列車還有些時間，由雷門搭電車到上野廣小路，由廣小路再翻轉頭，通過擺夜攤的街路到上野車站來。

在車站前，三個人進了冰店。我在這店裏再打了電話到麻布去看。每回要請母親出來，自己都覺得有點討厭了，我只問接電話的下女：

“祖母沒有別的變狀麼？”

“別沒有什麼。”

“那末，很好。你不要再叫那一個。”我這樣說了後把電話機掛起了。

我的頹喪的精神全沒有恢復的樣子。我想，這樣的精神若再繼續些下去，現在創作中的“夢想家”的情調要變亂吧。我坐在火車裏後，好一會精神還是茫然不得要領的。

火車過了南千住的時候，我開始看M買來的羅丹的畫譜。最初自己的精神羈束着，很不容易看入

神；但過了一會漸次的津津有味了。我深刻地感着羅丹的藝術有永遠性了。我感着一種深深地由心裏湧起來的興奮。我的精神痛快的被解放了。我覺得自己的心在追求羅丹的心，想飛着跟了牠去。我的心很奇異的活潑起來。

到了A車站，三造帶了提兒(犬)和M家來接的人在那邊等着。提兒很喜歡狂亂地跳撲向我，在車站正對面的神社前和M夫婦分了手。提兒像很喜歡；看跑過前面去了，又跑向傍路去；看落在後面了，又追上前來，並且在好幾處撒溺，隨又跟了來。

聽三造說，明朝一早Y要到東京去。我回到家裏來馬上寫了封信，託Y在動身回A地之前，替我打電話到麻布去問祖母的病狀。這封信馬上叫三造送了去。

十二

第二天我試寫了封信給父親的，不用母親忠告，我並不想在信裏辯理。如果辯理辯得清楚時，那事情又容易辦了。但是，想由辯理表示出自己的要求如

何的正當，這又明知其在實際上沒有效果的。如果辯理通不過去，仍然禁止我的出入，儘偏於辯理，像當父親的面難說下去般的寫，愈寫結果愈弄得不好，這是一定的。所以我一點不想寫這樣的信。我不過試寫了多少可以動他的感情的信，但即刻停止了。因為想感動對手方的不純的意思很醜惡的映在自己眼裏，無論如何難繼續寫下去。

我改寫了兩三回，知道在目下的我，由寫信表現不出什麼情感來。最困難的是正在寫信的時間中，在自己腦裏的父親一點兒不能在一定地方靜止。換句話說，我對父親的感情不住地在浮動，這是一種困難。開手寫時，覺得可以調和，腦裏也浮着比較平和的面貌的父親，我也以平穩的心情對這樣的父親寫信。但是正在寫着的時候，父親的面貌漸漸地變化起來，在這樣時候實際寫着信的我漸漸的寫起辯理一類的話來了，父親的面貌也在這時候忽然地變為堅強的不愉快的表情。我除擱筆再無方法了。

我覺得目前的我無寫信給父親的可能了。我寫了封信給母親告訴她我不寫信給父親了，還是日內

到東京來直接向父親談好些。

下午電報來了。

“比昨天好，體溫三七二。石黑君診察，係腸炎症，請了看護婦，勿念。”

由前日到現在兩三日間，我很擔心有萬一的事發生，看了這個電報，就安心了。

吃晚飯的時候，前天去訪問過來的橋場那邊的友人因為有事情到這邊來，順便來訪。這個友人搭十點十二分的最後火車回去，我送他到車站來。

上東京的車遲了些，由上野來的下行最後列車先到了，Y由車裏走出來。Y把由電話聽來的祖母的病狀詳細地告訴我了。我想照這個樣子，前日所感知的恐怖愈覺其不會發生了。上行列車開了後我和Y一路回來。

第二天在報紙上看見在早稻田住的，嘴很大的某老人患重病的記事。我本不很喜歡這個老人，但這時候我有這種感情希望這老人的病有起色。（此老人，似指大隈。譯者識。）這是因為季節氣溫的變化，很多老年人繼續不斷地因之隕命，我為祖母擔心怕

她難逃這樣的例。

我又着手寫要登在十月號雜誌的「夢想家」了。

我現在不憎厭父親了。但由父親方面露骨的表情出憎惡來時。我也還能夠心平氣和的保有現在的心情對父親麼；這是很可耽心的事。京都住的時候，在高等學校肄業的表弟曾寄了這麼樣的信來，“希望你的鉅愛日後能夠包容父親。”我那時候怒極了，回信給他說，“鉅愛這個名詞的內容，實際上還沒有經驗的人不該向他人濫使用的。”我現在想起來了。我覺得，不管父親取如何的態度，我還能夠以現在的調和的心情，保持心的寬裕，平穩的對父親的自信是有點兒過於自恃了。自己在不知不覺中覺得所謂鉅愛能夠包容父親的意志完全是愚蠢的。實際上不自量自己的愛的力了。

不管父親取如何的態度，自己誠心的，自然的，不受他的態度的影響，能夠以一種寬裕退下來，那就再好沒有了。但是現在的我到那時節能夠這樣的做下去的這種想法，我覺得是突奇的前後有懸隔的想法。

我想，除一任會見後的成行外再無方法了。對感情上的事，想取預定的行動，或想使他人取預定的行動；我覺得這是愚笨極了。

八月十三日是生母死後第二十三回忌辰。在這一天掃墓到東京去的時候，我想父親如果在家裏時就去會他。

十三

三十日我帶了腳踏車到東京來。這個自轉車是前兩天畫家S由東京坐了來，寄放在我家裏的。

由上野坐着腳踏車向麻布來。

走到由谷町至麻布家裏的斜坡，我下了腳踏車。曳着腳踏車步行着的我在想像，父親會穿着和服由對面來吧。這個想像不見得會不中的想像，因會父親如果不願意和我會面，規避和我碰着而外出。那末他一定從這條和距出電車站最近的路相反對的小路來。我想如果父親來了，還是和他談談的好。於是我想像到自己和父親談話的樣子了。自己想說話，走近前去，父親不做聲的想急急走過去。我說了點話阻攔

他，他始終不開口就這樣的走過去了。我的腦裏浮出這種景象。雖說是想像，但這是和有發生的可能的事最相接近的想像；我這樣想。

我到麻布家裏來了。在中門口看見鎌食的伯父的杖子。我立即到祖母房裏來。祖母今天在隔一條迴廊的相鄰的房裏鋪了牀，她自己在牀側鋪了一張墊褥在坐着。她的顏色比我預想的還要好看有精神。有力的眼神不知在什麼時歸還給祖母了。我很歡喜。有兩個看護婦跟着。在房裏的有伯父和母親和穿着平時好看的衣裳的妹妹們。

祖母問我，爲什麼不早些來。和尚剛才念完經，我沒有趕及，她覺得太可惜了。

伯父對我說，他二三日內打算到京都去。於是祖母向伯父說：

“昨晚上夢見你到京都去領出師文憑，我說，你還沒有資格領文憑的人……”祖母說了後故裝出難看的樣子來，笑了。

“沒有資格領文憑，未免有點酷虐吧。實際的說我們還不夠資格領出師的文憑。”

“伯父，你去領卒業文憑麼？”隆子問他。

“沒有這回事。”伯父笑了。“那時祖母做的夢。伯父是去訪問久別了的建仁寺的老師的。是的，我要到京都去的事早告知老母親了的。又好像沒有說過。”

“我也像沒有聽過你說。”祖母回答他。

先刻就有點不鎮靜的樣子的母親對我說：

“大哥，到神前去燒點香吧。”

“唉——”我說着起來到放神龕的房裏去。母親也立即跟了來。

神壇上獻了有明燈，線香，花，茶，水菓，糖菓等物品。神壇側面掛着一張裝裱了的粗拙的畫像——今天的死者抱着祇三歲就殤了的哥哥的畫像。

我獻了香，行過了禮。

“父親在家吧？”我問坐在傍邊的母親。

“唉，在家裏。”

“寫信總難表示出心思來，還是會面直接談的好；我想。”

“那能夠心平氣和的談談，當然再好沒有的。務望你真的平心靜氣地慢慢地對他講。我今朝上就好

幾次請求了他，要你回來帶着祀神。大哥，你也莫因一時的感情說出激烈的話來。祇說一句就好了，閉着眼睛謝一謝過說，「從前的事都是我錯了。」父親年紀也漸漸地老了，和大哥還是這樣的不和，實在太辛苦了。所以大哥祇謝過說句話，父親就滿足了的。做父親的對始終抵抗着的兒子不想先開口說好話；這不能說父親沒有道理吧。父親，說頑固呢是很頑固的人，但別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母親眼睛裏滿蓄着淚了。

“那不錯。不過我是這樣的想，今天以前和父親的不和睦，那是沒有法想了。在我，若不是既往不究是很爲難的。我也覺得很對不住父親。有些事情，我也覺得是自己不好。但對現在的結果是不得已的事，我覺得我不能後悔。假定我變爲父親中意的人，但由我現在的眼光看來，那是不合時宜的人了。”

“那是我明白的。自身沒有半點主張，祇諾諾地守着父母的話就完了的那種人當然是無法可想；這是我了解的。但是到了此刻，大哥祇在父親面前說句好話，也不見得就委曲了大哥的志氣吧；所以還是望

你說一句好話，“從前的事都是我錯了。”大哥替我們說了時，上自祖母，父親以至家裏的全體都快快活活的以後過歡樂的日子。無論如何要望你閉着眼睛對父親說句好話，我求你就是。”母親興奮着幾次向我低頭，這樣的說。

“但是感情還沒有到那樣的程度，祇閉着眼睛說好話，我還做不到。此刻聽母親的話，到父親面前去只說謝過的話，那就是要我飛過一個大壕溝一樣。假使飛過去說了謝過的話，父親還記顧着那個壕溝，形式上謝罪雖算成功了，但由結果說，實際上沒有什麼益處吧。”

我繼續着說：

“總之去見一見看看。大部分是感情上的事，照預定的是不能全通過去的，到會面之後，我的心情又平穩時，能夠進行至我現在所想像的以上也說不定。”

“不錯。總望你心平氣和的進行到那個樣子。”

“父親在書房裏麼？”

“在書房裏吧。不在書房裏就在後房裏。”

我站起向洋房子那邊來。我感着我的心在動搖着的不安。我想就這樣的馬上走進去，有點不妥當。我在鋪有蓆的迴廊下一上一下的行了一會，想鎮靜鎮靜自己的心。我一點沒有籌想及從那一樣的事情說起。約兩分間的樣子，我的精神鎮靜了。我走近父親的書房門首敲了門。裏面沒有回答。我打開門來看。父親不在裏面。我又到後面的日本式房裏來看。他也不在。我再回到祖母的房裏來。

“不在啊。”我對母親說。

“恐怕在庭園裏。我去叫他。”母親站起來去了。

過了一忽，母親急急地跑回來說：

“在書房裏。”

我站起走出來。

書房的門打開着。我看見坐在背着書案向着這面的椅上的父親的和靄的面貌了。

“把那個椅子……”父親的臉向着窗下擺着的椅子，一手指着 he 前頭的地板。

我把椅子移到那邊去，和父親對向坐着；但沈默着。

：“把你說的話說吧。”父親說了後又問：“伯父在那邊麼？”父親的口氣給了好的印象給我。

：“在那邊。”我答了。

父親站起來，按了按門首的電鈴。按了後又回到椅子上來。

：“那末，怎這樣？”他催促沉默着的我。

下女聽見電鈴跑了來。

：“啊，請鎌倉的老爺就到這裏來。”父親對下女說。

：“父親和我的目下的關係儘這樣的繼續下去，覺得太沒意思了。”

：“唔。”

：“過去呢，那沒有法子想了。我覺得的確很對不住父親。有些事情，我想是我錯了。”

：“唔。”父親點點頭。我因為興奮着，說這些話時完全用惱怒着的口調說。由最初起就和幾次向母親約過的平穩，靜致的口氣完全不同。但是這種口氣是那時候產生出來的最自然的口氣，並且現在還覺得除此外對父親和我的關係再沒有適當的口氣了。

“可是過去的事，沒有法子想了。不過從今後還是這樣的繼續下去，我覺得太默氣了。”

伯父進來了。伯父坐在我的背後的椅子上。

“好的。那末，你的意思單是祖母還健在之內的話呢，還是永久的意思呢？”父親問我。

“還沒有見父親之前，沒有永久的意思。單在祖母還健在的期內望父親允許我自由出入。但是在這個希望以上有可希望時，那就理想的了。”我說着快要掉下淚來了，但忍住了。

“是嗎！”父親說了後緊閉住口，眼睛裏滿蓄着淚了。

“實在說，我也年見年老了，像現在的關係再繼續下去時實在太艱辛了。但也曾覺得你太可惡了。可是前幾年你說要離開家庭時，再三勸你都不聽。我真驅不過。沒有法子想，答應了你；其實我並沒有一點意思叫你出去的。其次，一直到今天的事也……”

說着這些話時，父親流下淚來下。我也流下淚來了。兩個人再無話說了。伯父在我的背後自語的說了些話後也舉聲哭出來了。

過了一會，父親又起來按門首的電鈴。下女來了時，父親對她說：“請太太即刻……”

母親進來了。她坐在父親傍邊的一張矮椅子上。

“剛才順吉說，他曉得以前的事是真的錯了，他想此後還是父子一樣的永久往來……是嗎？”父親說至中途望着我。

“唉。”我點了點首。看見這個樣子，母親很快的站起來緊緊地握着自己的手，流着淚說：

“謝你了。順吉，謝你了。”她幾回在自己的胸前低了頭。我不知如何是好了，不顧她的頭在下面就這樣的鞠躬，我的口恰恰觸着抬起頭來的母親的束髮。

母親又到伯父那邊去：

“伯父，謝你了，多謝你了。”她喪心地對伯父表示謝禮。

“你就去告知祖母。”父親對母親說。母親揩着眼淚急急地出去了。

妹妹們，連六歲的錄子共四個人都進來了。她們沒有向定那一個，擠成一團的站在那邊行禮。

都走出去了時，父親忽然的向我說：

“我想到A地去看看。”他望了我的面像問我方便不方便。

“請父親來。”

“啊，我想看看留美子，也想去看看你的家是怎麼樣的房子。”父親說着表示出快活的顏色。

“請父親來看。”我回答了父親。

十四

祖母的牀不知在什麼時候又由隔壁的房裏搬回祖母的房裏來了。伯父和我正在房裏談話，父親走進來了。

“順吉的事聽見了吧？”父親問祖母。

“聽見了。”祖母點了點首。

父親像在等着，望祖母還要說些話。我覺祖母再表示點容納父親的要求的意思的樣子才好。但是祖母的性質是，雖有意思，感情決不表露出來的。父親也把想說的話不說了。不知是怎麼樣的心情，父親時時望着神壇那方面。那邊掛着我在前面寫過的，粗描的抱着早癒了的哥哥的母親的肖像。

吃午飯的時候父親喝了酒。母親，伯父，我，妹妹們都各喝了一口。不會喝酒的就祇做個樣子喝。

不知爲什麼緣故會都這樣的，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各人都祇在胸裏抱着共通的和霽的感情，但都不說出口來。這時是很愉快的。我們只隨便談些瑣碎話。但父親想起來了說：

“浩(母親的名,)英子那邊，把今天的事打電報告知她。”

英子是我的頂大的妹妹，住在鎌倉。

“今晚上，或者是明天一早我回去告訴她。”伯父說了。

“這樣嗎。那末也好。”父親說了後

“我到A 地去，那個和那個同去的？”再這樣的說了望小孩子們。

“阿錄去。”

“阿昌也去。”

“啊。那邊的大姊姊們怎麼樣？”父親笑着望那方面。

“大家都去。”淑子說了。

我今天的早飯沒有吃得好就出來的，但晝飯一點兒不想吃。我把父親分給我喝的葡萄酒沖了水，喝了一點。

下午單父親有點酒醉，稍爲醒了後說洗了澡才來，就去了後，此外除了祖母總共七個人回到青山去拜墳。坐腳踏車的我在沒有電車的的路上和伯父並着肩走，但我倆間沒有談及今天的事。母親也是一樣。

我在去年殤了的嬰兒的墳前向大家告別，坐了腳踏車到四谷的S家裏來。

S在庭園裏撒水。等到他撒完水洗了脚上來的時期內，我寫一封謝禮的信給母親。我感謝她在永年之間處於艱辛的中間人的位置，好幾次失敗了也還不放棄她的調解我和父親間的希望。其次我的信裏寫，不至像先前說的要飛過一個大壕溝，感情也不會不自然的得落着至那個樣子，這完全出自己的望外，我相信這回的和解決不至破裂的了。

我把今天的事告訴S了。S也爲我喜歡。並且當做是件愉快的事，對我表示出親切來。

“不打電給康子麼？她定歡喜的。”

“她怕不知道我今天去會父親，我想她不至爲我擔心吧。”我回答了。

過了一會，約定了聚集的友人來了兩個。

我到 S 家裏來時，身心都很疲倦了。但不是不愉快的疲倦。像給濃霧包裹着的山窩中的小湖水般的，含有點懶慵的寂幽的分子的疲倦。像由長期間的不趁意的旅途好容易回到家裏來了的旅客的疲勞。

我爲要趕最後的火車，和他們告別到上野車站來。

在 A 地車站三造提着燈籠來迎我。在途中，三造在後面說：

“說明天麻布的老爺要來。”

“電報來了麼？”

“三點多鐘的時候來的。”

“小姐們也來，如果天時好，我們採蜆子去，明早晨把船撐到自家前頭來。”

“曉得了。明天要的雞肉也託了前回的那家雞肉店。”

“啊？那末你能夠早起來就早點來，房子的周圍

替我打掃打掃。”

“已經打掃好了。太太剛才已經把裏面外面都全打掃好了。”

我要上自己屋前的斜坡時，望見妻站在那邊。妻默默地走近前來，雙手緊握着我的手說：

“恭喜你了。”

十五

第二天一早我到車站來接他們。妻也想來，但嬰兒很奇怪的身體有些打顫，我不許她來。

火車到了。隆子最先跳下車來，錄子，昌子也跟了下來。其次父親也下來了。我致了禮。父親面上沒有什麼表情的。

“啊啊”說着輕輕地點了點首。

我一直至出了車站沒有多和父親說話。彼此都感着多少的踟躕。我想這種踟躕不久就會消滅吧。我覺得欲破除這種踟躕，把不可說的話勉強的說，反為不很好。父親也不欲勉強的開口。

一同坐了人力車到自己家裏來了。妻抱着嬰兒

由門內出來。看見父親，妻的眼裏快要流下淚來了。父親在看小孩子。

今天在我算是整天都愉快的日子。跼蹐也馬上解除了。磁器和繪畫是主要的話材。我把我所有的僅少的古磁器和古絹畫搬出來給父親看。父親也把近來買的畫軸的話和我談。我們一點不覺得跼蹐了。兩個人對於昨天的事一點不道及。但是父親看見小孩子們都到外面去了後就對妻說：

“順吉也說，希望以後要恢復從前一樣的往來，在我也很希望，以前的事莫討論牠了，你也要這個樣子才好。”

妻不說什麼話，只揩着眼淚點首。父親像要說話的時候，我就想，父親莫非想把昨天對母親說的話重說給妻聽嗎。假定父親就說了，我也有決不會感着不快可以坦然過去的自信。但父親終沒有說。我感着快感，對父親抱了滿腔感謝的意思。

“慧子到底怎麼樣的……”父親問我們，我們不能回答。但我覺得關於慧子的事現在對父親並不感着不滿了。

他們一同定搭約三點鐘前的火車回去。

父親動身時又對妻說：

“我以後會時時來。”

“請父親定要多來看我們。”

“請父親多來。”我也幫着說。

我送到車站來，火車早開了。我對淑子說：

“阿哥以後有點忙，一時不到東京來。”站在傍邊的昌子仰視着我說：

“大哥，可是今年中總得來吧？定要來啊！好嗎？一定要來嘞。”姊姊們都笑了。昌子像想着什麼事般的再三的這樣說。我想這次的和解在未滿八歲的昌子的小心房裏決不當是忤小事情，是無疑的了。

父親像有點疲倦了。再過一會火車到了，都上了車。父親走到和我站着的月臺相反的那方面的車窗下坐下去了。妹妹們在這邊的車窗口擠疊着把臉兒並列着伸出來。

汽笛響了，都“再會，再會”的說。我的手按着帽緣，望着向這邊的父親的臉鞠躬。父親也說了“啊”的一句點了點頭。我覺得單這個樣子，總有點不滿。我

表示出一種不像憂鬱的顏色，也不似想哭的顏色再望父親的臉。這時候父親眼中突然表示出一種表情，這就是我所要求的，並沒有意識着要求的。我由心和心相接觸的快感和興奮，更表示出那種不像憂鬱也不像要哭的顏色來。火車展輪了。妹妹們儘久儘久地在招手。我到後來才發見還站在沒有一個人的月臺上儘久地在撐高洋傘的自己。我出了車站急急地回到家裏來。爲什麼緣故要這樣急，自己也不明白。我想這回和父親的和解決不會破裂了。我現在心底裏對父親感着愛情了。也感着既往的惡感一切都溶化在這愛情裏面去了。

十六

我不能再把自己和父親間的不和睦爲材料，一樣繼續寫那篇“夢想家”了。我不能不再找其他的材料。單論材料也有點材料，不過想把自己的心緊緊地和那些材料相接合還要費多少時日。就經過了多少時候常有心仍不能趨向那材料的事。這樣時候如勉強的寫，寫出來是沒有血氣的作品。這就是失敗。我

想，到十五六日止的期間內不知能夠作成篇把像作品的作品出來麼？

我正想着這些事，不知不覺間又有追味自己和父親間的關係的意思在思索了。我想日內再去看他。想與其兩三星期後去會他就不如日內再去會會他，覺得這在實際上還有益些，我又由欲送點東西對父親表示我的誠意，想到以自己勞力得來的錢請S畫張父親的肖像送給父親這一點來了。我覺得託為我們的事衷心的表示歡喜的S畫像也不是全無意義的事。我立即寫了信給S。

次日(九月二日)早晨寄了那封信後，我想自己還是到東京去見父親，見S把這件事說妥了好些。

我赴車站的途中到郵局去取外面寄來給我的信件。有由鎌倉妹妹寄來的。我一面走一面讀。

“今朝早早還在睡牀裏，伯父走了來。我很歡喜的很歡喜的聽了他說的一切話。我聽着他說，終於流下淚來了。”

信首寫我和妻的名，內容是這樣寫的。我也含着淚了。

我由上野即刻跑向麻布家裏來。最先到父親的書房裏，但父親不在。由中門口跟着我來的昌子說：

“那末一定在庭園裏。”

昌子由廳口的簷階上高聲的叫：

“爸爸，爸爸！”父親由芽亭裏走出來。父親像當是有電話來了。我穿了木屐下庭園裏來。

兩個人這時候又像前天早上一樣的感着一種踟躕，有點不自由。我不知要怎麼樣才好。我率直的把肖像畫的事說了，問他坐着畫呢還是怎麼樣，父親爽快的答應了。我走上簷階來想到那邊去的時候，父親在那邊站着像思想什麼事情的樣子，忽然的向着我想說話了。我略走回他那邊去。但是父親把想說的話不說了，祇微微地呼了口氣就這樣的低下頭去了，走向那邊去了。

我想到祖母房裏去，在中間的房裏看見母親在睡着。母親說，醫生說她的大腸有病。因為繼續着下痢和沒有吃什麼東西，母親很疲弱了。

“長期間的事情告了一個結束，精神上疲倦了起來也說不定。”母親這樣說。

“啊，前天的事，淑子告訴了母親麼？”

“唉，康子也寫了信來。真的我安心了。”

我在母親房裏坐了一會到祖母房裏來。祖母的樣子，精神很好。但牀還鋪着。祖母在離開牀的地方鋪着墊褥坐着。

“這回的事情在心裏一點不覺得生強，我想可以安心了。”

“啊，真的很好”祖母由和三日前完全不同的心裏表示出心地快樂的顏色來。“阿鷹（祖母的妹妹）回去鄉裏，在大家聚集着的地方把這件事說給他們聽了。說大家都一同流了眼淚。在那信裏面說的。祖母這樣的說着指在寢牀上疊着的兩三封信給我看。

“這個樣子嗎。”我沒有看那封信？

祖母把父親稱讚 A 地是比想像的還要好的地方，稱讚我的家庭這一類的話向我說。過了一會祖母沉默着不說話了。

我隨便的向祖母說了些別的話。祖母低着頭不回答。我想，她怕是在想着什麼事，忽然的感動了吧。又覺得她有點像又脫了下顎，但是祖母的口緊閉着。

下女走進來說了些話。祖母立即開口了。

鎌倉的妹妹帶了小孩子進來。

過了一會，父親走了來，說：

“伯父不在這裏很可惜。今天恰好都到齊了，到什麼地方吃飯去吧”決定到山王臺的館子去吃飯。因為我要趁火車，約定四點鐘到那邊去，我這樣的打了電話去叫館子裏準備。

過了一會，我離了麻布的家，到S家裏來。S到永田町打網球去了不在家。我又跑到網球場那邊來，S在流着臭汗和H競爭單人的勝負。約三十分間，我和他倆離開了那個地方。S說他先有約定了十月某日非畫成功不可的兩件畫，若以後可以時就替我畫。我就託了他。

我和H一路到S家裏來。到了二點多鐘由S的家裏出來，回麻布來。再等一忽鎌倉的妹丈也來了，總共八個人，但弟弟順三總不見回來，父親急切的焦望着，吩咐打電話到他所常到的地方去找。

再等不得了，一同走出來。下了點雨，單女人坐人力車去。父親和我和妹丈都走路去。

到了館子裏後順三還不見來。父親爲他焦望得令人看見發笑。

“該來的不到齊，心裏頭總覺得有點不痛快”。父親像爲自己辯護般的這樣說。

但是父親的樣子很歡樂。順三到約定的時間還不見來，已經做好了的菜也不叫他們端出來的一同等着他。這有點叫做東道的父親焦急，叫父親煩惱；不算不合理了。我想，順三能夠在父親不十分生氣之前到來就好些。可是父親心裏雖然焦急，但並不發惱。我覺得父親是不欲因發惱把平和的今天的調子攪亂，在抑制着自己。但是此外也覺得父親因爲在他胸裏有調和的心情在活動着，所以不至生氣也說不定。

“再等一會，還不來時我們就吃了吧。”父親這樣的對我說。

約三年以前，我因爲一件事對父親很不滿意。但父親那時候對我像不十分討厭。有一天父親忽然的說要帶家裏的人也到這家館子來吃飯。並且打了電話把人數通知館子裏了。我那時候的心思總不能一

同到館子裏去。我向母親說了後一個人在正午時分就跑出外面去了。

“順吉怎麼不來呢？”到了館子裏後父親頻頻地問，這是以後祖母告訴我的。此刻想起那時候的事來了。自己所做的事在那時候是無可奈何的。但對那時候父親的不愉快，現在覺得很對不住父親了。

我們開始吃了後，不一會順三來了。父親歡樂極了。

七點多鐘，大家出了館子。距我要搭的最後火車的時刻還有兩點鐘。父親說，他醉了有點想睡，要回去。他又說，大家順便送我，到銀座那邊散散步也好吧。

父親在溜池搭了電車。別的時候我看見父親的眼睛裏自然地以暢意的自由湧出愛情之光來。

我在銀座和大家作別。



我感着工作的時日一天少一天的不安來了。我還是把現在先占着我的頭腦的，自己和父親間的和解作材料寫。

約過了半個月。由京都回到鎌倉的伯父來了一封信。這是月初我給他一封謝禮的信的覆緘。

“日前之和解，余以爲全是時期的因果。你父親亦謂此後可望平穩無事矣。你來信亦謂決非一時的感情，余當日在場，亦有同樣的感想。余不禁念及

‘東西南北歸去來，
夜深同望千岩雪’之古詩也。”

十六年十月四日始譯。三十一日夜十時譯了。

1928, 7, 10, 初版

1—1500册

版 權 所 有

每册實價大洋

